

大學國文教本

學文示例

上冊

大學國文教本

學 文 示 例

上冊

郭紹虞編

開明
書店

例 示 文 學

（册 上）

版 初 月 八 年 十 三 國 民

版 五 月 二 十 年 六 卅 國 民

角 九 元 三 幣 國 價 定 册 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開 明 書 店	郭 紹 虞

印 翻 准 不 * 權 作 著 有

編例

一、本書主旨欲使大學國文教學有較異於中學之方法，故略本修辭條例，類聚性質相同之文，理論實例同時並顧，俾於講授之外，兼有參考教材。

二、本書編纂既多比較參證之作，庶使教者指示易於啓發，學者潛修易於領悟，國文一課或可不復有枯燥無味之感。

三、本書教材，文白互收，俾適於語言文字之訓練；韻散兼採，又斷適合於文學的訓練。學者可隨其程度興趣之異，各有所獲。

四、本書既兼重文學的訓練，故於各體文章無論駢散韻語，以及小說戲曲，佛經翻譯文體，民歌通俗文體，無不採擇以備一格。

五、本書原有序文，闡述編纂主旨，以此事涉及大學國文教學整個問題，編者爰彙集近年討論此問題諸文另輯成書，（語文通論）故不復列序，以免複出。

六、本書原為燕京大學一年級生國文教本，編纂之時常與董魯安凌敬言鄭因百楊弢甫黃如文諸先生商討去取，頗得其助，謹此致謝。

序目 上冊

一 評改例

曹子建說過：「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他所謂「譏彈」，即摘謬之例；所謂「改定」，又即修正之例。閱摘謬之例，可知疵病所在；閱修正之例，易悟錘鍊之方。這是學文第一步的工夫。固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人之譏彈，未必盡當，何況再加以修改！袁子才謂：「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甫詩，使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復辨論而不遵其改者。」章實齋也說：「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所以此類之例互有得失，讀者正未可盡泥。然爲初學計，卻可於此等處悟出各種修辭方法。「大匠不示人以璞」，而此則以璞示人了！「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而此則以金針度人了！所以列舉昔人之理論與實例，以爲學者舉一反三之助。實例中間再分摘謬修正二類，摘謬是消極的去病之例，修正足積極的去病之例。摘謬類中分舉文言白話韻文散體諸例，俾明用字遣詞造句運典之法；修正類中分舉刪汰增潤竄易改定諸例，俾明草創討論修飾潤色之功。

理論之部

劉勰文心雕龍指瑕(一)

劉知幾史通

點煩——錄序(三)

雜說上——節錄(三)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

五經辨惑——選一則(四)

史記辨惑——選三十則(五)

諸史辨惑——選二則(二)

新唐書辨——選八則(二)

文辨——選七則(四)

詩話——選五則(二)

章學誠文史通義答問(七)

王嘉璧西山臬點竄(三)

張宗柟輯帶經堂詩話摘瑕類節錄(三)

袁枚改詩(三)

實例之部

甲 摘謬類

葉燮汪文摘謬選三篇

汪琬送姚六康之任石棣序(三)

汪琬送魏光祿歸蔚州序(三)

汪琬金孝章墓誌銘(三)

中學生雜誌文章病院選二篇

佚名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四)

張弓初級中學國文教本編輯條例(五)

鮑廷博校本樂府雅詞選三篇

陳瑩中減字木蘭花(六)

徐師川鷓鴣天(六)

李彌道聲聲慢(六)

乙 修正類

序目

方苞古文約選選三篇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六)

蘇洵審勢論(六)

蘇轍唐論(六)

紀昀史通削繁選二篇

本紀(七)

浮詞(七)

郭解傳

司馬遷史記游俠列傳(七)

班固漢書游俠列傳(七)

范蠡傳

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五)

班固漢書貨殖列傳(五)

王彥章傳

薛居正舊五代史梁書王彥章傳(八)

歐陽脩新五代史死節傳(八)

史記集解提要

邵晉涵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六)

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史部提要(六七)

景岡陽武松打虎

水滸傳一百十五回本(六六)

水滸傳一百回本(六三)

八十一難

吳承恩西遊記第九十九回(六)

胡適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一〇二)

月蝕詩

盧仝月蝕詩(二七)

韓愈月蝕詩效玉川子作(三〇)

歐陽脩原正統論明正統論秦論魏論東晉論後魏論梁論(三)

歐陽脩正統論上正統論下(三二)

歐陽脩先君墓表(三)

歐陽脩瀧岡阡表(三)

蘇軾念奴嬌原作與改作(四)

黃庭堅山谷詞

醉蓬萊原作與改作(四)

玉樓春原作與改作(四)

二 擬襲例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這是說爲文不宜規摹因襲；「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這又是說爲文不妨規摹因襲。這些都是陸機文賦中的話。同在一文中，而有此不同之論，似乎覺得奇怪；然而天下事相反者亦適以相成。黃季剛說得好，「妙得規摹變化之訣，自成化腐爲新之功。」昔人所謂奪胎換骨點鐵成金諸法，也卽從摹擬因襲變化出來，所以摹擬因襲原不足爲病。病在從摹擬因襲入，而仍從摹擬因襲出，那纔是袁子才所謂「竟似古人，何處著我」而已！今以規範體貌者爲摹擬類，點竄陳言者爲借襲類，摹擬類中分法式之擬與體格之擬二目；借襲類中分綴集與衍約二目。或套句式，或套篇式，或摹其體，或效其辭，無論實擬虛擬，要使昔人成法都爲我用，

神明在心，變化由己，則摹擬自無摹擬之弊。又或旨取言公，意重運古，則綴拾陳言，以入己作，不僅見其巧思，抑亦見其鎔裁之功。至於本昔人舊作，或加衍化，或加括約，則又於擬襲之中兼及變翻之例了。要之，這是根據舊作以爲己作之例。

理論之部

劉勰文心雕龍通變（二四三）

劉知幾史通模擬（二四六）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中（二四七）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二五〇）

吳曾祺涵芬樓文談仿古（二五二）

劉師培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二五〇）

林紆畏廬論文忌剽襲（二六一）

孫德謙六朝麗指選錄二則（二六一）

蘇軾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贈五首（二六一）

實例之部

甲 模擬類

子 法式之擬

梁鴻五噫(二六〇)

文天祥六噫(二六〇)

陶潛形影神(二六〇)

梅聖俞擬陶體三首(二六七)

杜甫寓居同谷縣作七首(二六八)

文天祥六歌(二六九)

汪元量浮丘道人招魂歌(二七〇)

鄭燮七歌(二七一)

江海恨賦(二七二)

李白擬恨賦(二七三)

陶潛五柳先生傳(二七四)

繆良葉子先生傳(二七五)

劉峻自序(二七五)

汪中自序(一六)

蘇軾前赤壁賦(一七)

趙秉文遊懸泉賦(一八)

章學誠古文十弊(一九)

張鴻來今文十弊(二〇)

林語堂今文八弊(二一)

丑 體格之擬

尙書體——周書君牙(二二)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二三)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二四)

蘇綽大誥(二五)

白居易補逸書(二六)

佛經體——鳩摩羅什譯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節錄(二七)

蘇軾書若遠所書經後(二八)

錢謙益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二九)

風雅體——毛詩國風小雅逸黍離山有樞廉蔑伐木葛藟五首(104)

陶潛停雲(105)

蕭穎士江有楓(107)

戴良山有杞(108)

劉基維澤有蒲(108)

古詩體——古詩十九首(109)

李攀龍古詩後十九首(110)

陶淵明體——陶潛歸田園居五首(115)

江淹擬陶徵君田居(116)

張英擬陶淵明田園(116)

曾煥擬陶徵君田居(116)

玉川子體——盧仝月蝕詩見前評改例修正類(116)

薛季宣春愁詩效玉川子(117)

邵康節體——邵雍觀物吟(117)

鄭郊效康節體(118)

温庭筠體——温庭筠菩薩蠻(二八)

項廷紀菩薩蠻(二九)

辛稼軒體——辛棄疾臨江仙(三九)

王鵬運臨江仙(三九)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三九)

蘇軾擬孫權答曹操書(三九)

丘遲與陳伯之書(三九)

吳汝綸代陳伯之答丘遲書(三九)

乙 借襲類

子 綴集

阮元蔣士銓傳(三九)

釋道燦張船山詩草序(三九)

劉師培眞州看山記(三九)

馮煦何子清哀辭(三九)

傅咸七經詩選四首

孝經詩(三三)

論語詩(三三)

毛詩詩(三三)

周易詩(三三)

王思任律陶

歸園田居五首(三三)

冬日座師招同祝刺史過奕(三三)

營居城畝(三三)

雜詩五首(三三)

黃之雋香屑集

重遊李氏園亭有懷 卷二(三三)

做風十六首錄一 卷三(三三)

豔歌行二十六首錄一 卷四(三三)

情詩六言十八首錄四 卷十六(三三)

吳鎮松花庵律古

同心曲(三九)

山齋晚眺(三九)

寄題石顛若五泉別墅(三九)

桃花源(四〇)

梁同書舊繡集

送丁大之江西(四〇)

歲暮憶弟黔陽(四一)

朱彝尊蕃錦集

江南好(四一)

憶王孫(四一)

浣溪沙(四二)

浣溪沙(四二)

采桑子(四三)

鷓鴣天(四三)

臨江仙(四三)

論語子擊磬於衛(四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二四)

孫星衍魏吏部尙書孫邕傳(二四)

魏武帝短歌行(二七)

王安石南鄉子(二七)

黃庭堅西江月(二八)

丑 衍約

陶潛飲酒錄一(三五)

馮如京足淵明句(三五)

張志和漁歌子(三六)

蘇軾浣溪沙(三六)

黃庭堅鷓鴣天浣溪沙(三六)

徐俯浣溪沙鷓鴣天(三六)

無名氏浣溪沙(三六)

蘇軾陌上花(三六)

晁補之陌上花八首(三四)

錢謙益陌上花樂府三首東坡記吳越王妃事也臨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詞而反其意以有寄焉(三五)

柳是奉和陌上花(三六)

龍啓瑞高陽臺(三六)

蘇軾和秦太虛梅花(三六)

豐坊題梅花(三七)

王羲之三月三日蘭亭詩序(三七)

林正大賀新涼(三八)

方岳沁園春(三八)

孔傳鐸蘭陵王(二九)

陶潛歸去來兮辭(二九)

蘇軾哨遍(三〇)

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三一)

劉克莊哨遍(三一)

林正大水調歌頭(三一)

歐陽脩醉翁亭記(二七)

林正大賀新涼(二七)

庾天錫折桂令(二七)

司馬遷史記滑稽淳于髡傳節錄(二六)

班固漢書外戚孝武李夫人傳節錄(二七)

辛棄疾水龍吟(二七)

評改例

理論之部

文心雕龍 劉勰

指瑕卷九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胡蝶，永蟄頗疑於昆蟲。施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爲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誄李公，比行於黃虞，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元作降，孫改無濫，然高厚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

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希其旨，始有賞際奇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謝云。

當作辭之語，每單舉一字，指以爲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握，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王本作猿人美辭，以爲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探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爲尤矣。若夫注解爲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認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囑，而辭綜謬注謂之閻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井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辨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元脫楊補兩稱目，以並耦爲用。蓋車貳佐乘，馬儻驂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爲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況鑽灼經典，能不認哉？夫辯言一作疋而數筌一作首蹄，選勇而驅閻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爲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囊括於一朝，可以無慚於千載也。

贊曰：羿氏舛射，東野敗駕。雖有僞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汰，亦善之亞。

史通劉知幾

點煩卷十五 錄序

夫史之煩文，已於述事篇言之詳矣。雖六卷成言而三隅莫反。蓋語曰：「百聞不如一見。」是以聚米爲谷，賊虜之虛實可知；畫地成圖，山川之形勢易悉。昔陶隱居本草，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今輒擬其事，鈔自古史傳文有煩者，皆以筆點其煩上。凡字經點者，盡宜去之。如其間有文句虧缺者，細書側注於其右。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俾分布得所，彌縫無闕。庶觀者易悟，其失自彰。知我撫實而談，非是苟誣前哲。○

○點煩之例以傳刻失真，點去文留，故不錄。

雜說上卷十六 節錄

史記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向若但云景帝立，不言文帝崩，斯亦可知矣；何用兼書其事乎？

又倉公傳稱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詔召問其所長，對曰：「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以下他文，盡同上說。夫上既有其事，下又載其言，言事雖殊，委曲何別？

司馬遷自序傳云：爲太史七年，「而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迺喟然而歎曰：『是子之罪也，身虧不用矣。』」○自敘如此，何其略哉！夫云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者，乍似同陵陷沒，以寘於刑；又似爲陵所間，獲罪於國，遂令讀者難得而詳。賴班固載其與任安書，書中具述被判，所以儻無此錄，何以克明其事者乎？

○案太史公自序作「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

漢書載子長與任少卿書，歷說自古述作，皆因患而起。末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案呂氏之修撰也，廣招俊客，比跡春陵，共集異聞，擬書荀孟，思刊一字，購以千金，則當時宣布，爲日久矣。豈以遷蜀之後，方始傳乎？且必以身旣流移，書方見重，則又非闢作者本因，發憤著書之義也。而輒引以自喻，豈其倫乎？若要多舉故事，成其博學，何不云「虞卿窮愁，著書八篇」，而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斯蓋識有不該，思之未審耳！

滹南遺老集 王若虛

五經辨惑卷一

檀弓云：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問之。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予嘗怪其文不順。家語則云：「行道之人皆弗忍，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企而及之。」○文乃順焉。檀弓又云：「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常病其事不詳。家語則云：「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不如速貧之愈。』」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事乃詳焉。經傳之問，可以互相發明者

多矣，是故聞見貴乎博也。

○所引檀弓詞句與原文不同，故不加引號。

◎家語「及之」作「望之」。

◎家語作「喪不若速贊之意」。

史記辨惑卷九——十九

齊世家云，武王自盟津還師，與太公此作泰誓。◎魯世家云：「武王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按尚書二篇皆王言也，而一以為與太公作，一以為周公佐之而作，何所據也？且作泰誓，何加一「此」字？（卷九）

○案今史記作「作此泰誓」。

孔子世家總書行事，有云：「食于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三人行，必得我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史氏之所記，孔子之所自言，豈可混而分別！遷探經、撫傳，大抵皆踏駁，而二帝三王紀，齊魯燕晉宋衛，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傳，尤不足觀也。（同上）

左氏云：「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史記則云：「家無衣帛之妾，廢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於文為悖。（同上）

周紀云：「晉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卷十）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
安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同上）

○本節所引與史記原文稍有出入，故不用引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君立；
○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卷十二）

○案史記作楚昭名立。」

「范雎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
○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
「樂毅使于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
「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
○女孫五嫁而夫輒死……平欲得之。」
李廣嘗有罪，「當斬，贖爲庶人。頃之，家居數歲。」
皆同病也。（卷十三）

○原脫「三」字，今據史記范雎傳補。
○原脫「張負」二字，今據史記陳丞相世家補。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
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梁求得之」爲順也。（同上）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

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黃石，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於穀城山下。」（同上）

蕭相國世家，客說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污？上心乃安。」不相承接。（同上）

淮陰侯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子之生地，皆走，寧尙可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同上）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卽求常在側。」字語重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卷十五）

○「及」原作沒，今據史記五帝本紀改。

衛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爲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乎？又云：「齊女子朔……讒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于界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卽殺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乎？又云：「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云：「霍殺懿公也，衛人憐之，復思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伋之

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耶？（同上）

○「未」原作「求」，今據史記改。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弟子產。子謂言孔子爲泣則「聞」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爲簡省也。夫既如兄弟，而子產年長，則何必復言兄弟哉？兼已死之後及此，其第次亦不應爾。（同上）

曹相國世家云：「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來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同上）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贖封陳氏，然終不得。」多兩「然」字；「吾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同上）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繁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卽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

云云，不亦可乎？（同上）

○案史記司馬相如傳作「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

「李廣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爲虎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剄。」○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同上）

○原脫「廣」字，據史記李將軍傳補。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字，此恐錯誤。若曰「爲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爲漢患者。」如此乃順。（卷十七）○

○案此條亦見海內集二十。

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高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寤高祖彭城西，沛公願曰：「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高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卷十九）

○案史記季布傳作「高祖念願丁公曰。」

張良贊曰：「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

亦云。「以爲」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同上）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同上）

呂后紀：「孝惠爲人仁弱，高祖以爲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爲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同上）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我」字悖。（同上）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同上）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同上）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遽知其爲禮？遷文無首尾每如此。（同上）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卻「曰」字。「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卻少一「曰」字。（同上）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人」字與「弟」字相窒，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同上）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同上）

諸史辨惑卷二十

左氏文章，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惟參舉人名字頗爲不愜，如邲之戰，既稱士會，復曰隨武子，又曰隨季，又曰士季；既稱郤克，復曰駒伯，又曰郤獻子；初稱荀林父，而後稱桓子；初稱先穀，而後稱處子，大率皆然，不可殫舉。一段之文而錯雜如是，向無注釋，讀者孰知其爲一人邪？雖無害其美，要之不潔。而近代碧溪黃徹，極稱其變態可法，且以諸史列傳首尾一律爲不足取，殆難與論，真是非也。

遷固記事，互有得失，如史記孝文紀云：「……高祖中子也。高祖十一年春，已破陳豨軍，定代地，立爲代王，都中都。太后薄氏子。」漢書云：「……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恆爲代王。」固之序薄氏，文順於遷矣，而加「子恆」二字，復爲贅也。

○案漢書惟越本「立」字下有「子恆」二字，王氏所據蓋越本。又滄南遺老集「恆」誤作「桓」。

新唐書辨卷二十二——二十四

通鑑云：「李承嘉附武三思，誣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或謂思貞曰：『公平日訥於言，及廷折承嘉，何其敏耶？』思貞曰：『物不能鳴者，激之則鳴。承嘉恃威權相凌，僕義不受屈，亦不

知言從何而至也。」舊史思貞傳不見此事，新史則云「或問思貞：『公敏行何與承嘉辨？』」答曰：『石非能言者，而或有言。』」子京以孔子有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遂以敏行代言訥，豈有行敏遂不當辨曲直者？且左傳載「石言于晉」，蓋物憑而為怪耳，亦豈激之而鳴之意哉？子京疎謬甚多，此最可笑者也。又云：「承嘉恃權而侮，吾義不辱。」此一侮字屬上句，則下句不成語；屬下句則上句尤不成語矣。（卷二十二）

○濟南遺老集所引，有與原文稍出入者，今據通鑑卷二百八改正。

蕭俛段文昌勸穆宗銷兵，請密詔天下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不補。○此本分語也。新史則云：「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此卻似總分天下兵為十也。且其法本於百人中去八人，而子京之數乃及十人，豈不失當時之實乎？（同上）

○案舊唐書蕭俛傳及通鑑二百四十二卷「逃死」下均無「不補」二字，惟新唐書有之，疑王氏誤行。

杜正倫虞世南等嘗論事稱旨，太宗謂之曰：「我聞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人主稱鱗，亦取類云耳。子京輒云「遂犯吾鱗」，不幾指斥乎？又改「豈慮」字為「其慮」，亦便道不過。（同上）

○舊唐書杜正倫傳無「神」字。○「亦」字據舊唐書補。○「有」字據舊唐書補。

楊帝見李密瞻視異常，謂宇文述曰：「勿令宿衛。」而新史但云「無入衛」，乃是面戒密也。楊素問密曰：「何

處○書生耽學若此」新史減「處」字，便別卻本意。素謂諸子曰：「吾觀李密識度，汝等不及。」新史云「非若等輩，」意亦不明。（同上）

○「處」原作「處」，誤。據舊唐書李密傳改。

李安期傳，高宗屢責以不能進賢。安期曰：「邑十室，且有忠信；天下至廣，不爲無賢。比見公卿有所薦進，皆劾爲朋黨；滯抑者未中，而主薦者已嘗，所以人人爭噤默以避讒謗。若陛下忘其親讎，曠然受之，惟才是用，塞讒毀路，其誰敢不竭忠以聞上乎？」○子京鑄改舊文，詭異僻澀，殆不可讀，甚不滿意也。（卷二十三）

○案舊唐書七十二卷，引安期語，作「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假使堯舜吾已癩瘖，不能用賢，終亦王化不行。自夏殷已來，歷國數十，皆委賢良以共致理。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來公卿有所薦引，即遭讒謗以爲朋黨，沈屈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爲緘默。若陛下虛已招納，務於搜訪，不忌親讎，唯能是用，讒毀亦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陛下，非臣等所能致也。」

令狐德棻傳，高宗常召宰相及宏文館學士，問何修而王，何爲而霸，二者孰先？○德棻對曰：「如欲用之，王道爲最而行之爲難。」高宗曰：「今之所行何政爲要？」此本分語也。新史云：帝問曰：「何修而王？若而霸？又當孰先？」對曰：「若用之，王爲先，而莫難（焉）。」○帝曰：「今茲何爲而要？」語意不足矣。太宗戒尉遲敬德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此本分語也。新史云：「悔可及乎？」語意皆非是。蕭復嘗言事德宗曰：「陛下臨御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憎瀆皇猷，以致今日。」此本分語也。新史云：「陛下厥初清明，自楊炎

盧杞妨命，穢盛德，播越及茲，殆不可讀。（卷二十四）

○舊唐書作「何者爲王道霸道，又孰爲先後？」
○原脫「焉」字，據新唐書補。

李勣姊病，勣親爲煮粥，火燎其鬚。其姊止之。勣曰：「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爲姊煮粥，其可得乎？」新史改之曰：「雖欲數進粥，尙幾何？」殊不知舊史只一「進」字，亦別卻本意。（同上）

劉子元傳云：「年十二，父……授古文尙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之，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忘。』」予始讀之，不能曉。及見史通自敘則云：「幼奉庭訓，早遊文學，年在紈綺，便愛古文尙書，每苦其辭艱瑣，難爲諷讀，雖屢逢捶撻，而其業不成。嘗聞家君爲諸兄講春秋左氏傳，每廢書而聽，逮講畢卽爲諸兄說之，因歎曰：『若使書皆如此，吾不復忘。』」然後了然無疑，而覺子京疎略之病爲惡也。（同上）

○原文「進」譌作「退」

文辨 卷三十四——三十七

揚子雲解嘲云：「爲可爲于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于不可爲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爲于可爲之時，爲于不可爲之時」，或云「可爲而爲之，不可爲而爲之」，則可矣。（卷三十四）

凡爲文有遙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旣歸之事，當想像而言。

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錄之語，其於畦徑，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爲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賦亦然。（同上）

庾信哀江南賦，堆塚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爲富，筆力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此何等語！至云「中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尤不成文也。（同上）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爲己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誌爲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爲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故以歸我，」而斷以「黃庭堅曰，」其病亦同。蓋予我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劉伶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東坡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蘇過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於爲文者當試思焉。（卷三十五）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卻是不足貴也。必以一「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卷三十六）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爭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交乎前，去取之擇，戰爭中也。」

（同上）

宋玉稱隣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著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卻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卷三十七）

詩話卷三十八——四十

退之詩云：「豈不且夕念，爲爾惜居諸。」居諸語辭耳，遂以爲日月之名，既已無謂；而樂天復云：「廢興相催逼，日月互居諸。」「恩光未報答，日月空居諸。」老杜又有「童叟聯居諸」之句，何也？（卷三十八）

退之詩云：「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言初不成池而蛙已知之，速如聖耳！山谷詩云：「羅幃翠幕深調護，已被游蜂聖得知。」此「知」字何所屬耶？若以屬蜂，則「被」字不可用矣。（同上）

山谷題嚴溪釣灘詩云：「能令漢家九鼎重，桐江波上一絲風。」說者謂東漢多名節之士，賴以久存，跡其本原，正在子陵釣竿上來。予謂論則高矣，而風何與焉！嘗質之吾舅周君，君笑曰：「想渠下此字時，其心亦必不能安也。」或曰：「詩人語不當如是論。」曰：「固也；然亦須不害於理，乃可。」（卷三十九）

○山谷詩內集卷九作「題伯時畫嚴子陵釣灘」

山谷詞云：「盃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嘗疑「莫」字不安。○昨見王德卿所收東坡書此詞墨跡，乃

是「更」字也。（同上）

○案此詞題爲「老夫既戒酒不飲，遇宴集獨醒，其旁坐客欲得小詞，援筆爲賦。」故王氏疑「莫」字不安。

〔山谷〕弔邢惇夫云：「眼看出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閒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痛悼之意，乃可。
（卷四十一）

文史通義 章學誠

答問 內篇五

或問前人之文辭，可改竄爲己作歟？答曰：「何爲而不可也！古者以文爲公器，前人之辭如已盡，後人述而不必作也；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也；重在所以爲文辭，而不重文辭也。苟得其意之所以然，不必有所改竄，而前人文辭與己無異也。無其意而求合於文辭，則雖字句毫無所犯，而陰仿前人之所云，君子鄙之曰竊矣。」

或曰：「陳琳爲曹洪報魏太子，諱言陳琳爲辭，丁敬禮求曹子建潤色其文，則曰：「後世誰知定吾文者？」唐韓氏云：「惟古於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竊。」○古人必欲文辭自己擅也，豈曰重其意而已哉？」答曰：「文人之文與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語也。著述必有立於文辭之先者，假文辭以達之而已。譬如廟堂行禮，必用錦紳玉佩；彼行禮

者，不問紳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錦工玉工未嘗習禮，惟藉製錦攻玉以稱功，而冒他工所成爲己製，則人皆以爲竊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見解而議著述之文辭，如以錦工玉工議廟堂之禮典也。」

○案韓愈《送孟東野序》韓愈銘作「割賦」。

或曰：「古人辭命，草創加以修潤。後世詩文，亦有一字之師。如所重在意，而辭非所計。譬如廟堂行禮，雖不計其紳佩；而紳佩敝裂，不中制度，亦豈可行邪？」答曰：「此就文論文，別自爲一道也。就文論文，先師有辭達之訓，曾子有鄙悖之戒。聖門設科，文學言語並存，說辭亦貴有善爲者。古人文辭，未嘗不求工也；而非所論於此疆彼界，爭論文必己出以矜私耳。自魏晉以還，論文亦自有專家矣。樂府改舊什之鏗鏘，文選裁前人之篇什，並主聲情色采，非同著述科也。會昌制集之序，鄭亞削義山之腴；元和和月蝕之歌，韓公擢玉川之怪；或存原款以歸其人，或改標題以入己集，雖論文末技，有精焉者，所得既深，亦不復較量於彼我字句之瑣也。」

或曰：「昔者樂廣善言，而摯虞妙筆。樂談不能對，摯筆不能復。人各有偏長矣；然則有能言而不能文者，不妨藉人爲操筆邪？」答曰：「潘岳亦爲樂廣撰讓表矣，必得廣之辭旨，而後次爲名筆，史亦未嘗不兩稱之。兩漢以下人少兼長，優學而或歎於辭，善文而或疎於記，以至學問之中，又有偏擅；文辭一道，又有專長。本可交助爲功，而世多交譏互詆，是以大道終不可得而見也。文辭末也，苟去封畛而集專長，猶有卓然之不朽，而況由學問而進求古人之大體乎？然而自古至今，無其人焉，是無可如何者也。」

或曰：「誠如子言，文章學問可以互託。苟有點者，本無所長，而謬爲公義以濫竽其中，將何以辨？」答曰：「千鈞之鼎，兩人舉之，不能勝五百鈞者，仆且蹶矣。李廣入程不識之軍，而旂旌壁壘爲之一新，才智苟遜於程，一軍亂矣。富人遠出，不持一錢，有所需而稱貸，人爭與之；他人不能者，何也？惟富於錢而後可以貸人之錢也。故文學苟志於公，彼無實者，不能冒也。」

或曰：「前人之文不能盡善，後人從而點竄以示法，亦可爲之歟？」答曰：「難言之矣。著述改竄前人，其意別有所主，故無傷也；論文改竄前人，文心不同亦如人面，未可以己所見遽謂勝前人也。劉氏史通著點煩之篇矣；左馬以降，並有塗改，人或譏其知史不知文也。然劉氏有所爲而爲之，得失猶可互見。若夫專事論文，則宜慎矣。今古聰敏智慧，亦自難窮。今人所見，未必盡不如古。大約無心偶會，則收點金之功；有意更張，必多畫墁之誚。蓋論文貴於天機自呈，不欲人事爲穿鑿耳。」

或問：「近世如方苞氏刪改唐宋大家，亦有補歟？」夫方氏不過古人所謂本不甚深，況又加以私心勝氣，非徒無補於文，而反開後生小子無忌憚之漸也。小慧私智，一知半解，未必不可攻古人之間，拾前人之遺。此論於學術，則可附於不賢識小之例，存其說以備後人之采擇可也。若論於文辭，則無關大義，皆可置而不論。卽人心不同如面，不必強齊之意也。果於是非得失，後人既有所見，自不容默矣，必也出之；如不得已，詳審至再而後爲之，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非有顯然什百之相懸，寧守舊而毋妄更張矣。苟非深知此意而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卽未必無

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方氏刪改大家，有必不得已者乎？有是非得失，顯然什百相懸者乎？有如國家之議舊章，名臣之策利弊，寧守舊而毋妄更張之本意者乎？在方氏亦不敢自謂然也。然則私心盛氣，求勝古人，此方氏之所以終不至古人也。凡能與古爲化者，必先於古人繩度尺寸，不敢逾越者也。蓋非信之專而守之篤，則入古不深；不深則不能化。譬如人於朋友，能全管鮑通財之義，非嚴一介取與之節者，必不能也。故學古而不敢曲泥乎古，乃服古而謹嚴之至，非輕古也。方氏不知古人之意，而惟徇於文辭；且所得於文辭者，本不甚深；其私智小慧，又適足窺見古人之當然，而不知其有所不盡然，宜其奮筆改竄之易易也。

西山臬王嘉璧輯

點竄卷下

曾南豐過荆襄，後山攜所作以謁之。南豐適欲作文字，卽托後山爲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曰：「大略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爲略刪動否？」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嘆服，遂以爲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謝疊山文章規範云：「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適李太伯觀在坐，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改先生之風。』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伯夷柳下之風一段，因得「風」字也。

朱子語類曰：「歐公文多是修改到妙處。顧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歐陽公每爲文，既成，必自竄易，至有不留本初一字者。其爲文章則書而傳之屋壁，出入觀省之。至於尺牘單簡，亦必立藁，其精密如此。每一篇出，士大夫傳寫諷誦，惟觀其渾然天成，莫究斧鑿之迹也。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

陳輔之詩話：「張乖崖案頭一絕句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楚才改『恨』作『幸』字。張出視藁曰：『誰改我詩？』左右以實對。蕭曰：『與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張爲拜服。」

王直方詩話：「壁門金闕倚天開，五見宮花落古槐。明日偏舟滄海去，卻將雲氣望蓬萊。」此劉貢甫詩也。舊云「雲裏」荆公改作「雲氣」。

王仲至召試館中，試罷，作一絕題云：「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罷長楊賦，閒拂塵埃看畫牆。」

荆公見之，甚嘆愛，爲改作「奏賦長揚罷」，且云「詩家語如此乃健。」

泊宅編：「歐陽永叔守滁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爲大書重刻，作泉冽而酒甘，爲泉甘而酒冽。今讀之，實勝原句。」

齊己攜所爲詩謁鄭谷，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谷改爲一枝，齊己不覺叩地膜拜，見五代史補。

郡閣雅談云：「張迥攜卷謁齊己，有「蟬鬢凋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爲改「黑在無。」迥拜爲一字師。」

虞伯生送袁伯長扈駕上都詩中聯云：「山連關道晨留輦，野散周廬夜屬裘。」以示趙承旨子昂曰：「美則美矣，若改「山」爲「天」，「野」爲「星」，則尤美。」虞深服之。蓋鍊字鍊句之法，與篇法並重，學者不可不知。右丞詩：「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興來神來，天然入妙，不可湊泊；而詩林振秀改爲「山中一丈雨」，潼川志作「春聲響杜鵑」，方輿勝覽作「鄉音響杜鵑」，此何異點金成鐵！故古人詩一字不可妄改。如謝茂秦改宣城「澄江淨如練」作「秋江」，亦其類也。近餘姚譚宗撰唐律陽秋，諸名家詩無不妄加點竄，古人何不幸，橫遭剽削如此！

紫桃軒雜綴云：「江爲詩，「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林君復改二字爲疏影暗香，以咏梅，遂成千古絕調。詩字點化之妙，譬如僊者丹頭在手，瓦礫俱金矣。」

青瑣後集云：「王貞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片御溝水，綠槐相蔭清。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云云，以示貫休。休曰：「剩一字。」貞白揚袂而去。休預書一「中」字於掌，逡巡，貞白曰：「此中涵帝澤。」休開掌示之，不異所改。」

王漁洋詩話云：「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巖宿』，如作絕句，以『欸乃一聲山水綠』結之，便成高作。下二句真蛇足耳！」

零陵總記：「荆公常讀杜荀鶴詩，『江湖不見飛禽影，岩谷惟聞折竹聲。』改云：宜作禽飛竹折。」

帶經堂詩話張宗柟輯

摘瑕類卷二 節錄

杜甫八哀詩鈍滯冗長，絕少翦裁，而前輩多推之；崔鶻至謂可表裏雅頌過矣。試摘其累句如汝陽王云：「愛其謹潔極，」上又回翠塵，「天笑不爲新，」手自與金銀，「匪唯帝老大，皆是王忠勤，」李邕云：「眴睽已皆虛，跋涉曾不泥，」乘歸賙給美，擺落多藏穢，「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蘇源明云：「祕書茂松意，」溟漲本末淺，」文苑英華本異，亦不可曉。鄭虔云：「地崇士大夫，況乃氣精爽，」方朔諧太枉，「寡鶴誤一響，」張公九齡

云：「骨驚畏鬢蒼，髮變負人境。」「諷詠在務屏。」「用才文章境。」「散帙起翠螭。」「未缺隻字警。」云云。率不可曉。披沙揀金，在慧眼自能辨之，未可爲羣警語白黑也。居易錄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借；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飯。子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興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已上

池北偶談

萬楚五日觀伎詩最爲惡劣，滄溟持格律極嚴，而獨取此首，殊不可解。盧綸大曆十才子之冠冕，而其贈駙馬都尉詩云：「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才調集顧取之，尤其是笑柄。分甘餘話

惡詩相傳，流爲里諺，此真風雅之厄也。如「世亂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唐杜荀鶴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當。」羅隱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五代馮道詩也。「閉門不管庭前月，分付梅花自主張。」南宋陳隨隱自述其先人藏一警句，爲真西山劉漫塘所賞擊者也。

高季迪，明三百年詩人之冠冕，然其明妃曲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岩夢裏賢。」此三家邨學究語，所謂下劣詩魔，不知季迪何以墮落如此，而盲者反以爲警策。其後有彭三吾者，又云：「畫師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轉入魔道矣。又胡虛白詠綠珠云：「枉費明珠三百斛，荆釵那及嫁梁鴻。」郎瑛稱之，皆所云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若永叔「耳目所及尙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所謂詩論，亦自近腐。已上香韻筆記。

竟陵鍾伯敬集中早朝詩一聯云：「殘雪在簾如落月，輕煙半樹信柔風。」閱之不覺失笑，如此措大寒乞相，乃欲周旋金華殿中，將易千門萬戶爲茅茨土階耶？古夫于亭雜錄

改詩 袁枚——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

改詩難於作，辛苦無定程。萬謀箸不下，九轉丹難成。遊覺後歷妙，陣悔前茅輕。抽絲緒益引，汲井泉彌清。妝嚴絕色顯，葉割孤花明。如探海嶽勝，人到仙不行。如奏鈞天律，鳥啞鳳始鳴。脫去舊門戶，仍存古典型。役使萬書籍，不汨方寸靈。恥據一隅霸，好與全軍爭。吹角不笑徵，塗紅兼殺青。相物付所宜，千燈光品榮。寧亢不願墜，寧險毋甘平。動必拔龍角，靜可察蟪蛄。選調如選將，非勝不用兵。下字如下石，石破天方驚。豈敢追前輩，亦非畏後生。常念古英雄，慷慨爭功名。我嘖不得用，借此鳴匳鏗。盡才而後止，華夏有正聲。凡彼小伎藝，傳者皆其精。奚可聖人教，飽食忘經營。止怒莫

如詩，管子語歌之可怡情。多文以爲富，擁之勝百城。既省絲竹費，兼招風月聽。上鳴國家盛，下使羣賢廣。縱死見玉皇，猶能獻韶英。

實例之部

摘謬類

汪文摘謬葉燮

送姚六康之任石埭序 汪琬（堯峯文鈔無此文）

世之儒者往往營老釋爲異端，而習其說者又多好言空虛寂滅無用之學，此皆非真知老釋者也。

摘曰：首段並提老釋，賓主未分。從來老不先釋。

予嘗讀兩家之書，凡老子與佛，異流而同源。

摘曰：「凡」字「與」字俱無謂。「與」字尤甚。何不云：「蓋佛老異流而同源，」兩平方是。若添入儒家，方得稱儒與佛老云也。據此文大旨，以姚之奉釋立論，則布局須以儒爲主，釋爲賓，即欲引老子入篇中，又當以釋爲主，老爲賓。從老說入釋，則當軒釋而輕老；從釋以較儒，方得結釋以歸儒；則賓主層層，無不秩然矣。今篇首雙提老釋，既無賓主，而敍老在釋先，又添入一「與」字，似老爲主而釋爲賓；及觀下文，一段老，一段釋，一段說釋不異老，一段說釋可通儒，而總曰「比肩老子不難」，總三敍而結穴於老子，其側重偏提意，在何處著落頭緒紛然，結束何屬？

誠能研極其旨趣，微獨治繕身心而已；雖用之官政，無不可者。

摘曰：此段雙提二氏影照，以通於儒，無法。

老子五千餘言，率時時寄意於治國愛民，行師蒞事之間，及其末章，益不勝自喜之心，乃思得小國寡民而試之，而佛固未嘗有是語也。

摘曰：此段專伸道而緹釋，尤無法，且無謂。時時二字未安。

然至於利濟天下，使物物各得其所，則佛之視老子，豈有異哉！

摘曰：此段挽釋以附道，益無謂，有何著落！

蓋公言黃老，曹相國師之，而齊以大治。漢文帝師河上公，而天下幾至刑措。此亦儒者所不能贊也。

摘曰：此段援老以入儒，讀至此，必以為全篇專主老而言，必姚君乃儒而奉老者流，以此段為一篇關鍵，故不惜為老氏千峯萬壑，起伏盤旋，跌入儒家正面。及閣下文至篇終，竟將老氏拋荒，略不復顧，全是說釋，則前半何苦為老氏用如許心力耶？

不幸而從佛之說者，率皆薙髮緇衣，自詭以為出世間耳。借令今之仕宦有人焉，通於佛之旨趣，而潛入於南岳黃蘗雲門臨濟之宗者，得出而應用，其功效雖比肩老子不難。

摘曰：薙髮衣緇，佛之本教，而曰不幸，然則為佛之教而幸者又何如？南岳黃蘗諸人，皆不幸而薙髮衣緇者也，何必又推重之？

此段又從儒以援釋，合儒釋而雙歸重於老氏，真為老氏大功臣，但嫌與本題毫無涉耳。前段是佛比肩老子不難，此段是合儒釋以比肩老子不難，自有三教以來，老子未嘗有此大知己。不幸二字，轉不上下，接不上。「仕宦有人焉」句，何不曰：「今吾儒有人焉」，文是說理，不是說位也。

焉，」文是說理，不是說位也。

吾未見其人，而世亦莫之信也。

摘曰：讀至此句，必以為將引入姚君而設也，必接下曰：「今吾見其人矣。」而下文不然，著此句，何也？

穎濱蘇氏曰：「入山林而存至道，爲天下師可也；而以之治世則亂。」予不謂其言然。

摘曰：此段與上文不接，且此段當於末後爲結束波瀾，入此殊無著落。

嶺南姚子六康，固儒者也；

摘曰：此當緊接未見其人下，上文夾入蘇氏一段，何也？此言儒者，方見前言仕宦之非。此方見儒字正面，看他如何將上文

老釋發放？

而平居留意諸禪宗，無不叩擊而研極之。

摘曰：禪宗之「諸」，何諸也？此是姚君奉釋正面，只是前文爲老氏如許效力，今將他撇在何處？

茹蔬衣麤，奉其戒律尤嚴。

摘曰：然則姚君律教也。前文云：留意禪宗。禪律不分，每自詡通釋典，何也？

今夏謁選得江南之石埭，石埭山水清麗，士庶淳朴，而接壤九華，有古道場在焉。姚子得之，殊欣然色喜也。

摘曰：此段無疵，只是與下文不接。

佛法主於見性，雖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而況蒞官行政之大者乎！

摘曰：此段文義不聯屬。當云：「佛法雖主於見性，然一起居，一語默，莫不有作用者存」云云，文理便順。只首句增一「雖」字，

次句以「然」字易「雖」字耳。不然，便文理不通。此段又推重釋氏與吾儒並。而況句，上文截斷，接不下。

姚子既研極禪宗，而通佛之旨趣；則予知其視一邑也，皆祇園兜率也；其視奔走簿書也，皆參學記荊也；其視邑中士大夫與其人民也，皆化身之百千萬億也。

摘曰：此段純是爛時文油腔，並不是野狐禪也。

今而後能使吾儒知佛之爲法，不專出於空虛寂滅者，庶幾惟姚子是賴。

摘曰：上文祇園兜率數句，明將現前真實人境，悉攝入於渺茫無有之鄉，是深證其空虛寂滅之說矣；忽接今而後知佛法非空虛寂滅，是猶辨其人之不爲盜，而執其賊以證之也。有是理乎？當云：「姚君向之凡作祇園兜率諸相者，即今所治之一邑也；凡作參學記荊諸相者，即今奔走簿書也；凡作化身百千萬億諸相者，即今所見邑中之士大夫與其人民也。」如此從虛而證實，即理以得事，而後方可挽救佛法非虛無寂滅，以轉入於吾儒。即理未必然，而爲說可得伸也。今語意俱反背，而尙欲騁其辨；想其下筆時，作何酌量經營乎？

姚子將行，諸君悉賦詩爲別，而予序之如此。有罪吾以儒者而附會老釋者，非吾徒也。

摘曰：非吾徒句，凌著落。罪足下者，並不在此。至此又將老釋雙提作結。蓋自姚君入文以來，老子久不登場矣，此又請來作結，只爲要照應篇首一句，故有此雜遷也。此文專爲姚君奉釋立論，於老子實風馬牛，無路可攢入；即欲攢入，以二氏雙提，已是顛賓失主。今文前半專歸重老子，以致偏重難返，故自入題後，只好料理姚子奉釋正面，不得不將老子攔起，於是老子來有踪而去無跡矣。方知前半曉曉說老子，何異說夢，忽然自覺無謂，只得於篇末雙提釋老一句救之，可謂苦矣。此作三教紛然，不知本意歸重

何敦。若曰歸重吾儒，則夫人能言之矣。此文實以姚君通乎釋，而釋氏之理通於儒，儒釋兩兩相較，頭緒始清。老子原無坐位處，今文純以老子作波瀾，更推他作主宰，釋與儒俱退而避之，其大謬處，總在「比肩老子不難」一句，後遂不可收拾，亦竟不復收拾矣。文無結構，意無主宰，論無成說，信手拈來，可謂頭頭不是道矣。

送魏光祿歸蔚州序 汪琬——堯峯文鈔卷二十四

摘曰：當云「送魏光祿乞允歸終養序」，則題與文一貫，題目何等正大！今日歸蔚州，光祿州人也；篇中言其歸養，並無一字涉及蔚州，則題標其歸，不必標其所歸之地。今乃與送歸盤谷一例，則不合，此題之謬也。

宋鄒志完之在朝也，嘗恐愛其母。其母告之曰：「兒能報國，吾復何憂！」其友王回者，亦曰：「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古之爲人臣者，其家庭之所勸誡與朋友之所底厲，抑何嚴切如此也！

○堯峯文鈔「復」作「願」

摘曰：吾觀鄒母之言，謂爲勸慰則可，謂爲勸誡則不可。使志完而不知報國，則不忠當誠；知報國而不恐其母之愛，則不孝當誠。今志完恐愛其母，孝也；其所以恐愛也，正欲爲忠也。志完忠孝備矣，特恐其母未察此心，而未有慰也，乃其母告之以忠孝一貫之道，以慰之，在母既自表其心，而因以開豁解慰孝子之心，於誠之義也，何有吾又觀王回之言，意在白其母之心，以開釋發明志完之心，與其母之言一也；豈志完尙不知孝，不知忠，而俟回之底厲乎？今雙提而總結之曰：「抑何嚴切如此！」嚴切之言，又甚於勸誡底厲矣。必如孔子之責原壤，孟子稱世俗之不孝，方可謂嚴切，今加之孝且忠之志完，不亦非其倫乎？當云：「古之爲人臣者，賢母之相成，

良友之善道，而使無遺憾於忠孝也如此，則得矣。

今光祿丞魏環極先生，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一旦上書於朝，乞歸終養，若以媿當世之嗜仕不止者。

○堯峯文鈔作「乞終養以歸。」

摘曰：「乞歸終養」句下，緊接媿當世句，翻似乞終養是旁意，媿當世是正意；然則魏先生之歸也，徒出於矯世激俗者之所爲，與陳情乞恩之旨，判然爲二。奈何篇首提忠孝爲綱領，入題翻先提題外之意，夾雜錯亂！媿當世句後，無一句照應，作文有法，果如是乎？

爲先生計則得矣。

摘曰：魏先生之歸也，爲孝養起見，則可接一言曰：「爲先生計則得矣。」今緊接「媿嗜仕」一句下，然則魏先生之計，祇媿嗜仕者耳！胸中純是矯情拂世，又何計之可得乎？此句與上句不連，與下句亦不接。

然豈太夫人所望於先生者乎？又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母子間者乎？而竟毅然去不回，何也？

○堯峯文鈔「不回」作「不復顧。」

摘曰：據上文，魏先生名爲養親，而實則媿世，宜乎非其太夫人之所望，非士大夫之所望也。此段純是爛時文滑調，古文作手有是否？

予考先生立朝始末，蓋嘗由翰林出爲諫官矣！

摘曰：「嘗」字可省。

是時海內初定居職者未諳國體，率皆唯唯持祿以幸無事。

摘曰：「未諳國體」句可去，且非體。

而先生獨抗論國家大計，時時見諸施用，其疏藁俱傳於世，士大夫家皆有之。

摘曰：「傳於世」盡矣；復添「士大夫家皆有」句，豈士大夫又在世外者乎？甚矣汪君之沾沾於士大夫也！宜其與崑山歸元恭嘗，誦區區之布衣，而以士大夫自銜。然則所稱世者，皆元恭之流也；士大夫者，汪君自道也。若曰吾家亦有之耳！篇中言士大夫三見：一則曰「固士大夫所稱有道者也」，再則曰「豈士大夫所望於先生者」，三則曰「士大夫家皆有之」，所以推重士大夫，而借士大夫以引重魏先生者，至矣！殊不知當世之嗜仕不止者，卽此士大夫也。同一士大夫也，倏崇之，倏斥之，不可解也。

既而名日益盛，忌者日益衆，辟諸含沙伏弩，乘間竊發，先生幾蹈不測之禍，顧與太夫人怡然安之若命。噫，何其難也！

摘曰：既述魏先生之直節履危，下文當先表爲能居易俟命，而徐以「怡然安之」一語，專歸美於太夫人，則「何其難也」句，正以見太夫人之爲難能也。更得善則歸親之旨，與鄰母命子之意，關合有情，而文之層次開闔亦出。今合作一語總結，何於太夫人甚略也？章法賓主，懵然不知，觀其入題以來，從無隻字表太夫人者，照應之法既漏，徒牽強補湊帶及之，亦可謂苦心笨伯矣。

蓋其家庭之間，能不愧志完母子者久矣！

摘曰：此是汪君極得意回籠顧祖照應法，殊不知卻是硬插入去，與文情毫無關涉；且中間有漏處，有背處，有失賓主處，有偏輕重處，草草只一句照應收拾之，死句爛套，文既無情，氣亦蘊爾，有何意味乎？

由是言之，

摘曰：上文詞意俱已煞板，更難作轉筆處，忽以活套四字作轉，苦哉！

使人主所以倚仗先生者，

摘曰：就魏先生而論，則非泛論君臣；人主何人，出語不恭。何不於「何其難也」句下，竟接此句，豈不直截！只爲貪照應鄒志完母子一句，生擠出家庭之間十六字來。「由是言之」四字，承得下，接得上否？

常如諫垣之時，則先生方納忠陳力之不暇，而何暇於歸！先生雖欲歸，太夫人亦不聽之歸也。

摘曰：太夫人亦不聽之歸，當增一「必」字，云「亦必不聽之歸」，纔是旁人測量語。若竟云「亦不聽之歸」，是實事矣。此雖小疵，不可不明也。

今不幸回翔於閒署，名爲稍稍通顯，而實棄諸無所設施之地，則其從容陳乞於天子之前者，豈得已哉！

摘曰：吾聞君子之事其君也，無一官之不可居，無一職之不可盡。孔子爲委吏，爲乘田，爲司寇，官之尊卑大小不同，而盡乃心以盡厥職則同也。若鄙夫之持祿固寵則不然，但知從一身起見，則有官之尊卑大小，若者爲顯要，若者爲閒散，於是有幸不幸之見存於中，而患得患失之態形於外；若君子者，豈於此有幸不幸之心哉？使必以諫官居要爲幸，光祿丞閒散爲不幸，則虞廷九官，唯司空、司徒、納言之官爲幸，而典、冑、教、稼，若草木、鳥獸之官，俱爲不幸；且十二牧之爲外吏，益不幸矣。夫京朝之官，如光祿丞比者，不可一二計，則不幸者甚多；朝廷亦何苦多設此不幸之官，以待天下不幸之賢才哉？爲此論者，亦乖於君子之心，人臣之道矣。且今之光祿丞，位亦清卿之貳也，所司者宴享飲食之事，此則官周禮之所研詳而有事者也；何處不可以節侈靡而抑浮費，盡心力以助乃職乎？如下文所云財匱而民餒，光祿丞亦未始不可寓理財厚俗之一端，較之乘田、委吏，其所設施也大矣！即使魏先生隨處欲行其抗疏危

言之志，何不於從容陳乞之時，引汲黯願捨遺補過之言，使言之而允，則魏先生之幸，言之而不允，蹈不測之禍，則篇中言先生母子如鄭志完母子久矣，怡然安之若命，固其所也。又有不得已哉？榻管行文，胸無主宰，勉爲支撐，而不自知其言之矛盾也。此處云「陳於天子」，則知前此稱「人主」，非是。

今天下不可謂無事矣！法嚴而吏蠹，財匱而民佻，度亦先生所日夜太息者也。

摘曰：既度其日夜太息，何不請先生於從容陳乞之時一奏之？

萬一人主思得老成著碩之儒，與之共濟。

摘曰：再稱「人主」失體。此冀天子轉悟也。爲魏先生地則善矣，獨不爲在上者地乎？「萬一」二字，改爲異日尙可；萬一者，萬分之一，事之必不然而姑爲之辭者也。以蹇叔待先生，并不以秦穆公待上矣。語無倫次，斯其極乎？

必且尺書束帛，招致先生於里居。

摘曰：當云「必手詔召先生」；今日曰「尺書束帛」，本朝未聞有此。

吾不知爲先生者，其遂采木酌水奉太夫人以終其身乎？抑承太夫人素志，幡然還車而卽路乎？

摘曰：「尺書」至此一段，是祝壽陞遷送行等文套話。

古之君子進非軒冕之爲榮，而退非山林之爲遠也。從容去就，惟道之安耳。

摘曰：此是通行套語，於全文無交涉。

世之論者，咸謂先生是行也，將有往而不返之思，而余獨推先生之未然，以爲先生固有道者，必不如是之偏且矯也。

摘曰：自「古之君子」至此二段，專爲照應前文「士大夫所稱有道」句，卻費如許氣力，而實與前文無涉，只是沒得收拾，聊復爾爾。

予不敏，辱與先生爲友，竊自附於王回之後，故引志完故事而復爲之說，以期望先生者如此。

摘曰：此將志完第二重拈出，卽欲照應，何必兩見！王回於鄒志完篇中，謂爲底厲嚴切之友也；今於魏先生極其諛頌贊歎，尙得附於底厲嚴切乎？何言於前而忘於後也！

金孝章墓誌銘

照金氏墓版汪君親筆錄文——堯峯文鈔卷十五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東原邢用理沈石田○先生，

○堯峯文鈔「石田」作「啓南」

摘曰：承上杜邢及沈，則當總稱三先生，或稱諸先生；若以先生專歸沈，而杜邢兩人不得稱先生，則上文云潔修獨行，杜邢既得蒙之，則亦可與先生之列矣。間架不明，序次無法。

降而迄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

摘曰：高士有何升降？若高而降矣，又何足稱述？「降而迄於」四字，是時藝熟爛調，古文中無此弱句。「之屬」者，趙文之下，將更有人矣；此又趙文之降而下者，益不足言，何必更拖「之屬」二字？

率皆遺策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雜出於○醫卜，

○堯峯文鈔無「於」字。

摘曰：遺榮弗仕，高尚其志也。此段將興起金先生也。詩文字畫，猶是賓中之主，若醫卜則卑矣。下文說金先生樂天知命，何等鄙重闕大，何必援引醫卜襯貼，輕重失倫？醫卜在古人如嚴君平、韓康伯，何嘗不是第一輩人？但近今吳中，實無其人可數矣。援引無謂，但見其錯雜耳！遺榮弗仕，必如嚴光輩，方可當之；以上諸公，本無可榮，安用遺？本無仕理，安用弗？謂之逸民則可，謂之遺榮弗仕則未當。

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卿士大夫之口。

○樂峯文鈔「卿」作「鄉」。

摘曰：稱述必借重卿士大夫之口，則恆言公論起於學校，是非出於鄉評，必軒冕方可有口乎？夫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若汪君則必曰：斯公卿大夫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抹倒斯民，而以直道是非歸之卿士大夫之口，汪君之陋而無識，一至於此！

自有明既亡，

摘曰：當云「當明之亡也」，辭氣便得。「自」字「既」字，文理不順。

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

摘曰：既歸重高隱，而加以好事，然則逸民一章，皆好事者耶？

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飢寒頓踏，有能初終一節，老且死，屬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歟？

摘曰：「樂天知命」四字，是此文一篇綱領眼目，看後如何照應。

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寧夏，往來燕趙間，馳騁。遊獵，頗任俠自喜。方遼左多事，爲詩歌多憤懣激烈。

○堯峯文鈔「騁」作「騎」。○堯峯文鈔無「方」字。○堯峯文鈔無「爲詩歌多憤懣激烈」八字。

摘曰：此處先提爲詩歌，看後作何層次。

聞於諸邊帥，爭欲延致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

○堯峯文鈔無「聞於」二字。○堯峯文鈔「致」作「入」。

摘曰：「之門」二字可省。

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

摘曰：古人用占，必述繇辭以解釋，從無云云之文。

先生愀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尚其事乎？吾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卽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

○堯峯文鈔「卽」下有「謝」字。

摘曰：金先生非關係保明之亡與不亡之人，提此句無謂。當云「是時明季多故」云云，接下文便順。

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

摘曰：「深詔」何不云深歎！

先生幼嗜學書，小楷師曹娥碑，行書師聖教序，悉有法度，

○堯峯文鈔此句作「先生幼即以黃書弄墨。」

摘曰：既一一師前人矣，又云悉有法度，意重語贅。

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詞。

摘曰：前段已提出爲詩歌，此處又云兼工詩古文詞，一事兩見，略無章法，敘次且較量而論，詩古文爲重，書法爲輕，當從詩古文出兼書法，不當從書法兼詩古文，輕重失衡。

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文來詣者，相次不絕。里中窶人子，手不持一錢，亦日夕踵門求先生書，先生欣然應之，不少厭也。以是人間碑版，旁及僧坊酒肆，頽垣壞壁之間，率多先生筆。

○堯峯文鈔「若」下有「詩」字，「詣」作「請」。○堯峯文鈔「人間」作「三吳」。○堯峯文鈔無「頽垣壞壁之間」六字。

摘曰：僧坊酒肆，頽垣壞壁，皆有金先生筆墨，可謂辱矣！何足以爲夸詡乎？

得之者爭相誇示以爲幸。間喜畫樹石，皆蕭疎有致，其墨梅最善。吳人尤傳寶之。

○堯峯文鈔「善」作工。

摘曰：倏敘書法，倏敘詩古文詞，倏敘畫，錯亂絕無章法，絕無筆力。從善書兼詩古文詞，合敘詩古文書法，又敘善畫，加一間字，又加一尤字，虛字俱下得無謂之極。

先生既嗜書，平居繕錄經籍祕本，及交遊文稿，凡數百種，皆裝潢成帙，皮置膝鏤惟謹。

○堯峯文鈔「嗜」作「善」 ○堯峯文鈔「及」作「以迄」

摘曰：凡數百種下，只云「收藏惟謹」足矣，何必連用裝潢下八字，直是笨伯！

予嘗走詣先生，老屋數間，塵埃滿案，與客清坐相對，久之，自起焚香淪茗，出其書畫與所錄本娛客而已。○

○堯峯文鈔「出」字上有「稍」字，「本」作「者」。

摘曰：「清坐」二字俗，且似小說；此段總是爲吳下一清客寫照，豈起手樂天知命注腳乎？

余嘗論之：

摘曰：下此四字在篇中間，是何章法？是何波瀾？

以爲先生非忘世者也。既已遭逢不偶，浮沈流俗，凡其邁往之性，磊落軒昂，嶄突兀之氣，未及剗洗，方抑抑無所發舒，○不得已寓之書畫間。吳中後生晚進，高談賞鑒，○徒知先生○書畫之工，且竟欲求之筆墨蹊徑之外，○俱未爲知先生者也。○

○堯峯文鈔自「浮沈流俗」起至「方抑抑無所發舒」改爲「積其激昂奇偉之材，與夫輪囷結轆，傲兀不平之氣，訖於暮年而剗削未盡。」 ○堯峯文鈔「暨」下有「者」字。 ○堯峯文鈔「知先生」作「歎其。」 ○堯峯文鈔無「竟字」，「求之」作「求諸」，「外」作內。 ○堯峯文鈔無「者」字。

摘曰：此段是拓開進一步說，故云未爲知先生者，看他下文如何是知先生處。

其知先生者，則謂先生所學遠於古人，而又超然有自得之致，可謂知之矣，而迄未盡也。○

○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此段仍是未知先生，然則知先生正面在何處？再看下文。總是支離，全無筋節，「而迄未盡」一語，尤為混混。慣用迄字，何也？

先生性好山水，暇即命友泛舟，嬉遊虎邱靈巖間，遇一二方外士，與之談笑竟日，視日稍晏，輒僕被宿其廬以為常。○年踰七十，數乞知交，賦生輓詩，引陶淵明自祭文為喻，蓋其風流雅趣如此。

○《龜峯文鈔》無「性好山水」至「宿其廬以為常」諸語。○《龜峯文鈔》無「隱」字。○《龜峯文鈔》「數乞知交」作「徧乞常所往來者」。○《龜峯文鈔》「喻」作「說」。

摘曰：此段是知先生正面。上文兩段，翻駁而下，當一層進一層，翻出正面，筆力見長，全在於此；及至此段，全是一清客身分，是一層下一層矣。隨手擲出，毫無文理。汪君之意，不過以風流雅趣四字為知先生盡頭處正面語。然此四字，乃是吳下坊間淫詞褻像封面招牌語也；可醜極矣！此篇入手以大易樂天知命歸重先生，乃全篇終始無一字申樂天知命語意，總結以風流雅趣市井小說之談為全文結穴，想其擲管時，是何肺肝！

嘗有學使者慕先生，欲招致之，不可得，因歎曰：「清真絕俗，雖古之沈冥不過也。」○壽及卒，葬日月子女云云，不錄。先生篤于孝友，居喪，手書孝經數百本，以乞人撫愛仲叔兩弟，晚而自號耿菴，又嘗額堂名曰孺宜，以志之。

○《龜峯文鈔》「生」下有「名」字。

摘曰：此文中間，一曰幼嗜學，又曰喜畫樹石，又曰既嗜書，繕錄經籍，又曰先生性好山水，直至末方云先生篤於孝友，敘先生性情，毫無局構，錯亂前後，位置不倫，尙得謂文有法耶？

嗣後先生次子侃，亦善承先生意。

◎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亦字是何文理？豈文中先有一人善承耶？

吳中數相稱述，以爲先生積善之報也。◎

◎堯峯文鈔無此節。

摘曰：篇中並無一字敘述善如何積，如人世造福等事，篇終入「積善之報」四字作大結，真堪噴飯，醜極矣。篇不成篇，句不成句，字不成字，段落不成段落，汪君平時開口便言作古文有法，想彼法應爾爾耶？予甚哀之，爲之太息。

文章病院 中學生雜誌

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 (1) 佚名

——紀念本報六十週年——(2)

(1) 這樣一個標題，意義未免含混。解作「今後申報所努力的工作」固然可以；把「工作」認爲動詞，把「努力的」認爲加到「工作」上去的副詞，解作「今後申報努力地工作」也未嘗不可以。要避免含混，一個「所」字是不能省的。

(2) 舊時詩詞，「秋夜寄某某」，「春望示某某」一類的題目頗多。文篇取題也有用這種方式的，蘇軾的「稼說送張琥」便是；現在作文，若取這種方式的題目，下一語往往另行書寫，首尾加一直線，像這裡的形式。這下一語是說明本篇的作用的。如「秋夜寄某某」就是說秋夜這一篇是寄贈給某某的；「春望示某某」就是說春望這一篇是給某某看的；「歌德略傳」爲歌德

逝世百年紀念而作」(申報月刊第一卷第二號)就是說歌德略傳這一篇是爲歌德逝世百年紀念而作的。依此類推，這裏這樣寫着，不是說「今後申報努力的工作」這一篇是「紀念本報六十週年」的文字麼？但統看全篇，卻是說的把「工作」來「紀念本報六十週年」可見加上了一語，反而使題目與文字內容不一致了，還是不要加上的好。

今年爲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年。爲本「老當益壯」與「自強不息」之旨，謀本報之進步，曾擬定新的工作方針，於去年九月一日日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宣言中鄭重宣示於國人之前。(1)

(1)凡數句的主格是同一的事物，後面的幾句主格可以從略。如「我跑去看張三。坐在他的書室裏談天。又翻看他的藏書。」在後的兩句主格也是「我」，所以從略。倘若前後兩句主格不同，後一句的主格萬不可省，省了就把後一句的述語聯屬到前一句的主格上去，這是說話作文的重大錯誤。這裏第二句是很長的句子，中間並沒有主格。人家看了就會想：因爲主格與上一句的相同，所以省去了。但上一句的主格是「今年」，「今年爲本「老當益壯」與「自強不息」之旨……」這是多麼可笑的話。必須把主格「本報」或「本報同人」點清，纔沒毛病。

「爲」字是多餘的。「老當益壯」指人而言。報紙無所謂「老」。且「自強不息」已經含有「老當益壯」的意思。多用一個「老當益壯」效果並不增多，反而有用語不貼切的毛病。這一讀若改爲「本報同人本「自強不息」之旨」就妥當得多了。

第一句說「今年爲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年」第二句裏又說去年九月一日已刊布過「本報六十週年紀念宣言」到底那一年是六十週年呢？凡說話作文，第一要教人家明白你所說的你所寫的。像這樣兩句話裏就來一個矛盾，簡直教人家糊塗了。

在此宣言中會有說：「在今後繼續展開之新史頁中，本報應如何以肩荷此社會先驅與推進時代之重責？如何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如何使我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是則本報同人在六十年後之今日所鄭重深自體念，

而不敢絲毫放鬆者。」(1)又說「以積極之行動，努力於本報之改進，努力於應負責任之實踐，不推諉，不畏縮，盡我棉薄，期有以自效。」同時并揭舉介紹科學新知，指示世界經濟轉捩情勢，探究社會問題，代表公正輿論，引導並扶掖青年，研究邊疆問題，鼓吹移民殖邊，陳述國際政治之情勢等項，爲今後努力之鵠的。(2)

(1)「宣言中會說什麼什麼」通的，「宣言中有什麼什麼的話」也通的，惟「宣言中會有說什麼什麼」不通。爲什麼呢？因爲犯了文法上的一條規律：一句裏不得有兩個主要動詞。——「有」和「說」都是主要動詞。

若說「應如何肩荷……重責」，多少明白；這里多用一個「以」字，反而累贅了。「社會先驅」和「推進時代」同是「重責」的形容語，而語式不一致，也是毛病。試依這個方式說「某君有革命領袖與打倒軍閥的大功」，同樣可笑。若把前一語改作「改造社會」，或者把後一語改作「時代前鋒」，雖然近乎濫調，可是像一句話了。

「本報應如何……」三語，從語氣看，是公用「本報應」三個字而把後面兩語的「本報應」省去的。若給它補上，則後面兩語就成「本報應如何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本報應如何使我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一種報紙怎麼便能「使」社會進入合理的常軌？怎麼便能「使」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這未免把自己的力量看得太偉大了。若把前一個「使」字改作「輔導」，把後一個「使」字改作「促進」，就比較得體。如果原意想說後面的兩語是「本報……肩荷……重責」的目的所在，那末後面兩語就用不到「如何」，這三語應該這麼說：「本報應如何肩荷……重責，使社會進入合理之常軌，民族臻於興盛與繁榮。」「興盛」和「繁榮」實在沒甚差異，這里並舉，只有湊成五個字，使字數與前一語的「合理之常規」相等的作用而已。單顯形式，不問實質，在說話作文也是毛病。

「本報同人在六十年後之今日」，這是什麼話？執筆者倘若仔細一想，也必將失笑。「六十年」的前面怎麼能省去「本報

創刊」四個字呢？「鄭重深自體念」也累贅得可以去掉。「鄭重」在「深」字裏也就兼包「鄭重」的意義了。

(2) 凡列舉許多事項，第一宜辨別輕重，重的在前，輕的在後；第二宜以類相從，把性質相近的排在一起。爲什麼要這樣呢？希望聽說話看文字的人理解得不含糊而已。若用這樣的標準來看這一句，可議的地方就不止一處了。「介紹科學新知」並不是日報的首要責任，爲什麼排在第一項呢？「代表公正輿論」似乎是日報的首要責任，爲什麼不排在第一項呢？「指示世界經濟轉捩情勢」和「陳敘國際政治之情勢」似乎應該「相從」的，又爲什麼把牠們隔離得遠遠呢？

然而，不幸，在此一宣言發表後第十七天，震撼世界的九一八東北禍變即突然爆發，隨後，一二八上海之戰又接踵而作。大難臨頭，舉國憂憤惶恐，都集中力量於抗禦當前的大敵。因此，上述的努力計劃，亦隨之而暫時擱置，至今還不曾開始進行。(1)

(1) 這裏「上述的努力計劃」必須點明屬於誰的；現在不點明，因爲上面一句的主格是「舉國」，這「上述的努力計劃」也就屬於「舉國」了；不又是「張冠李戴」麼？說「至今還不曾開始進行」，便有嫌其擱置過久的意思，而前面又說「暫時擱置」實是矛盾。「暫時」兩字應刪去。

從去年到今年，舉國紛紛擾擾，不可終朝，而國難依然是「原封未動」。(1) 本報同人從而覺悟到欲謀打破國難，不在於空口的叫囂，亦不在於無意識的盲動，最重要的是在於「各盡其責」，在於實際的「做」。(2) 爲謀「盡責」，所以本報決去年所宣示於國人的計劃，以「實際做」的精神，從今開頭，逐步促其實現。

(1) 「原封未動」是不增不減，沒有什麼動靜的意思。執筆者「從去年到今年」如果每天看報紙，就會知道把「原封未

動」用在這里是絕對不適切的。

(2)說「不在於什麼什麼，」在「在於什麼什麼，」中間須用轉接連詞。這里如果把「最重要的是」五個字刪去，換上一個「而」字，何等乾淨明白。

一、在編排方面，務使新聞與廣告兩相配合，力求明顯醒目。

二、國外通訊，如歐洲、美國、蘇聯以及華僑，尤其是日本，務儘多刊載有系統之通訊。(1)

(1)這一句通體不成話。凡說「如什麼什麼，」總是對於上一語的注釋；如「荒蕩的事情，如賭博，逛窩子，」如「賭博，逛窩子」就是對於「荒蕩的事情」的注釋。這里「如歐洲……尤其是日本」豈是「國外通訊」的注釋？又，凡注釋語不妨刪去，刪去之後，全句意義不改；如「荒蕩的事情，如賭博，逛窩子，能不幹最好，」若把「如賭博，逛窩子」刪去，意義還是一樣。這里把「如歐洲……尤其是日本」刪去，便成「國外通訊務儘多刊載有系統之通訊，」試問這是什麼意義？

既稱「歐洲」又舉「蘇聯」「華僑」並非地名或國名，而與「歐洲」「美國」「蘇聯」並列，這些都是論理上的錯誤。

揣測執筆者的原意，這一句應該是這樣的：「國外通訊務儘多刊載歐洲……方面的有系統的消息。」執筆者太不注意於造句，寫來就不成話了。

三、國內地方通訊，力求普遍，於各地方的民生疾苦政治經濟情況，務求其能有系統的記載，東北失地現狀，

尤為注意。(1)

(1)如果說「國內地方通訊欄刊載各地消息，力求普遍，」或者說「本報採用國內各地通訊，力求普遍，」都行；惟說「國

內地方通訊，力求普遍，「意義不明白。」

這一句前面說「力求」說「務求」都表示對於國內地方通訊欄的期望，而未了的「東北失地現狀尤為注意」卻是述說已然情況的語氣，這就破壞了全句的統一了。末了兩語應作「而於東北失地現狀，尤求其能深切注意。」

四、每週星期一就商業新聞的篇幅，編經濟專刊一種，詳誌一週內國內外的經濟上的變動，並編製各種重要統計。(1)商業新聞也逐步加以改善，務使其能為大眾閱讀。(2)

(1)「經濟專刊」「詳誌一週內國內外的經濟上的變動」這是明白的；「經濟專刊」「編製各種重要統計」就不明白了。「經濟專刊」怎麼能編製統計呢？「編製」應改作「刊布。」

(2)「務使其能為大眾閱讀」一語，講得明白點，就是「務使它能夠被大眾閱讀」多少拗強。應改作「務使其適於大眾閱讀。」

五、自由談雖說只是一種副刊，但為調和讀者興趣，關係也很重大，今後刊載文字，約分長篇創作，短篇世界著名小說譯述，科學的故事，世界風土記，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以及幽默文字等，並時常舉行有興趣的民意測驗或懸賞徵文，務以不違背時代潮流與大眾化為原則。(1)

(1)第一語多一個「說」字，誰「說」呢？「自由談雖只是一種副刊」就行了。

第二語說「但為調和讀者興趣」這和說「但為調和讀者興趣起見」相同，不過把「起見」兩字省去了。凡「為……起見」總是副詞語，如「為鄭重起見，我把這篇文章讀了三遍，」「為鄭重起見」便是關係到「讀」字的副詞。語試問這裏的

「爲調和讀者興趣」是關係到那一個動詞的副詞語呢？原來這個「爲」字是用錯的，若把「爲」字改作「足以」兩字，就通順了。

單舉「長篇創作」似乎不載「短篇創作」了，而十二月份的自由談卻明明有「短篇創作」。若說這原是「約分」，盡舉是不可能的；那末，執筆者單注意了「約」而忘記了「分」了。要「分」必須「分」得清楚；「分」不清楚又何用「分」呢？

「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一語意義含混；是婦女和兒童所作的小品文字呢，還是講到婦女和兒童的小品文字？

「不違背時代潮流」是講得通的。「不違背大衆化」什麼意思呢？對於「什麼什麼化」根本就無所謂「違背」。「不違背」試看，「違背官僚化」成不成話？「不違背貴族化」成不成話？若說「不違背大衆化的原則」那就行了。爲什麼行因爲這樣說時，「大衆化的」便是「原則」的形容語；而對於「原則」是可以說「違背」「不違背」的。但是「務以不違背時代潮流與大衆化的原則爲原則」語句又太拖沓了。

六、讀者通訊一欄，於一二八後因篇幅縮小暫停，現重行恢復，改爲「讀者顧問」。(1) 凡關於政治、經濟、法律、職業、婚姻、家庭、教育、農村、自然科學、醫學、社會等問題的質疑，都由專家分別作答。

(1) 報紙上減少一欄，應說「廢除」或「撤去」；若是暫時的事情，可說「暫撤」。先前「暫撤」現在「恢復」，正相呼應。這里卻說「暫停」很不切當。

七、本埠增刊亦添刊長篇小說及店員通訊兩欄，每週星期日即就增刊篇幅，出版「業餘週刊」一種，以引起一般工友店員學徒的讀報興趣，灌輸以各種常識，並改善其業餘生活。(1)

(1) 揣測原意，大概說出版「業餘週刊」以引起一般工友店員學徒的讀報興趣；就在這「業餘週刊」上，把各種常識灌輸給他們，他們有週刊可讀，有常識可得，他們的業餘生活就改善了。原文並不會把這幾層意思說明白。

八、本埠增設流通圖書館一所，選購各種民衆常識應用的圖書，凡市民都享有借書的權利，并力求借書手續上的便利。(1) 以此直接推進民衆教育，間接亦即所以促進一般人業餘生活的改善。(2)

(1) 什麼叫做「民衆常識應用的圖書」？只須略一尋思，便覺不成意義。老實說「關於常識的圖書」豈不好麼？就意義看，末語應另成一句，改作「對於借書手續，力求便利。」因為這是另一件事，不能用一個「并」字同上面的「凡市民都享有借書的權利」連起來的。

(2) 「直接」「間接」用得無謂。試對調一下，說「直接促進一般人業餘生活的改善，間接亦所以推進民衆教育。」又何嘗不可。這就足以證明「直接」「間接」是浮辭了。

本條與第十、十一、十二各條所說的都不是報紙本身的事情，應歸聚在一起，說明這些是日報以外的的工作，以清眉目。

九、增添各種附刊，如電影業已附送；如經濟、業餘、建築、衛生。十二月起即可出刊；還有教育、國貨、科學等亦將次第出版，都隨同本報分贈外埠，或僅限於本埠，務使讀者各就所好，獲得其所需求的知識和資料。(1)

(1) 「如電影」一語應作「如電影週刊」；否則應把「電影」兩字括在引號裏，表明這是一種附刊的名稱。若照原式，「電影業已附送」人家要在報紙上尋電影看了。以下從「經濟」到「科學」都犯同樣的毛病。

「出刊」大約是執筆者自鑄的新詞，這個新詞頗費解。

「都」字包括一切，「或」字標舉一部分。既說「都隨同本報分贈外埠」，又說「或僅限於本埠」，這是絕大的矛盾。原意如果是有些附刊也贈給外埠讀者，有些附刊單贈給本埠讀者，那末這兩語都應該用「或」字，作「或兼贈外埠，或僅限於本埠」。

「資料」一詞很不明白。如果有一個讀者說：「我所需求的資料是柴和米。」他能從這些附刊上「獲得其所需求的資料」麼？這不是笑話；從這一個例，就可見「資料」一詞用得^不妥當了。

十、申報月刊現已創辦半年，月刊的貢獻，是申述論斷國內以至國際間現實政治經濟的情況，並指陳其動向，以補日報之不足。

十一、申報年鑑正在編印中，明年三月即可與社會人士見面（現已開始預約。）年鑑綜集一年來我國內政治經濟以至社會的主要事實，加以系統的敘述，附以各種重要的統計。每年出一鉅冊，即不啻為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1）

（1）凡「……為……」的句子，差不多是算學上的等式，上面的部分必與下面的部分相等。如「人為動物」，「剝削別人為不道德之事」，「人」等於「動物」，「剝削別人」等於「不道德之事」。這里「每年出一鉅冊」是一件事情，「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是一件東西，無論如何等不起來；而用「即不啻為」使它們發生關係，這是重大的語病。若說「每年所出的年鑑即不啻為我國國情逐年的信史」，那末，年鑑是一件東西，信史也是一件東西，用「即不啻為」使它們發生關係，就說得過去了。

十二、從去年起，本報已聘請專家從事編著我國內空前的精詳地圖，其實，此種材料早由各專家歷十餘年之長久歲月，搜羅測繪，現正在印刷中，明年即可出版。（1）此外復聘請國內統計專家，編譯德國最近

出版之世界社會經濟統計圖，並搜羅國內最近可靠的材料，加編關於我國方面的各種重要統計，共有統計圖百餘幅，說明數十種，目前正在努力編譯中。

(1) 這一句開頭說「從去年起，本報已聘請專家從事編著……地圖」可見編著地圖是「從去年起」的，而後面又說「早由各專家歷十餘年之長久歲月，搜羅測繪」雖然加上一個「其實」誰能承認這是一句前後一貫的話呢？其實，要說明專家的不同尋常也有辦法的：如果說「各專家對於編著地圖，都積有十餘年的經驗，搜羅測繪，特別精詳」這樣，就不很體面了麼？以上十二項，即為自十二月一日後本報第一期的努力計劃。(1) 自然，這還只是本報努力的開頭。(2)

(1) 「以上十二項，即為自十二月一日後本報第一期的努力計劃」而「申報月刊現已創辦半年」了，這又明明是一個矛盾。

(2) 「第一期的努力計劃」當然是「努力的開頭」何必說呢？這一句若作「自然，這只是本報努力的第一期」就比較有一點意義；因為這樣說了，言外的意思就是「還有努力的第二期第三期在後頭呢。」

本報同人認為新聞事業為推進社會最有力的工具，尤其本報以六十年悠久的歷史，每日讀者至少在百萬人以上，更無異於為社會一架偉大的教育機器。(1) 如何運用這架機器？如何使這機器發生偉大的力量和偉大的效能？當然，絕對不是本報少數同人所能勝任，而是需要着社會大眾的偉力加以推進。(2)

(1) 「認……為……」是他動詞，目的格帶補足語的語式。這里第一語作「認新聞事業為……工具」就行了，前面的「為」字是多餘的。「新聞事業」若改作「新聞紙」就與第二語的「本報」呼應了；因為「本報」只是「新聞紙」，「本報

同人幹的」纔是「新聞事業。」

上面說「本報以六十年悠久的歷史，」下面卻說「無異……教育機器，」話語就不接氣了。原來「以」字是用錯的，應作「有」字。本報歷史悠久，讀者衆多，尤無異於偉大的教育機器，還不是很通順的話麼？

「甲無異於乙，」通的。「甲無異於爲乙，」成什麼話？據此可知末一語的「爲」字又是多餘的。

(2) 執筆者用「是」字往往不得當。這裏的「是」字又是多餘的；有了「需要」作主要動詞，就不能再有一個主要動詞。「是」了。動詞下面加上「着」字，所以表示這動作正在進行中；這裏的動詞「需要」並無時間關係，加上「着」字是錯誤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報紙亦無異於社會一架放音機，傳達公正輿論，訴說民衆痛苦，也正是報紙所應切實負荷的使命。然而此一使命是否能忠實負荷，當然也不僅在於少數本館同人，而尤其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1) 因此，在努力工作的開頭，本報謹以十二分之虔誠，企待社會大眾的扶掖與指導。(2)

(1) 「而尤其需要……」上面短少了一語；必須先說「需要什麼什麼人的幫助，」「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上面纔加得上「尤其」。

(2) 這一句是總結了上一節說「需要社會大眾的偉力加以推進，」本節說「需要政府的愛護與扶掖，」那末結句應該是雙承的；而這裏只「企待社會大眾的扶掖與指導，」把政府拋荒了，這不能不認爲章法上的毛病。

初級中學國文教本(1)編輯條例(2)張弓

(1) 照正書第一頁及目錄的第一行，這書的書名是「(初級中學教本)國文」(括弧內的字用五號字排，國文兩字用

二號字)版權頁上也是如此,但畫面上卻寫作「初中國文教本」這裏又排作「初級中學國文教本」未免使人疑心到這「編輯條例」是借用別一部書的,其實祇爲了寫的時候稍微粗心,沒有注意到一部書的書名應該統一罷了。倘使把這八個字完全刪去,既免累贅,也不會使人疑心不是這書的「編輯條例」似乎一舉兩得。

(2)在一部書的開頭,由編著者自己說明編輯的體例,普通大概稱爲「凡例」就是「發凡起例」的意思,也有稱爲「例言」「編輯大意」或「編輯旨趣」「編輯要旨」等等的,但從沒看到寫作「編輯條例」的例子,有之,便從這書起頭,大約因爲「條例」這兩個字,近來已經用做法規的名稱,如現行公司法,從前就稱爲公司條例;其他在法令書上,這些例子很多。這「條例」兩字,意思是當作有條文的例規解,和那發凡起例之凡例,是不能混同的。如果「凡例」可用「條例」來替代,那麼「章程」「法規」也都可以用了。

第一條, (1) 旨趣 —— 編輯旨趣, (2) 定有 (3) 次列三項:

(1) 用「第一條」「第二條」的字樣,的確合乎「條例」的公式;或者因爲如此,纔稱爲「條例」的。然而這「條例」並不是預備供人引用或遵守的,所以無須這樣鄭重。普通祇用「一」「二」「三」「四」來標明順序,或者每條上面都標個「一」字;省去「第」「條」等字,不但簡截,也可免得與法規章程的形式相混。

(2) 旨是主旨,趣是趣向,這兩字本可包括全文,如第二條以下,都無非說明編輯的趣向,現在限定於第一條,已嫌不妥。下面重述一句,再在「旨趣」上面加「編輯」兩字,難道還怕人疑心他這旨趣不是編輯此書的旨趣不成?

(3) 「定有」兩字的不通,和第一篇「在此宣言中曾有說」的「有說」相像,同是犯了文法上一句裏不得有兩個主要動詞的規律。但比第二篇更甚。照執筆者的意思,應該寫作「我所定的編輯旨趣,有次列三項」或者說「次列三項,是我編輯本

書時所決定的旨趣，「定」和「有」是該分在兩處的，合在一起，固然錯誤，而且實際上說了等於不說。因為下面既然分列甲、乙、丙三條，把這兩句省去，讀者早已一望而知，看出那「甲」「乙」「丙」就是他的旨趣了。添這兩句，不但累贅不堪，於讀者沒有絲毫幫助，反鬧出許多笑話來。

甲 以培育(1)初級中學學生(2)「敬己」(3)「愛羣」「創新」(即廣義的藝術的革新的精神(4))的態度(5)為中心。

(1)「培養」是習用的詞，把「養」字換成「育」字，便覺生硬異常。大概在執筆者以為育字的意思與養相等，「培養」兩字太熟，換了「培育」或者比較典雅。其實像這類的字本可不必換，有時竟不能換。如「教育」倘換作「教養」，意義就完全不同了。

(2)這書本來編給初級中學學生用的，在書名和本文題目上，也早經標明了「初級中學教本」，這裏和下文用了許多的「初級中學學生」字樣，未免太笨。倘用「讀者」兩字來代替，可以乾淨得許多，看的人也不至於會不明白。

(3)「敬人」「敬神」「敬事」都是習見習聞的，在論語裏，也只有「修己以敬」的話。這裏的「敬己」究竟應該怎樣敬法；對於初級中學學生，是否應該「培育」他們「敬己」的「態度」；而且是否可以從國文教本上「培育」起來；這些都是疑問。

(4)在這括弧裏面的句子，至少可以有四種讀法：

(甲) 廣義的
藝術的 } 精神
革命的

(乙) 廣義的 } 藝術的
革命的 } 精神

(丙)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 (丁)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

但是無論照那一種讀法，都是不通的。「廣義的精神」固然沒有這樣東西，「藝術的精神」又是什麼？「廣義的藝術」便連演劇、唱歌、圖畫、跳舞都包括在內，國文科的範圍未免太廣。而且「創」是動詞，「創新」就是「創造出新的事物」來，乃是一種動作，「精神」是名詞，兩者之間，怎麼可以用同於等號的「即」字連接起來？

(5)「態度」依商務印書館辭源的解釋：「儀觀也；言人之狀貌舉止也。」分開來講，態是狀態，度是風度，都是一時表現在外面的東西。所以我們說這人的態度謙遜，態度傲慢，是可以的，說這人的態度「敬己」，態度「愛羣」，態度「創新」，便覺不通。若說這人的態度是「廣義的藝術的革命的」精神，更屬不知所云了。因為「敬己」、「愛羣」、「創新」都不是一時的外表的事，不能表現在狀態風度上面的。這是「態度」兩字用得不當的第一點。還有一點，就是「態度」上面所用的動詞「培育」兩字，連起來說，是「培育」……「態度」尤其不妥。「態度」怎樣可以「培育」呢？凡是可以用培育的東西，都是比較的有永久性的，而「態度」卻如上面所說是一時的、外表的，便非「培育」所能爲力了。

乙 略略(1)表示「人間的真味」(2)「民族的特性」及「文章的美境」(3)以助初級中學學生之(4)

「味識人間」(5)「鑑賞書籍」(6)「創作文章」(7)期其人生可漸趨於「深化」(8)「淨美化」(8)

(1)「略略」兩字，未免太客氣了。如果以「表示」……爲編輯旨趣，很應該「充分表示」纔對。即使實際上祇能辦到「略略」或者連「略略」都辦不到，但在編輯的當兒總不能不抱定要「充分」的決心。否則主意如果真是在乎「略略表示」，倒不如不打算表示的好。

(2)「人間的真味」是甜？是苦？是酸？編者究竟用什麼方法來表示呢？從以後編者在所謂第一二組的「組序」裏「人間

的「真愛的香味」、「費宮人之因「忠味」而拚命救公主」等話揣摩起來，似乎所謂「真味」意思是作「真情至性」解，但味字的這樣用法，真可算得「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3) 境是境界，境地，所謂「文章的美境」便是文章的美的境地，像這樣的新名詞，非有「創新的態度」者決不能創造的。「人間的真味」三句，每句五字，中間都用一的字，在句法上的確能够表示整齊的「美境」，可惜正因為要求齊整的緣故，便不恤硬造名詞，弄得看的人莫名其妙。整齊則整齊矣，其如不通何？

(4) 上面用了許多白話的「之」字，這裏忽然用起文言的「之」字來，已經使人覺得不倫不類。然這還是小病。最大的病，是下面的「味識」「鑑賞」「創作」都是動詞，上面不應該再加連詞的「之」。要使這句子成爲通順的句子，「之」字是應該省去的。

(5) 「味識」大概是從「真味」來的，在味字下面再加一個識字，大約要學生識得「人間」的味道。然而把「人間」像豬羊般的宰了來嘗味道，似乎祇是食人的野蠻民族裏會有，在中國怕有點不适宜罷。

(6) 「鑑」是鑒察，「賞」是「賞玩」，拿了書籍來鑒察賞玩，是喜歡講究版本的古董家所做的事，初級中學學生爲什麼該幫助他們去做古董家呢？原來的意思不過是「閱讀」，爲了要求新鮮的緣故，纔弄出這樣的笑話來了。

(7) 這句的本意，原來祇是「作文」兩字，因爲要和上面兩語相稱，纔叫他硬湊成了四字。但「文」變成「文章」，還沒什麼妨礙；「作」變成「創作」，卻是大大的笑話。因爲「創作」祇限於小說、戲曲等文學作品的稱謂，而且多半當作名詞用，意思是表示「獨創之作」，如果我們寫一篇「貓說」「狗說」「張良論」「遊公園記」之類，也稱創作，那便遍天下都是文學家了。倘使把創字改爲寫字，一樣是四個字，卻妥當的多。

(8) 如果把「深強化」「淨美化」這六個字，改成了「深化、強化、淨化、美化」，雖然一樣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卻還可像一

句話。現在這樣一來好像「深強化」之外還有什麼「淺強化」、「淨美化」之外還有什麼「污美化」似的。豈非「笑天下之大話」？其實這「期其人生」一句本來是贅瘤，句的本身已經是犯了病。因為助學生讀書作文，未必一定使他們人生的什麼化，而且讀書作文的本意，也不必定要人生什麼化。如果把這句割去，既可「淨化」也免得鬧笑話了。

丙 用輔導方法，使初級中學學生自己能獲得門徑，高興踏實治學。(1) (讀「文」作「文」體察「人間」) (2)

(1) 上面的三項裏面，這一項要算毛病最少了。但上面有些句子，多是犯了「魯廕雖短續之則憂」的病，這「高興踏實治學」一句，卻又犯了「鶴廕雖長斷之則悲」的病。因為這句子本應該寫作「高興與腳踏實地的去研究學問」，一經縮短，便兩古與異常，使看的人莫測高深。這是外病。還有「治學」兩字大大的內病。因為「治學」是專門學家所用的功夫，初級中學學生年齡不過是十三四到十六七，根本談不到「治學」兩字。執筆者或者也會想到這一點，所以趕緊在下面用「讀「文」作「文」體察「人間」」來注解，然而這些決不能算是「治學」，「治學」也決沒有這樣容易。而且要說腳踏實地的讀文作文，也不成爲一句話。

(2) 兩個「文」字和一個「人間」，都加上了引號，是很可怪的。「體察人間」雖比「味識人間」高明得多（讀文作文當然更比「鑑賞書籍」「創作文章」高明）但意義仍然沒有完全。

第二條標準 (1) —— 精選 (2) 材料 (3) 依據左列 (4) 六準 (5)

(1) 一看到這「標準」兩字，幾乎使人莫名其妙。因爲本題是「編輯條例」，照理這「標準」便是編輯的標準了。編輯標準與編輯旨趣，又有什麼重大的分別？但看到下面，纔知道這標準說的是選材的標準。既然是選材的標準，着重點便在選材而不在標準。通俗的說，所謂選材的標準，就無異於說「怎樣去選擇材料」。倘使把「怎樣」當作標題，豈非大大的不通？「標準」兩

字的不能作為標題，正與「怎樣」相仿。

(2) 上面的「略略表示」太謙；這裏的「精選」又太誇了。不但太誇，而且和下句不相連接。因為既憑着「六準」去選材料，應該合準便取，不合準便不取；除了合準之外，無所謂精與不精。所以精字除了「誇大」之外，還可以說是不通。應該改為「選擇材料」或「選材」纔好。

(3) 「材料」兩字，粗看似乎還通。因為書名既然是國文教本，裏面的材料當然便是文章了。但和下面連看起來，便顯出大的不通。如「內容」說的是文章的內容，如果用了「材料」兩字，那麼便成為「材料的內容」了。他如「材料的藝術」「材料的問題」「材料的深度」「材料的篇幅」等等，都是大不通而特不通。因為文章固然是材料，材料卻並不專限於文章，所以不能完全替代的。

(4) 第一條「次列」這裏改為「左列」意義雖然一樣，但這些地方是應該統一，不應該錯綜的。

(5) 「六準」當然是說六項六個或六條標準，但把兩個並立的第一個「標」字省去，未免太簡括得不成話。試問把第一條的那一句改為「定有次列三旨」（或「三趣」）也可以說是通的麼？執筆者所以要這樣簡省，無非希望和第一條的字句勻稱，因而有這「削趾適履」的笑話。

甲 內容合於本書中心旨趣(1)

(1) 所謂「本書中心旨趣」大約是指第一條的甲項而言。但如所謂「略略表示」「人間的眞味」「民族的特性」等都是旨趣中重要的部分，在選材時也應該注意到的。所以「中心」兩字可以省去。又此句在句法上尙未完全，須在句末加一個「者」字或「的」字纔妥。以下乙項到戊項都是如此。

乙 「藝術」(1)優美(2)(3)足供品賞(4)

(1)甲項的內容二字未加引號，在乙項與戊項，前兩字都加引號，己項又無引號，形式不統一尙在其次，引號的無謂，卻覺可笑。因爲「藝術」等等，都不是特種的詞，並無加引號的必要。

(2)「藝術」的含義，直把文章包括在內。因爲文章也可以說是藝術的一種，在勢本不能和文章並行。現在照這句法看起來，簡直是說文章的藝術優美，把藝術附於文章，其錯誤就在不知道「藝術」和「技術」兩字的分別。

(3)如果「藝術」是「技術」的錯誤，那麼「優美」兩字便屬不妥。因爲技術只有巧拙之分，並無美醜可言。

(4)「品」是品評，「賞」是賞鑒，這些事在初級中學學生似乎太早計了。

丙 「問題」(1)切於現代中國青年(2)的思想生活(3)

(1)照上文，這「問題」應該是材料的「問題」或文章的「問題」，但「材料的問題」究竟是什麼東西呢？如果是指編者所提出的習題，即後面所謂「組題」，卻又不該放在這一條下面。推想起來，大約是說那所選文章裏面所涉及的問題。但一句一詞，定要使人不可捉摸，至於如此，其文章之成爲「問題」也可想而知了。

(2)初級中學學生，照年齡而論，至多祇能稱爲「少年」，有許多簡直還是「兒童」，「青年」兩字，用得不當。

(3)「思想生活」是「思想」和「生活」呢？還是「思想的生活」呢？在這句裏，既省略了「和」字，也不會在思想下加一逗點，應該作後者解。然而無論用思想來作生活的形容詞，或把生活附屬於思想，都是不通的。

丁 「深度」(1)適合於初中(2)各年級之學力(3)

(1)「深度」大約是指文章的深淺，但「度」字大不妥當。因爲凡是用到「度」字，一定須有尺寸可以量度的，如「高

度」「長度」「溫度」等，無不可以用數字表示出來，即如說河的深度，也可以用尺寸來量。然而文章的深淺，只是一種借喻，實際上究竟用尺寸量不來的。所以這「度」字也便不能用了。

(2)「初中」又是贅詞，因為這書本來指定初中用的，當然不會混到小學或高中去，便不必用「初中」兩字來限制了。

(3)說「各年級學生之學力」是通的，說「各年級之學力」便不通。因為學生纔會有學力，年級並不是人，怎麼會有「力」

戊 「篇幅」不過長，適於教室講授；(1)

(1)「不過長」是長的呢？還是短的呢？因為短固然是「不過長」，「不短」也可以說是「不過長」。「過長」不「適於教室講授」，「過短」便可「適於教室講授」了麼？所以「不過長」三字，應該改為「適中」纔好。

己 白話文言，參合編輯。(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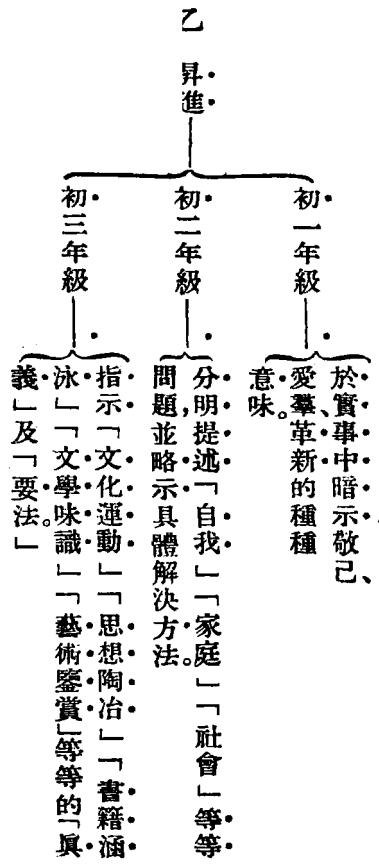
(1)這一項說的是編輯方法，並不是「精選材料」的標準，不應該作為「六準」之一。

從題目到這裏，總共不過二百三十七字，而犯病卻有三十八處之多，前後重出的還不在其內，大約平均每隔六個字便有一病。全文雖然不過七百字，但不曾診斷到的，還有四分之一以上。要想把他的病象病源一一列舉出來，看的人怕都要頭痛。不得已祇得在下文受病的處所用黑點指出他的病象所在。至於病源和診治法，祇好讓讀者舉一反三，自己去推敲了。

第三條，組織——依左列「配合」「昇進」「聯絡」各法，編成各組：

甲 配合——以各組總旨為本位，而分組，使學生對於內容可得系統印象；在每組中又搭配各種體裁，（論說，記敘，文藝文等）既便引導學生鑑賞各體文章藝術，又可調和學生學習本科的興味。

(級別) (主要內質)



(樣原照悉法排表此)

丙 聯絡——各組各篇間內容皆有自然之聯絡。

第四條，分量——本書共六冊，每學期一冊，每學年兩冊，足供講授及自修之用。

第五條，附件——分下列三種：

- 一、組序——每組首冠組序，綜述本組教學大旨。
- 二、組題——每組后繫本組練習要題，以備復習之用。
- 三、篇注——篇中有需要注釋之處，酌附注文（不逐篇附注）。

附件說明（此行原用四號字排，另頁起頭。）

本書附件共有組序、組題、篇注三種。

組序用意，在使學人能通曉本組文一貫的意旨，從此自然感覺着自己的重大問題。組序的本質，是將本組各篇文章的意義，融成一片，且暗暗凝集其力量於一點。

組題用意，在輔助學人探究本組各篇的內容，並欣賞各篇的藝術。

篇注用意，在顯示本篇的背景，並解說關切本篇主旨的問題，及酌釋本篇重要的文句，及順便介紹一些本篇內容的參考資料，以助學人對於本篇之深細研味。

標準有三：

（一）直接關於本篇「背景」的；

（二）關切本篇「主旨」的；

（三）關切本篇全部「內容」的。

要件有二：

（一）活化。

（二）趣味化。

曾慥樂府雅詞 四部叢刊影印鮑廷博詳校本

減字木蘭花 陳瑩中

世間藥院，只愛大黃甘草，賤急急加工，更靠硫黃與鹿茸。鹿茸喫了，卻恨世間涼藥少；冷熱平均，須是松根白茯苓。卷中

鷓鴣天 徐師川

宜笑宜鬢堂上身，能歌能舞惡精神。臉邊紅入桃花嫩，眉上青歸柳葉新。嬌不語，易生嗔。尊前還是—番春，深杯百罰重拚卻，只爲妖饒醉得人。卷中

聲聲慢 木犀 李彌道

龍涎燒就，沈水薰成，分明亂屑瓊瑰。一朵才開，人家十里先知。此花大卽不大，有許多瀟灑清奇。較量盡諸勝如茉莉，趁得醱醞。更被秋光撥送，微放些月照，着陣風吹。惱殺多情，猛判沈醉酬伊。朝朝暮暮守定，儘忙時也不相離。睡夢裏，膽瓶兒枕畔數枝。拾遺上

修正類

古文約選方苞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

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

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

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

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謂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陰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

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

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審勢論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尙；所尙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遺依，可以永久。夏之尙忠，商之尙質，周之尙文，視天下之所宜尙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

必先定一代之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其說不果用。

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尙，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尙者，而愚猶有感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

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欲乳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

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太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大小，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遁，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

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

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

何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

止者，乘之矣。〔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

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

況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焉，無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

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

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情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唐論蘇轍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奸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

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縣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

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

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

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

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強兵悍將，皆爲天下之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懼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史通削繁紀昉

本紀卷一——史通卷二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斯誠謚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義。

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爵乃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襄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襄，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卽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繆。

蓋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準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旣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概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

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書，乃編景穆於本紀，以吳園虛諡，閭廂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爲魚貫。

又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 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書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如齊淵帝紀 魏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爲詳焉。

浮詞卷二——史通卷六

（夫人樞機之發，聲響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爲其始末。是以伊惟夫蓋，發語之端也；焉哉矣兮，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敍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爲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齊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爲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

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軼諸子，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爲先，禮讓居本。至如僞會隣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靡筭引決，此則詐而安忍，貪而無親，鯨鯢是儔，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

若一，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易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爲逆臣，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將，呼爲才略則可矣，必以賢爲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

蓋古之記事也，或先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疏，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

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但志存實錄，好抵陰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賜財賄，故爲榮傳，多減其惡。」是謂三說各異。周書之評

太祖，寬仁好殺，二理不同。令狐德棻周書元傳傳稱文帝不害褚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性學猶忌。」於本紀論又云：「清宮制勝，闔城擊鼓。

茹茹師命，靈種誅夷，雖事出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非惟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夫人有一言而史辭再三，

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諱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類尤多。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氏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鄴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其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反，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處詩曰：「德星猶未動，兵車詎肯來。」其爲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擬非

其倫，由來尙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爲實錄，則其所褒貶，非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不定，首尾相違，則百藥德棻是也。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有識。）

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方浹。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嬰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爲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論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歎，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覺脛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翦截浮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刊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人以人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郭解傳

史記游俠列傳 司馬遷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

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

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營，吏恐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驢解。

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

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睡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

漢書游俠列傳班固

郭解，河內軹人也，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概，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軹藉友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

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旣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

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不使知也。

解姊子負解之教，與人飲，使之醕，非其任，彊灌之。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以翁伯時，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道旁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舉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

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彼何辜？」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酒肉袒謝舉。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

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終不聽。客酒見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間多不聽，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酒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間酒聽。」

解爲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酒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此其家不貧。」解徙，諸公送者出于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高之。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

交驩。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家上書人，又殺闕下。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舉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范蠡傳

史記貨殖列傳 司馬遷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關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

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陶爲朱公。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漢書貨殖列傳 班固

昔粵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鬪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

范蠡歎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王彥章傳

舊五代史梁書王彥章傳 薛居正

王彥章，字賢明，鄆州壽張縣人也。祖秀，父慶宗，俱不仕，以彥章貴。秀贈左散騎常侍，慶宗贈右武衛將軍。

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驍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常持鐵槍衝堅陷陣。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驤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乾化元年，改行營左先鋒馬軍使，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依前左監門衛上將軍。二年，庶人友珪篡位，加檢校司徒。三年正月，授濮州刺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依前先鋒馬軍使。未幾，改先鋒步軍都指揮使。四年，爲澶州刺史，進封開國伯。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彥章率精騎五百屯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彥章于館舍，彥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彥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于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彥章卽斬其使以絕之。後數年，其家被害。九月，授汝州防禦使，檢校太保，依前行營先鋒步軍都指揮使。貞明二年四月，改鄭州防禦使。三年十二月，授西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加檢校太傅，依前鄭州防禦使。頃之，授行營諸軍左廂馬軍都指揮使。五年五月，遷許州，兩使留後軍職如故。六年正月，正授許州匡國軍節度使，充散指揮都頭都軍使，進封開國侯。未幾，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使。七年正月，移領滑州。三年四月，晉師陷鄆州，中外大恐。五月，以彥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柳村峇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晉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晉人遂棄

北城，併軍保楊劉。彥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晉人盡徹北城，拆屋木編筏，置步軍于其上，與彥章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卽中流交鬪，流矢雨集，或舟楫覆沒。比及楊劉，凡百餘戰。彥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晉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六月，晉王親援其城；彥章之軍重壕複壘，晉人不能入。晉王乃于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州。彥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晉王以大軍來援，彥章乃退。七月，晉王至楊劉。彥章軍不利，遂罷彥章兵權，詔令歸闕，以段凝爲招討使。先是趙張二族，撓亂朝政，彥章深惡之，性復剛直，不能緘忍。及授招討之命，因謂所親曰：「待我立功之後，回軍之日，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于沙陘之手，不當爲彥章所殺。」因協力以傾之。時段凝以賄賂交結，自求兵柄，素與彥章不協，潛害其功，陰行逗撓，遂至王師不利，竟退彥章而用段凝，未及十旬，國以之亡矣。是歲秋九月，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遣彥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于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彥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彥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彥章敗，識其語，晉曰：「此王鐵槍也。」揮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就擒。

晉王見彥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彥章曰：「比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

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幸矣。」晉王又謂李嗣源曰：「爾宜親往諭之，庶可全活。」時彥章以重傷不能興，嗣源至臥內以見之，謂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邈、佶、烈蓋嗣源小字也。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字呼之。既而晉王命肩輿隨軍至任城，彥章以所傷痛楚，堅乞遲留，遂遇害，時年六十一。

彥章性忠勇，有膂力，臨陣對敵，奮不顧身。嘗謂人曰：「李亞子鬪雞小兒，何足畏！」初，晉王開彥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上，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追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彥章援槍登船，叱舟人解纜，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彥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及晉高祖遷都夷門，嘉彥章之忠款，詔贈太師，搜訪子孫錄用。

新五代史死節傳 歐陽脩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爲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

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爲勁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鬪雞小兒耳，何足懼哉！」

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

人降晉。

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間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

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爲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疆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鑼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彥章爲招討使，驚曰：「彥章驍勇，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卽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爲柵，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柵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爲，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凝協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書而上。己書，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還第。

唐兵攻兗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祇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稍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

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爲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佖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

史記集解提要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 邵晉涵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裴駰撰。駰以徐廣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爲集解。其所引之書，多先儒舊說，爲後世所失傳者。張守節正義，嘗備述其引書目次。然史文同於國語者，駰多引唐固虞翻注；史文同於孟子者，駰多引劉熙注；史文同於韓詩者，駰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則知當日采經傳百家，刪其游辭，取其要實，詞約而義博，守節固不能遍數也。然司馬貞與守節，皆推重此書，爲之敷闡義訓，間存疏證，後人合爲一書，轉於集解妄有刪節，監本尤多訛誤。今唯汲古閣毛氏本，猶存集解原書之舊。取校監本，如帝舜紀「昔高陽氏才子八人」句下，脫「名見左傳」四字；「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亦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觀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徬徨乎海外」句下，集解引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監本誤作正義。自序

「易大傳」句下，集解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亦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引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繪。」監本多一「賀」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五常。」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蝟辱子鵠」句下，引郭璞曰：「蝟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尋繹大旨，當由古注簡賈，後人以意爲增益也。然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澧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澧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缺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任意刪節，尙不若監本之粗備焉。貨殖傳「藜藿鹽豉千瓠」句下，引孫叔敖云：「瓠，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瓠，音貽。」當是孫叔然之訛，而毛本、監本俱未刊正，是校讎之疎也。集解原本八十卷，今毛本作百三十卷，祇以篇數分卷，其原書之分合次第，已不可考見。就今行世之本，行列整齊，字句詳審，終當以毛本爲最善耳。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紀昀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裴駟撰。駟字龍駒，河東聞喜人，官至南中郎參軍，其事蹟附見於宋書裴松之傳。駟以徐廣史記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採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別撰此書，其所引證，多先儒舊說。張守節正義，嘗備述所引書目次，然如國語多引虞翻注，孟子多引劉熙注，韓詩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知當日援據浩博，守節不能徧數也。原本八十卷，隋、唐志著錄并同。此本爲毛氏汲古閣所刊，析爲一百三十卷，原第遂不可考。然註文猶仍舊本。自明代監本以索隱正義附入，其後又妄加刪削，訛舛遂多。如五帝本紀「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句下，「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俱脫「名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八字；「然其效可觀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徬徨乎海外」句下，此引郭璞云：「青邱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太史公自序「易大傳」句下，此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均誤作正義。至於字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引孔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繪。」監本多「賀」字；「當有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并修則見。」監本作「五常」；案五帝並修，語不可解，似當以監本爲是。「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悍」字；孝景本紀「封

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蝟辱于鵠」句下，引郭璞曰：「蝟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心惡之。」凡此之類，當由古註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已失其舊。至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澧水所同」句下，引孔安國曰：「澧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闕一「同」字；項羽本紀「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纏字伯」九字；是又出監本下矣。惟貨殖傳「蘗麴鹽鼓千甌」句下，監本引孫叔敖云：「甌，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甌。」音貽當是孫叔然之說；此本亦復相同，是校讎亦不免有疎，然終勝明人監本也。

景陽岡武松打虎

水滸傳一百十五回本

卻說武松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見一個酒店，上寫着「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店坐下，叫主人快把酒來吃。只見店主把三碗酒并熟肉二觔，放在武松面前，連篩三碗酒；武松都吃了。又叫曰：「主人怎的不來篩？」酒家曰：「客官，招牌上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曰：「這是怎麼說？」酒家曰：「這酒但是客人吃了三碗，便醉了，過不得山岡。」武松笑曰：「我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曰：「我這酒叫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香美，少刻時便醉。」武松曰：「休胡

說，你再歸三碗來我吃。」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歸三碗。武松曰：「雖然好酒，吃得口滑。」還了酒錢，綽起梢棒，出門便走。酒家趕來，叫曰：「客官且停住！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虎，天晚出來傷人，官司榜文曉諭，往來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過岡，其餘時辰，不許過岡；你莫送了性命，不如在我店裏歇罷！」武松笑曰：「景陽岡上，我走過二三十遭，何曾見說有大蟲！你留我店裏歇，半夜要謀我的財麼？」店主曰：「我是一片好心，反成惡意。你不信我，說，隨你去！」

這武松大步走上景陽岡，見一大樹，去一片皮，上寫着：「此岡上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曰：「這是店家驚嚇客人的話，好在他店中歇宿。」挺着梢棒，便上岡子來，見山神廟，門上貼着榜文，武松讀下，方知端的有虎。欲待回店，又怕店主恥笑，且奔上岡子去，見一塊青石，把梢棒立在一邊，翻身欲睡。只見一陣狂風過後，樹後大吼一聲，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武松見了，從青石上翻身下來，拿起梢棒。那大蟲把兩隻爪略按一按，望着武松從半空撲將下來。武松見大蟲撲來，卻閃在大蟲背後。但是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翹，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再吼一聲，兜將回來。武松雙手舉起梢棒打將下去，手脚慌了，卻打在枯樹上，把梢棒折做兩斷。那大蟲咆哮翻身又撲將來。武松跳在一邊，兩手就勢把大蟲兩耳揪住，把右腳望大蟲眼睛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扒起兩堆黃泥做一土坑。武松把大蟲盡力按下坑裏去，提起拳頭，打得大蟲口鼻迸出鮮血，打死在地。有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詩曰：

景陽山頭風正狂，
簇簇滿山楓葉赤，
觸目晚霞挂林藪，
忽聞一聲霹靂響，
昂頭踴躍逞牙爪，
卞莊見後魂魄散，
清河壯士酒未醒，
上下尋人虎飢餓，
虎來撲人似山倒，
臂腕落時似飛砲，
拳頭脚尖如雨點，
近看千鈞勢未強，
身橫野草錦斑銷，

萬里陰雲覆日光，
紛紛遍地草芽黃，
侵人冷露滿穹蒼，
山腰飛出獸中王，
谷口麋鹿皆奔忙，
存孝遇時心膽強，
忽在岡頭偶相經，
攪着咆哮來撲迎，
人去迎虎如岩傾，
牙爪爬處成泥坑，
淋漓兩手鮮血染，
遠觀八面威風斂，
緊閉雙睛光不閃。

那景陽岡下猛虎，卻被武松打得動彈不得。武松放了手，只怕大蟲不死，又打了一回，大蟲死了。武松曰：「且拖

這大蟲下岡去。」伸手來拖，那里拖得動！武松力倦，再來青石上坐，尋思曰：「天色黑了，倘或又跳出一個大蟲來，怎鬥得他過！」且下岡來，只見樹林中鑽出兩個大蟲來。武松曰：「我命合休。」再細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作衣裳穿在身上。那兩人見了武松，驚曰：「這人好大膽，如何獨自半夜，又沒有器械，敢過岡來。」武松曰：「你兩個是誰？」其人曰：「我等是本處獵戶，因這景陽岡上有隻大蟲，夜夜出來傷人，本縣知縣，着落我等捕捉，正在這裏埋伏，你看見大蟲麼？」武松曰：「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恰纔岡上撞見大蟲，被我一頓拳腳打死了。」兩人不信，武松曰：「你們不信，只看我身上血跡。」獵戶問：「被你怎的打死了？」武松將打大蟲大事說了一遍，兩個獵戶，點起火把，聚集多人，跟武松上岡來，看見大蟲死做一堆，衆人把大蟲擡下岡來，卻請武松到里正家去。

水滸傳一百回本

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穀縣地面。此去離縣治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饑渴，望見前面有一個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個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裏面坐下，把哨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熱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來，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飽肚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喫酒。」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喫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

恰好喫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桌子叫道：「主人家，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喫，酒卻不添了。」武松道：「卻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卻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喫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卻喫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喫，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喫！」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喫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喫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我也有鼻子。」酒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三斤。」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喫得口滑，只顧要喫，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殼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喫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喫不得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儼或醉倒了時，怎扶得你住？」武松答道：「要你扶的，不算好漢！」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武松焦躁道：「我又不白喫你的，休要引老爺性發，通教你屋裏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廝醉了。」

休惹他！再篩了六碗酒，與武松喫了。前後共喫了十八碗，綽了哨棒，立起身來道：「我卻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卻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哨棒便走。

酒家趕出來叫道：「客官，那裏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抄白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獵戶擒捉發落。岡子路口，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於巳、午、未三個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個時辰不許過岡。更兼單身客人，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做聲！便真個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留我在家裏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卻把鳥大蟲唬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一面說，一面搖着頭自進店裏去了。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走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甚麼鳥！」橫拖着哨

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腳讀時，上面寫道：

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

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喫他恥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月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踉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卻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裏攏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闪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闪，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震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翦，武松卻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

只是一撲，二揪，三翦，三般捉不着時，氣性先沒了一半。那大蟲又翦不着，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儘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欌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卻退了十步遠。那大蟲恰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脫搭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裏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喫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他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揮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把棒擡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尋思道：「我就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裏雙手來提時，那裏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足都蘇軟了。武松再來青石上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儻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卻怎地鬥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卻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氈笠兒，轉過亂樹林，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中又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罷了！」只見那兩隻大蟲，在黑影裏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卻是兩個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紮在身上，手裏各拿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喫

一驚道：「你——你——你——喫了獠律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個，昏黑將夜，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你——你——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個是什麼人？」那兩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個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個；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喫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和十數個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裏埋伏，卻見你大剌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個喫了一驚，你卻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卻纔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個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個獵戶聽了，又喜又驚，叫攏那十個鄉夫來。只見這十個鄉夫，都拿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個人都在面前，兩個獵戶，叫武松把打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了五七個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這裏六七個鄉夫，自把大蟲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關將來，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

了武松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

八十一難

西遊記第九十九回

九九數完魔剗盡

三三行滿道歸根

話表八金剛既送唐僧回國不題。那三層門下，有五方揭諦，四值功曹，六丁六甲，護教伽藍，走向觀音菩薩前啓道：「弟子等向蒙菩薩法旨，暗中保護聖僧。今日聖僧行滿，菩薩繳了佛祖金旨，我等望菩薩准繳法旨。」菩薩亦甚喜道：「准繳准繳。」又問道：「那唐僧四衆，一路上心行如何？」諸神道：「委實心虔志誠，料不能逃菩薩洞察。但只是唐僧受過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歷過的災愆患難，弟子已謹記在此。這就是他災難的簿子。」

菩薩從頭看了一遍，上寫着——

「蒙差揭諦飯依旨，謹記唐僧難數清：金蟬遭貶第一難，出胎幾殺第二難，滿月拋江第三難，尋親報冤第四難，出城逢虎第五難，折從落坑第六難，雙叉嶺上第七難，兩界山頭第八難，陡澗換馬第九難，夜被火燒第十難，失卻袈裟十一難，收降八戒十二難，黃風怪阻十三難，請求靈吉十四難，流沙難渡十五難，收得沙僧十六難，」

難，四聖顯化十七難，五莊觀中十八難，難活人參十九難，貶退心猿二十難，黑松林失散二十一難，寶象國指書二十二難，金鑾殿變虎二十三難，平頂山逢魔二十四難，蓮花洞高懸二十五難，烏鷄國救主二十六難，被魔化身二十七難，號山逢怪二十八難，風攝聖僧二十九難，心猿遭害三十難，請聖降妖三十一難，黑河沈沒三十二難，搬運車遲三十三難，大賭輸贏三十四難，祛道與僧三十五難，路途大水三十六難，身落天河三十七難，魚籃現身三十八難，金嶼山遇怪三十九難，普天神難伏四十難，問佛根源四十一難，吃水遭毒四十二難，西梁國留婚四十三難，琵琶洞受苦四十四難，再貶心猿四十五難，難辨獼猴四十六難，路阻火焰山四十七難，求取芭蕉扇四十八難，收縛魔王四十九難，賽城掃塔五十難，取寶救僧五十一難，棘林吟咏五十二難，小雷音遇難五十三難，諸天神遭困五十四難，稀柿衚襖阻五十五難，朱紫國行醫五十六難，拯救疲癯五十七難，降妖取后五十八難，七情迷沒五十九難，多目遭傷六十難，路阻獅駝六十一難，怪分三色六十二難，城裏遇災六十三難，請佛收魔六十四難，比丘救子六十五難，辨認真邪六十六難，松林救怪六十七難，僧房臥病六十八難，無底洞遭困六十九難，滅法國難行七十難，隱霧山遇魔七十一難，鳳仙郡求雨七十二難，失落兵器七十三難，會慶釘鈿七十四難，竹節山遭難七十五難，玄英洞受苦七十六難，趕捉犀牛七十七難，天竺招婚七十八難，銅臺府監禁七十九難，凌雲渡脫胎八十難，路經十萬八千里，聖僧歷難簿分明。」

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忽傳聲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卽

命揭諦，「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這揭諦得令，飛雲一駕向東來，一晝夜趕上八大金剛，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謹遵菩薩法旨，不得違誤。」八金剛聞得此言，刷的把風按下，將他四衆，連馬與經，墜落下地。噫！正是那——

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志立玄關。必須苦練邪魔退，定要修持正法還。莫把經章當容易，聖僧難過許多般。
古來妙合參同契，毫髮差殊不結丹。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要快得遲。」沙僧道：「好好好！因是我們走快了些兒，教我們在此歇歇哩。」大聖道：「俗語云：『十日灘頭坐，一日行九灘。』」三藏道：「你三個且休鬬嘴。認認方向，看這是甚麼地方。」沙僧轉頭四望道：「是這裏是這裏！師父，你聽聽水響。」行者道：「水響想是你的祖家了。」八戒道：「他祖家乃流沙河。」沙僧道：「不是不是。此通天河也。」三藏道：「徒弟呵，仔細看在那岸。」

行者縱身跳起，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此是通天河西岸。」三藏道：「我記起來了。東岸邊原有個陳家莊。那年到此，虧你救了他兒女，深感我們，要造船相送，幸白鼃伏渡。我記得西岸上，四無人煙。這番如何是好？」八戒道：「只說凡人會作弊，原來這佛面前的金剛也會作弊。他奉佛旨，教送我們東回，怎麼到此半路上就丟下我們？如今豈不進退兩難？怎生過去？」沙僧道：「二哥休報怨！我的師父已得了道，前在凌雲渡已脫了凡胎，今番斷不落水。教師兄同你我都作起攝法，把師父駕過去也。」行者頻頻的暗笑道：「駕不去！駕不去！」你看他怎麼就說個駕不去？若肯使出神通，說破飛昇之奧妙，師徒們就一千個河也過去了；只因心裏明白，知道唐僧九九之數未

完還該有一難，故羈留於此。

師徒們口裏紛紛的講，足下徐徐的行，直至水邊，忽聽得有人叫道：「唐聖僧，唐聖僧！這裏來，這裏來！」四衆皆驚，舉頭觀看，四無人跡，又沒舟船，卻是一個大白癩頭龜，在岸邊探着頭叫道：「老師父，我等了這幾年，卻纔回也。」行者笑道：「老龜，向年累你，今歲又得相逢。」

三藏與八戒沙僧都歡喜不盡。行者道：「老龜，你果有接待之心，可上岸來。」那龜即縱身爬上河來，行者叫把馬牽上他身，八戒還蹲在馬尾之後，唐僧站在馬頸左邊，沙僧站在右邊。行者一脚踏着老龜的項，一脚踏着老龜的頭，叫道：「老龜好生走穩着。」那老龜蹬開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將他師徒四衆，連馬五口，馱在身上，竟回東岸而來。誠所謂——

不二門中法奧玄，諸魔戰退識人天，本來面目今方見，一體原因始得全。乘證三乘隨出入，丹成九轉任周旋。

挑包飛杖通休講，幸喜還元遇老龜。

老龜馱着他們，翻波踏浪，行經多半日，將次天晚，好近東岸，忽然問曰：「老師父，我向年會央到西方見我佛如來，與我問聲歸着之事，還有多少年壽，果會問否？」原來那長老自到西天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脫胎，步上靈山，專心拜佛，及參諸佛菩薩聖僧等衆，意念只在取經，他事一毫不理，所以不曾問得老龜年壽，無言可答；卻又不敢欺打誑語，沈吟半晌，不曾答應。老龜即知不會替他問了，就將身一幌，唵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衆連馬并經，通皆落水。咦！還

喜得唐僧脫了胎，成了道。若似前番，已經沈底，又幸白馬是龍，八戒沙僧會水，行者笑巍巍顯大神通，把唐僧扶駕出水，登彼東岸，只是經包，衣服，鞍轡，俱溼了。

師徒方登岸整理，忽又一陣狂風，天色昏暗，雷烟俱作，走石飛沙，但見那——

一陣風，乾坤播蕩；一聲雷，振動山川。一個烟，鑽雲飛火。一天霧，大地遮漫。風氣呼號，雷聲激烈。烟掣紅綃，霧迷星月。風鼓的沙塵撲面，雷驚的虎豹藏形。烟幌的飛禽叫噪，霧漫的樹木無踪。那風攪得個通天河波浪翻騰；那雷震得個通天河魚龍喪膽；那烟照得個通天河徹底光明；那霧蓋得個通天河岸崖昏慘。好風！頽山裂石，松篁倒；好雷！驚蟄傷人威勢豪；好烟！流天照野金蛇走；好霧！混混漫空蔽九霄。

謊得那三藏按住了經包；沙僧壓住了經擔；八戒牽住了白馬；行者卻雙手輪起鐵棒，左右護持。原來那風，霧，雷，烟，乃是些陰魔作號，欲奪所取之經，勞攘了一夜，直到天明，卻纔止息。長老一身水衣，戰兢兢的道：「悟空，這是怎的起？」行者氣呼呼的道：「師父，你不知就裏，我等保護你取獲此經，乃是奪天地造化之功，可以與乾坤並久，日月同明，壽享長春，法身不朽。此所以爲天地不容，鬼神所忌，欲來暗奪之耳。一則這經是水溼透了；二則是你的正法身壓住，雷不能轟，電不能照，霧不能迷；又是老孫輪着鐵棒，使純陽之性，護持住了；及至天明，陽氣又盛，所以不能奪去。」三藏、八戒、沙僧方纔省悟，各謝不盡，少頃，太陽高照，卻移經於高崖上，開包曬晾，至今彼處曬經之石尚存。他們又將衣鞋都曬在崖旁，立的立，坐的坐，跳的跳。真個是——

一體純陽喜向陽，陰魔不敢逞強梁。須知水勝真經伏，不怕風雷烟霧光。自此清平歸正覺，從今安泰到仙鄉。
曬經石上留踪跡，千古無魔到此方。

他四衆檢看經本，一一曬晾，早見幾個打魚人，來過河邊，擡頭看見，內有認得的道：「老師父可是前年過此河往西天取經的？」八戒道：「正是，正是。你是那裏人？怎麼認得我們？」漁人道：「我們是陳家莊上人。」八戒道：「陳家莊離此有多遠？」漁人道：「過此衝南有二十里，就是也。」八戒道：「師父，我們把經搬到陳家莊上曬去。他那裏有住處，又有得吃，就教他家與我們漿漿衣服卻不是好？」三藏道：「不去罷。在此曬乾了，就收拾找路回也。」

那幾個漁人行過南衝，恰遇着陳澄，叫道：「二老官，前年在你家替祭兒子的師父回來了。」陳澄道：「你在那裏看見？」漁人回指道：「都在那石上曬經哩！」陳澄隨帶了幾個佃戶走過衝來，望見跑近前跪下道：「老爺取經回來，功成行滿，怎麼不到舍下，卻在這裏盤弄快請，快請到舍。」行者道：「等曬乾了經，和你去。」陳澄又問道：「老爺的經典，衣物，如何溼了？」三藏道：「昔年虧白龜馱渡河西，今年又蒙他馱渡河東，已將近岸，被他問昔年託問佛祖壽年之事，我本未曾問得，他遂淬在水內，故此溼了。」又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

那陳澄拜請甚懇，三藏無已，遂收拾經卷，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經沾住了幾卷，遂將經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經不全，曬經石上猶有字跡。三藏懊悔道：「是我們怠慢了，不曾看顧得！」行者笑道：「不在此！不在此！蓋天地不全，這經原是全全的，今沾破了，乃是應不全之奧妙也。豈人力所能與耶？」

師徒們果收拾畢，同陳澄赴莊。那莊上人家，一個傳十，十個傳百，百個傳千，若老若幼，都來接看。陳清聞說，就攔香案，在門前迎迓；又命鼓樂吹打。少頃到了，迎入。陳清領合家人眷，俱出來拜見，拜謝昔日救女兒之恩，隨命看茶擺齋。

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餅，又脫了凡胎成佛，全不思凡間之食。二老苦勸，沒奈何，略見他意。孫大聖自來不吃煙火食。也道：「穀了。」沙僧也不甚吃。八戒也不似前番，就放下碗。行者道：「馱子也不吃了？」八戒道：「不知怎樣，脾胃一時就弱了。」遂此收了齋筵，卻又問取經之事。三藏又將先至玉真觀沐浴，凌雲渡身輕，及至雷音寺參如來，珍樓賜宴，寶閣傳經，始被二尊者討人事未遂，故傳無字之經，後復拜告如來，始得授一藏之數，并白龍淬水，陰魔暗奪之事，細細陳述一遍，就欲拜別。

那二老舉家如何肯放，且道：「向蒙救拔兒女，深恩莫報，已創建一座院宇，名曰救生寺，專侍奉香火不絕。」又喚出原替祭之兒女陳關保，一秤金叩謝，復請至寺觀看。三藏卻又將經包兒收在他家堂前，與他念了一卷寶常經。後至寺中，只見陳家又設饌在此，還不曾坐下，又一起來請，還不曾舉筋，又一起來請。絡繹不絕，爭不上手。三藏俱不敢辭，略略見意。只見那座寺果蓋得齊整：

山門紅粉膩，多賴施主功。一座樓臺從此立，兩廊房宇自今隆。朱紅隔扇，七寶玲瓏。香氣飄雲漢，清光滿太空。幾株嫩柏還澆水，數餘喬松未結叢。活水迎前，通天疊疊翻波浪；高崖倚後，山脈重重接地龍。

三藏看畢，纔上高樓，樓上果裝塑着他四衆之像。八戒看見，扯着行者道：「兄長的相兒甚像。」沙僧道：「二哥，你的又像得緊，只是師父的又忒俊了些兒。」三藏道：「卻好！卻好！」遂下樓來。下面前殿後廊，還有擺齋的候請。行者卻問：「向日大王廟兒如何了？」衆老道：「那廟當年拆了。老爺，這寺自建立之後，年年成熟，歲歲豐登，卻是老爺之福庇。」行者笑道：「此天賜耳。與我們何與？但只我們自今去後，保你這一莊上人家，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

衆人都叩頭拜謝。只見那前前後後，更有獻果獻齋的，無限人家。八戒笑道：「我的蹭蹬！那時節吃得，卻沒人家連請十請，今日吃不得，卻一家不了，又是一家。」饒他氣滿，略動手，又吃過八九盤素食，縱然胃傷，又吃了二三十個饅頭，已皆盡飽。又有人家相邀，三藏道：「弟子何能，感蒙至愛，望今夕暫停，明早再領。」

時已深夜。三藏守定真經，不敢暫離，就於樓下打坐看守，將及三更，三藏悄悄的叫道：「悟空，這裏人家，識得我們道成事完了。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恐爲久淹，失了大事。」行者道：「師父說得有理，我們趁此深夜人家熟睡，寂寂的去了罷。」八戒卻也知覺，沙僧盡自分明，白馬也能會意。遂此起了身，輕輕的擡上馱，挑着擔，從廡廊馱出。到於山門，只見門上有鎖。行者又使個解鎖法，開了二門，大門，找路望東南而去。只聽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剛叫道：「逃走的，跟我來！」那長老聞得香風蕩蕩，起在空中。這正是——

丹成識得本來面，體健如如拜主人。

畢竟不知怎生見那唐王，且聽下回分解。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三

十年前我曾對魯迅先生說起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信了，應該大大的改作，才觀得住一部大書。我雖有此心，終無此閒暇，所以十年過去了，這件改作西遊記的事終未實現。前幾天，偶然高興，寫了這一篇，把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完全改作過了。自第九十九回「菩薩將難簿目過了一遍」起，到第一百回「卻說入大金剛使第二陣香風，把他四衆，不一日送回東土」爲止，中間足足改換了六千多字。因爲學文月刊的朋友們要稿子，就請他們把這篇「偽書」發表了。現在收在這裏，請愛讀西遊記的人批評指教。

二十三，七，胡適記。

西遊記第九十九回

觀音點簿添一難

唐僧割肉度羣魔

話說觀音菩薩把唐僧一路上經歷的災難簿子從頭看了一遍，忽發言道：「佛門中九九歸真，聖僧受過八十難，還少一難，不得完成此數。」菩薩當時即命五方揭諦道：「速速趕上金剛，還生一難者！」

揭諦得令，駕雲向東趕去，不多時趕上了金剛，附耳低言，說明菩薩法旨。金剛奉令，刷的把風按下，將唐僧四衆

連馬與經，降落在地。噫！正是：

九九歸真道行難，一簣功虧不結丹。

騰雲指日回唐土，何圖墓地下雲端！

三藏腳踏了凡地，自覺心驚。八戒呵呵大笑道：「好好，好！這正是走得快，跌得高！」沙僧也道：「想是護送的金剛半路上看個親眷去了，叫我們下來歇歇哩。」孫行者火眼金睛，早已看見五方揭諦趕上金剛，交頭接耳，必有用意，他且不說破，只對唐僧說道：「師父，金剛拋下我們，自回去了。我們且打聽明白這是甚麼地方，在何國土。」唐僧道：「悟空說得是。我聽得遠遠的有水響，不知是不是我們走過的河水。」

行者縱身跳在空中，用手搭涼篷，仔細看了，下來道：「師父，那一帶樹林過去，果然是一條大河，河身像是很寬，很長；水勢卻不洶湧，不像是流沙河，也不像是通天河，也許是一條我們不曾走過的大河。」

唐僧問道：「徒弟啊，那邊可望得見人煙麼？」行者答道：「河的對岸好像有一個城鎮。有船隻載着人往這邊來。河這邊有一座高塔。船上的人好像是朝着這塔來的，也許是來塔上燒香祭賽的。」

八戒喊道：「只要有人煙，我們都去！」八戒沙僧把經卷馱在馬上，四衆步行，穿過大樹林，果然望見一座高高的寶塔。師徒們朝着寶塔走去，看看太陽將落時，他們到了寶塔面前。只見二三十個人，全是天竺國服裝，老老少少，

男男女女，從塔下走出來，朝着河邊回去。那些人見了唐僧四衆，都很驚異，漸漸圍攏來；婦人孩子見了八戒三人的怪模樣，都很害怕，躲在老年人的背後，竊竊私語。內中一位老者，認得唐僧的狀貌衣裝，是大唐人物，走過來問訊。唐僧叫三個徒弟站開，他自己上前施禮問訊。唐僧道：「貧僧是大唐人氏，這三人是小徒，往西天取經回來，流落在此，不知路途方向。請問老丈這裏是何國土，這寶塔供養何種尊神，此去大唐國土應走何方向？」

那老者答禮道：「不知法師是大唐上國求法高僧，失敬之至。此處是婆羅涅斯國，前面的大河是菟伽河。順河流東行，約三百餘里，便是戰士國境。法師若要東行，可用船順流下去。這裏的寶塔是敝國最著名的古蹟，叫做「三獸宰塔波」，是如來在過去劫初修菩薩行時燒身供養天帝釋之處。每年八月月圓時，是月光王菩薩的節日，敝處的人來此掃塔祭賽。今天正是月光節，我們來此祭掃，不想得遇上國高僧。可否請到對河村子裏供養一宿，明天準備船隻相送東行？」

唐僧聽說「三獸宰塔波」之名，心裏大歡喜，忙整衣帽，朝塔禮拜，並叫行者三人同來禮拜。禮拜畢，唐僧又謝那老者指引的好意，說道：「貧僧久聞「三獸宰塔波」之名，但恨無緣拜掃瞻仰。天幸今日無意中親到塔下，豈可錯過機緣？貧僧師弟都是修行之人，今夜決計在塔下打坐一宵，以表禮拜的誠心。多蒙老丈厚意款待，明早一定渡河到貴村來拜謝。」

那老丈聽說知道唐僧決心掃塔，又有點害怕那三個怪模樣的徒弟，也便不堅留，便留下姓名，率領衆男婦回

河邊上船去了。

話說唐僧別了衆人，回過頭來，歡天喜地的對三個徒弟說道：「徒弟啊，誰料我們從雲裏掉下來，卻遇着這意外的奇緣！」八戒笑道：「師父，想必是打聽得你的祖宗的骨塔了？」沙僧和行者齊聲問道：「師父，這個古塔有何因緣，叫你老人家這樣高興？」

三藏回頭用手指道：「你們不見這裏是三座塔麼？」行者們看時，果然中間一座高塔，左右兩旁各有一座小塔。在遠處望見的只是中間的高塔。唐僧說：「這就是西域地志上有名的三獸塔，又叫做『月中玉兔塔。』三獸是一隻兔子，一隻狐狸，一隻猿猴。中間是兔塔，兩邊是狐塔猿猴塔。」八戒呵呵大笑道：「怪道老師父歡天喜地，原來他替弼馬溫大師兄尋得了祖墳也！」

唐僧喝住八戒，說道：「劫初之時，我佛如來投生爲一隻白兔，他本性不昧，在樹林中修菩薩行。他有兩個同伴，一狐一猿，受了他的感化，也同在樹林中修行。一日，天帝釋要試驗他們的修行工夫，下凡變化作一個老人，到樹林中來。三獸見那老人形容憔悴，行步艱難，都來問他有何病痛。老人說：『我要餓死了，來問你們求一點東西吃。』三獸請他坐在樹下，他們都出去尋食物款客。狐狸先回來，嘴銜着一條鮮鯉魚。猿猴也回來了，摘得一堆鮮果。只有白兔空手回來，心懷慚愧。老人說：『狐哥猴哥都尋了東西回來，難道兔哥不肯布施一點麼？』白兔聞言，對同伴道：

「敢煩兩位師兄替我採點乾柴，生起火來，我自有的看供客。」狐猿出去，尋了一些枯枝乾葉，生起火來。白兔見火餓正旺，就對老人道：「丈人，我自愧有心無力，不能救丈人的饑餓。敬獻區區身體，供丈人一餐。」說完，就跳入烈焰之中。爾時老人復現，天帝釋莊嚴寶相，從火焰中提出兔身，嗟歎不已。天帝釋道：「兔子捨生救人，是真菩薩行。吾當令世間人永永敬禮他的形容。」天帝釋言訖，一隻手攀住須彌山尖，撕下了半個峯頭來做他的畫筆；一隻手捉住月亮，做他的粉本，就在月亮上畫下了玉兔的形狀。至今月中有玉兔，便是這樣起原的。後世天竺國人紀念這個玉兔燒身的故事在這裏建塔紀念，就是這個三獸宰塔波。」

唐僧接着又說：「我小時念雜寶藏經，經律異相，就知道這白兔捨身的因緣。誰想今日取經回來，還能瞻釋這千年古塔！我如何不歡喜！」（註一）

三藏講完故事，行者沙僧俱各歡喜讚嘆。只有八戒涎着嘴臉，呵呵大笑道：「好個多情的師父！忘不了大天竺國拋繡球招親的假公主！你瞧那河上起來的團圓明月，正照着繡球選中的駙馬爺的僧帽上。只怕太陰星君管束不嚴，玉兔知道了我師父今夜掃塔的多情，又要逃出廣寒宮，來尋你耍子去也！」

三藏也不管八戒的頑皮，領着三人，到中間塔下，叫八戒把經卷龍馬安頓在塔下，叫沙僧摘了一些竹枝，紮了一把笤帚。唐僧拿着笤帚，同他們上塔祭掃。正是：

玉兔高風永不磨，莊嚴塔影照長河。

殷勤上國求經客，來掃千年窣堵波。

話說唐僧四衆掃塔，到得最上一層時，明月已近中天，遠望旃伽河變成了一道光耀的銀河；四野靜穆，但見茫茫銀霧，湧起一個出塵的世界。唐僧到此不覺一聲叫絕，行者沙僧也都凝望出神。連那八戒也不覺搖頭擺耳，舞蹈起來。唐僧本來早已走得疲乏了，就在那塔頂上靠着石欄坐下。坐了一會，他捨不得走了，對三個徒弟道：「徒弟啊，我當年離了長安，在法雲寺裏立了弘願，上西方遇寺拜佛，見塔掃塔。一路上歷盡多少艱辛。那回在祭賽國掃塔，被妖魔敗興。還有那回在荊棘嶺上，雖然也是一個月白風清的良夜，又被幾個松妖杏怪攪纏了一夜。今番取得經典回朝，難得在這千年古塔上清清閑閑的賞玩這無邊月色。你們三人可先下去看守經卷，在塔下洞門裏歇息。我要在這塔上打一回坐，定一定心。」

行者料無意外危險，便叫八戒沙僧同去塔下等候。八戒笑着回頭道：「師父早點下來罷！莫要被月光鉤起了凡心，又要累大師兄上毛穎山找尋玉兔兒去！」

他們下塔去訖，唐僧正襟打坐，凝神入定。他在定中，忽然聽得空中有人喊道：「聖僧隨我來，了一件公案去者！」他覺得身體起在空中，跟着那人在月光裏飄到一個平陽大地，落下地來。他定神四看，只見整千整萬的異形怪狀的鬼怪，也有像人形的，也有獸身人面的，也有完全獸形的，也有一身九頭的，大都是渾身血污，破頭折脚，肢體不

全。這些鬼怪見唐僧來了，登時起了大擾攘，一霎時鬼哭魔嚎，喊聲震天。唐僧只聽得四方八面齊聲喊着「唐僧還我命來！」唐僧還我命來！

唐僧雖然身經無數災難，到此也不免心驚膽顫。只聽得那個同來的人低聲說道：「聖僧不必驚慌。小神奉菩薩法旨，引聖僧來此結束一件公案。這些冤魂都是聖僧從東土西來求經一路上所遇見的大小妖魔的鬼魂。他們當時妄想要吃聖僧一塊肉，可以延壽一千年，所以在路上興風作浪，與聖僧爲難。幸有齊天大聖，天蓬元帥，捲簾大將，一路保護前來。這些都是金箍棒和釘耙底下的死鬼，因爲得罪了聖僧，永永打入惡道，不得超生。現今他們都奉地藏王菩薩法旨，來到這裏請聖僧結此公案。」

那人說完，唐僧一時沒了主意，扯住那人問道：「我的三個徒弟都不在我身邊，叫我如何了得這件公案？」那人道：「這件公案只有聖僧自了，齊天大聖諸人都助不得力。」

那人說完，拉住唐僧起在半空中，用手指着下面一隊隊的妖魔鬼魂，一一說與唐僧道：「那邊是雙叉嶺的老虎。那是兩界山的老虎。那是五行山脚下被行者打死的六賊。那是鷹愁澗被龍吞了的馬。那是觀音禪院撞死的老和尚。那是黑風山的白花蛇與蒼狼怪。那是黃風嶺的虎先鋒領着無數狐兔獐鹿的鬼魂。」

他轉過身來，指道：「那個女鬼是白虎嶺的白骨夫人。那兩個小孩子是碗子山波月洞黃袍怪的兩個兒子，被八戒沙僧攪死的。這邊是平頂山蓮花洞的幾百小妖，領頭的是壓龍洞的九尾狐精和狐阿七大王。那邊三個道士

是車遲國的虎力大仙，鹿力大仙，羊力大仙。那邊那個跬跬拜拜的老怪物，乃是通天河裏設計捉拿聖僧的老鱗婆。率領着一班打死的水怪魚精。」

那人又轉向右邊，指道：「那邊百十個鬼魂，乃是金嶼山獨角兇大王手下的小妖。這邊二三十個人鬼，乃是楊家莊上孫行者打死的賊人。那邊是琵琶洞的蝎子精，這邊是大鬧西天的六耳獼猴。那邊一大隊是牛魔王的小夫人玉面公主，領着摩雲洞的小妖。這邊一小羣是碧波潭的老龍一家，同着他那九個頭的駙馬。」

說到這裏，那人向前面一指，笑道：「聖僧想還認得這幾位朋友！」唐僧細看時，卻是荊棘嶺上的十八公，孤直公，凌空子，拂雲叟，杏仙一班花妖樹怪。

那人又指道：「聖僧請看，那邊紛紛攘攘的是小雷音黃眉大王的五七百個小妖，和獅駝洞的萬數小妖。這邊爭爭吵吵的是盤絲洞的七種蜂妖，黃花觀的七個蜘蛛精，竹節山九曲盤桓洞的猱獅、雪獅等等七個獅精。前面那兩盞大燈籠是稀柿衕的大蟒怪的一對眼睛。右邊那個艾葉花皮豹子，乃是隱霧山折岳連環洞的南山大王。左邊那一大羣牛，乃是金平府玄英洞的辟寒大王，辟暑大王，辟塵大王，領着他們手下的許多山牛精，水牛精，黃牛精。」

那人圍圍轉了一遭，回頭對唐僧說道：「聖僧，這一案裏的人鬼妖魂全在這裏了。地藏王菩薩的名籍上記着，這一案共有五萬九千零四十九名，這都是當年要謀害聖僧的性命，要吃聖僧的肉，想延壽長生的。聖僧如何處分這一案，想必自有權衡。小神交代明白，暫且告退。」說完，那人按落雲頭，把唐僧送在一座石磴上，竟自揚長騰空去。

了。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幾萬個哀號的鬼魂，聽了那慘慘悽悽的哭聲，他的恐懼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說過的白兔捨身的故事，想到佛家「無量慈悲」的教訓，想到此身本是四大偶然和合，原無足繫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舉起雙手，要大衆鬼魂安靜下來。

那時無數鬼魂看見唐僧站在月光中，莊嚴之中帶着慈祥，個個都感覺着一種不可思議的威力。大衆見他舉起雙手來，手心向下，月光正照在手背上，大衆都漸漸安靜下來。一會兒，真個全肅靜了。

唐僧徐徐開言道：「列位朋友！貧僧上西天求經，一路上聽得紛紛傳說：『吃得唐僧一塊肉，可以延壽長生。』非是貧僧捨不得這副臭皮囊；一來，貧僧實不敢相信這幾根骨頭，一包血肉，會真個有延年長命的神效；二來，貧僧奉命求經，經未求得，不敢輕易捨生。如今貧僧已求得大乘經典，有小徒三人可以齋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難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見愛，自當布施大衆。惟願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脫離地獄苦厄，超昇天界，同登極樂！」

唐僧言訖，那數萬鬼魂齊舉手歡呼，鬼聲啾雜辨不出他們說的什麼，只聽得一片「聒噪！聒噪！」（註二）「多謝布施！」「快吃唐僧肉！」

唐僧又舉起兩手來，叫他們靜聽。他又說道：「列位朋友！請忍耐片刻，讓貧僧留個遺表，給小徒帶回大唐。」

好個玄奘和尚！他脫下袈裟，反鋪在石磴上，他咬破右手中指，寫下血書遺表：

沙門玄奘言：臣奉命西來求法，歷時一十七載，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心願獲從。遂得見不見迹，聞未聞經，所求得大乘真經五千零四十八卷，今命徒弟悟空等齎送回朝，流布東土。惟求法弘願已了，微軀已無足戀，茲於本日在婆羅涅斯國菟伽河上，捨命布施，下以超度途中枉死鬼魂，上以爲國家祈天永命。臨絕上聞，不盡依。

他又留下遺囑給行者三人：

玄奘賴爾等護持，得遂求經弘願。經典至重，望爾等星夜齎送回朝。玄奘微軀已於今夜布施西天路上爾等所害諸枉死鬼魂，了此十七年公案。此是修菩薩行人本分內事，爾等不必哀傷。經典到達之日，即是玄奘不死之年。此囑。

唐僧寫完，將度牒裹在袈裟裏，脫下緊身衣服，抽出十七年不會用過的戒刀，坐在石磴上，從左腿上割下一塊肉來，用刀尖挑了，遞與靠近身邊的鬼魂，笑道：「這是唐僧肉，可惜不多，請你們每人吃一口罷。」一個小妖接過去，咬了一口，傳遞給第二人。這時唐僧又割下第二塊肉來了。這些山妖水怪，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動了，倒也講點禮數，每人只咬一小口，不爭多論少，也不爭肥較瘦；吃了肉的都慢慢散開去，讓沒吃肉的擠近前來。唐僧一塊一塊的割去，血流下石磴，石磴面前成了血池。一些魚精鼈怪，便跟着老鱸婆，在血池裏喝血。盤絲洞裏乾兒子，——蜜蜂，螞蜂，蠅

蜂，班毛，牛蟻，抹蜡，蜻蜓，——也都飛來吸血。

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來了，看看只剩得一個頭顱，一隻右手還不會開割。說也奇怪，唐僧看見這幾萬餓鬼吃得起勁，嚼得有味，他心裏只覺得快活，毫不覺得痛苦。

這時候，那團圓的月亮已快要落下地去，在長河那一邊，月光平射過來，照着那個孤稜稜的和尙頭，那頭的黑影子足足有幾里路長，在那幾萬鬼魂的頂上晃着。這時候，忽聽得半空中一聲「善哉！是真菩薩行！」唐僧擡起頭來，只見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見了。

唐僧如從大夢裏醒來，定心一看，兀自坐在那三獸塔最高層上的石欄邊，分毫不曾移動。擡頭望那月亮已將落下地去，東方滿天的紅霞，太陽快起來了。他伸手摸腿，身上，全不見割剔的痕跡。他心裏驚怪：難道是我在定中做了一場噩夢？正驚疑間，只聽得塔的下層有脚步聲響，行者與八戒上來，八戒喊道：「師父出定了嗎？天快亮了。」唐僧心裏覺得快活，也不說破，站起來同他們下塔去。

下得塔來，只見沙僧牽着龍馬，傍邊立着八大金剛，齊聲向唐僧道喜，說道：「恭賀聖僧一夜之中，了得西來公案，圓成九九劫數！一念無量慈悲，三千大千諸佛菩薩同聲讚歎。可賀，可賀！」

行者三人都不懂得金剛說的話，爭問師父夜來在塔上做了什麼。唐僧不得已，把夜來的奇境說了一遍。說完，解開袈裟，看那裏面隱隱約約的好像還有許多金字，細看時又都不見了。師徒四衆都咨嗟稱異。

八大金剛催促道：「聖僧功行完滿，就此回東土去罷！」有偈為證：

吃得唐僧一塊肉，五萬九千齊上天。

如夢如電如泡影，一切皆作如是觀。

（註一）「三獸宰塔波」的故事見於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七。白兔捨身因緣又見於雜寶藏經卷二，經律異相卷四十七。我在這裏又參用了現代印度作家的說法。

（註二）「聒噪，聒噪」是道謝之詞。西遊記第九十四回大天竺國國王贈送金銀時，行者唱道：「聒噪！聒噪！」我們徽州績溪土話向人道謝也說：「姑噪，姑噪。」大概「聒噪」與「姑噪」同出於一個語源。

月蝕詩

盧仝原作——月蝕詩 玉川子詩集卷一

新天子卽位五年，歲次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鐘，森森萬木夜殭立，寒氣最屬頑無風。爛銀盤從海底出，出來照我草屋東。天色紺滑凝不流，冰光交貫寒臃腫。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輪如壯士斧斫壞，桂似雪山風拉摧。百鍊鏡，照見臍，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卻入蚌蛤胎。摧環破壁眼看

盡，當天一搭如煤焰。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炷暗燈，揜袞如玳瑁。今夜吐燄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光缺。兩眼不相改，此說吾不容。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卽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破瓦色，綠水冰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沈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傳聞古老說，蝕月蝦蟆精。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骸阿誰生？可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恐是脛隄間，培塞所化成。黃帝有二目，帝舜重瞳明。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輝。吾不遇二帝，混漚不可知。何故瞳子上，坐受蟲豸欺。長嗟白兔搗靈藥，恰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臼不中度，委任白兔夫何爲？憶昔堯爲天，十日燒九州。金燂水銀流，玉燭丹砂焦。六合烘爲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洪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鱗鱗生魚頭。此時九御導九日，爭持節幡麾幢旒，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虬，掣電九火輶。汝若蝕開齋，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轟匄入汝喉。紅鱗燄鳥燒口快，翎鬣倒側聲醜。擗撐腸拄肚礪傀如山丘，自可飽死更不偷。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時當食，藏頭擻腦不肯食；不當食，張唇哆嘴食不休。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上帝請汝劉！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媚蟆，被蟆瞎。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吾見患眼人，必索良工訣。想天不異人，愛眼回應一。安得常娥氏，來習扁鵲術；手操春喉戈，去此睛上物。其初猶朦朧，既久如抹漆；但恐功業成，

便此不吐出。

玉川子又涕泗下，心禱再拜，額揚砂土中；地上蟻虱臣全，告愬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劖妖蟆癡腸。上天不爲臣立梯蹬，臣血肉身無由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小心風，殿排闥闥，入紫宮。密邇玉几前，擊坼奏上臣全頑愚胸。敢死橫干天，代天謀其長。東方蒼龍角插戟，尾揮風，當心開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躓，頭戴井冠高達枿；月蝕鳥宮十三度，鳥爲居停主人不覺察，貪向何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蟲頭上喫卻月，不啄殺，虛眨鬼眼明突審，鳥罪不可雪！西方攬虎立踣躄，斧爲牙，鑿爲齒，偷犧牲，食封豕。大蟆一樹，固當軟美；見似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鼈一種味，且當臧其肉；○一底板沒信處，○唯堪支牀腳，不堪鑽灼與天下。○卜。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天失眼不弔，歲星胡其仁感榮。○嬰鑠翁，執法大不中。月明無罪過，不糺蝕月蟲。年年十月朝太微，支虛譴罰何災凶！土星與土性相背，反養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可會。太白眞將軍，怒激鋒鏑生。恆州陣斬鄴定進，項骨脛甚春蔓菁。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辰星任廷尉，天律自主持。人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旨時。天若不肯信，試喚皋陶鬼一問。一如今日三台文昌宮，作上天紀綱。環天二十八，磊磊尙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側，一四天市傍。操斧代大匠，兩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射人，天狼呀啄明煌煌。癡牛與駸女，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蚩尤簸箕弄句朔，始槌天鼓鳴璫琅。枉矢能蛇行，耗目

森森張。天狗下舐地，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架構何可當。眯目聾成就，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相北極，指麾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常星沒，殞雨如迸漿。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奸強。何故中道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願天神聖心，無信他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有似動劍戟。須臾癡蟆精，兩吻自決圻。初露半箇壁，漸吐滿輪魄。衆星盡原赦，一蟆獨誅磔。腹肚忽脫落，依舊挂穹碧。光彩未蘇來，慘澹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

或問玉川子：「孔子脩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頗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留。孔子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故月蝕不見收。予命唐天，口食唐土，唐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無有，小大瘡。安引衰周，研覈可否。日分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二主德，政乃舉。孰謂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方土。萬古更不瞽，萬萬古，更不瞽，照萬古。」

◎全唐詩十四作「且當以其肉充臚」

◎全唐詩作「死殺沒信處」

◎全唐詩無「下」字。

◎全唐詩作「熒惑」

◎全唐詩

「入」下有「宿」字。

韓愈改作——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昌黎先生集卷五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森森萬木夜僵立，寒氣凜凜頑無風。月形如白盤，完上天東。忽然有物來

噉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遭此狼狽凶。星如撒沙出，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長虹。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爲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蟆精。徑圍千里納女腹，何處養女百醜形？杷沙腳手鈍，誰使女解緣青冥？黃帝有四目，帝舜重其明。今天祇兩目，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女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噍名。赤龍黑鳥燒口熟，翎鬣倒側相搪撐。婪酣大肚遭一飽，飢腸徹死無由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磁而何處逃汝刑！

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行賤臣全，

或作今

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可刳凶蟆腸。無梯可上天，天階無

由有臣蹤。寄牋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漏洩，薄命正值飛廉慵。東方青色龍，牙角何呀呀！從官百餘座，嚼啜煩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爲龍窟。天河亦烏司南方，尾秃翅觶沙。月蝕於汝頭，汝口開呀呀。蝦蟆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以汝觜啄蝦蟆！於菟蹕於西，旗旄衛穆羣。旣從白帝祠，又食於禮禮有加。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終令夸蛾抉汝出，卜師燒錐鑽灼滿板如星羅。此外內外官，瑣細不足料。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併光全耀歸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全或作金，暇或作霞，皆非是弊蛙拘送主府官，弊或作豨，帝箸下腹嘗其醜。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開婆娑。恒娥還宮室，太陽有室家。」

天雖高耳屬地，感臣赤心使臣知意。雖無明言，潛喻厥旨。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女月明，安行于次。溢釋衆罪，以蛙磔死。

正統論 歐陽脩

初本 歐陽文忠公外集卷九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一百十三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說有三。此論者之所病也。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偽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

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別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何謂不同之說三有味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說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吳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別吳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說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說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說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誣秦爲閔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說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蛇龍之妖以爲左驗。至於王莽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則正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誣北曰虜爲北史者誣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夫梁之取唐無異晉魏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

因人之論也。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與？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絕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絕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與？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易繫辭下「正」作「貞」。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正。

絕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

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

（魏晉三代秦漢晉唐）

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

（東周魏五代）

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

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強，有德者王，威（一

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強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強者謂之正統，猶有說

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

一，則可謂之正統乎？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或曰：可絕，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絕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篡位，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絕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絕何害於記事乎？正統，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也。正統之說曰：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絕，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止陳正明之三年，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爭，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久而稍稍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

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閔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說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秦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黃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顛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興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

十三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興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尙有慚德，伯夷叔齊至恥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

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僭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一有「乎」字）平王之邊，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與夫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於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於昭成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又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強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強於諸侯。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吳，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強，聖人有所不取也。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強。其最強者，苻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一作「又」）強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說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卽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絕，是梁於唐未能絕，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說也。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因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爭之，梁以強而先得，克用恥爭之不勝，難忍臣敵（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虛名，與唐俱絕，尙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虛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蜀，楊行密稱之於吳，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虛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出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改本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六

正統論上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

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偽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吳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於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又多不公。自周之亡，迄於顯德，實千有二百一十六年之間，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大抵其可疑之際有三：周秦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五代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者一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隋承後魏，則無始。其可疑者二也。五代之所以得國者雖異，然同歸於賊亂也；而前世議者，獨以梁爲僞。其可疑者三也。

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始終，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

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也。然而論者衆矣，其是非予奪，所持者各異，使後世莫知夫所從者，何哉？蓋於其（一作「其於」）可疑之際，又挾自私之心，而溺（一作「入」）於非聖之學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北齊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一作「搜」字，非）則推其統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此自私之偏說也。

自古王者之興，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澤被於生民，或累世積漸而成王業，豈偏名於一德哉？至於湯武之起，所以救弊拯民，蓋有不得已者；而曰五行之運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勝，此曆官術家之事，而謂帝王之興，必乘五運者，繆妄之說也。不知其出於何人？蓋自孔子歿，周益衰亂，先王之道不明，而人人異學，肆其怪奇放蕩之說，後之學者，不能卓然奮力而誅絕之，反從而附益其說以相結固，故自秦推五勝以水德自名，由漢以來，有國者未始不由於此說，此所謂溺於非聖之學也。

惟天下之至公，大義可以祛人之疑，而使人不得遂其私。夫心無所私，疑得其決，則是非之異論息，而正統明。所謂非聖人之說者，可置而勿論也。

正統論下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絕，至其斷而不屬，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上，則是天下之君矣，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有功者彊，有德者王，威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彊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彊者謂之正統，猶有說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并，（一作「兼」）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予奪乎？東晉後魏是也。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魏及五代是也。

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絕也。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然諸儒之論，至於秦及東晉後魏五代之際，其說多不同。

其惡秦而黜之，以爲閏者，誰乎？是漢人之私論，溺於非聖曲學之說者也。其說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說，可置而勿論；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昔者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攻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崇密是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功

德固有優劣，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興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於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強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王五十二年，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天下，此其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尙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一作「云爲」，二作「文章」）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桀紂不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其私東晉之論者曰：「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黜吳楚者，豈非以其正統之所在乎？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曰：是有說焉，較其德與迹，而然耳。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規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眞聖人之業也。況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一本注：「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夫晉之爲晉，興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

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耳。自惠帝之亂，（一有「晉政已亡」四字）至於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絕矣。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正統之號，其可得乎？春秋之說，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誅，況欲干天下之統哉？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耳。

其私後魏之論者曰：「魏之興也，其來甚遠。自昭成建國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奮其力，並爭乎中國，七世至於孝文，而去夷卽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修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者，何哉？」曰：質諸聖人而不疑也。今爲魏說者，不過曰：（一作「於」）功多而國彊耳。此聖人有所不與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吳楚之僭，迭彊於諸侯矣。聖人於春秋所尊者，周也。然則功與彊，聖人有所不取也。論者又曰：「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一作「并」）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秦之所以興者，其說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者也。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彊。其最彊者苻堅。當堅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

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又彊者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豈能干統乎？

五代之得國者，皆賊亂之君也；而獨僞梁而黜之者，因惡梁者之私論也。唐自僖昭以來，不能制命於四海，而方鎮之兵作已，而小者并於大，弱者服於彊。其尤彊者，朱氏以梁，李氏以晉，共起而窺唐，而梁先得之，李氏因之借名討賊，以與梁爭中國，而卒得之，其勢不得不以梁爲僞也。而繼其後者，遂因之，使梁獨被此名也。夫梁固不得爲正統，而唐晉漢周何以得之？今皆黜之。而論者猶以漢爲疑：以謂契丹滅晉，天下無君，而漢起太原，徐驅而入汴，與梁唐晉周，其迹異矣，而今乃一概，可乎？曰：較其心迹，小異而大同爾。且劉知遠，晉之大臣也。方晉有契丹之亂也，竭其力以救難，力所不勝，而不能存晉，出於無可奈何，則可以少異乎四國矣。漢獨不然，自契丹與晉戰者三年矣，漢獨高拱而視之，如齊人之視越人也，卒幸其敗亡而取之；及契丹之北也，以中國委之許王從益而去，從益之勢，雖不能存晉，然使忠於晉者得而奉之，可以冀於有爲也。漢乃殺之而後入，以是而較其心迹，其異於四國者幾何？矧皆未嘗合天下於一也。其於正統，絕之何疑！

瀧岡阡表

初本——先君墓表 歐陽文忠公外集卷十二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至此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矧求而有得邪？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指而歎曰：『歲行在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

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

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

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多不合於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於朝，得不苟容於時。

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

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焉？乃泣血而記之。

歐陽氏自爲吉州廬陵人，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而耕而田，歲取百千；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困倉峨；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并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改本——瀧岡阡表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十五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脩，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

「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碑本作「壠」）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

「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况」）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

「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
情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六字）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尙書（一「無」尙書「字」）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脩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會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一作「韓」）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

「嗚呼！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旣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世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附喬億劍溪文略記方先生譚藝一則 節錄

雍正二年，秋九月，方先生望溪，自縱陽返白下，便道視家君於銅陵學署；一見卽袖出所爲文，曰：「近作先考妣墓碣，（集刻作古拱岡，是後來改本）尙覺瀟灑，因索歐陽子文。家君命檢行匣，出山曉閣本以呈。先生注視曰：「此不爲善本，可涉筆無甚惜也。」徑削去「曰毋以是爲我累」七字，（江浦劉古塘以爲此句可刪，「吾何恃而能自守也」亦有語病在。）「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是知汝父之能養也」十六字，（此俗下文字，照應法，宜削去徑接汝父爲吏）「矧求而有得耶」至「世常求其死也」三十六字，（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意義已足，可直接回顧乳考）「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至「此汝父之志也」八十六字，（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已是熟語，可直接某泣而志之不致忘，中間復總結上兩層，文勢反懈）至敘次先世封爵，爲指示稱善……

念奴嬌 蘇軾

赤壁懷古 初稿容齋續筆卷八詩詞改字條

大江東去，浪聲沈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孫吳，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掠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是笑我。

生華髮。人生如寄，一尊還酹江月。

赤壁懷古 東坡詞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①「三國」一作「當日」。②「穿空」東坡樂府作「崩雲」。③「拍」東坡樂府作「裂」。④「強虜」一作「檣櫓」。

山谷詞 黃庭堅

醉蓬萊

對朝雲鬢，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畫戟移春，靚妝迎馬，向一川都會。萬里投荒，一身弔影，成何歡意！
盡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州，萬重煙水。尊酒公堂，有中朝佳士。荔頰紅深，麝臍香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又（竄易前詞）

對朝雲鬢，暮雨霏微，翠峯相倚。巫峽高唐，鎖楚宮佳麗。蘸水朱門，半空霜戟，自一川都會。麝酒千杯，夷歌百轉，迫人垂淚。人道黔南，去天尺五，望極神京，萬種煙水。懸榻相迎，有風流千騎。荔臉紅深，麝躋香滿，醉舞裊歌袂。杜宇催人，聲聲到曉，不如歸是。

玉樓春

（當塗解印後一日，郡中置酒，呈郭功甫）

凌歊臺上青青麥，姑熟堂前餘翰墨，暫分一印管江山，稍爲諸公分臬白。江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又（竄易前詞）

翰林本是神仙謫，落帽風流傾座席。坐中還有賞音人，能岸烏紗傾大白。江山依舊雲橫碧，昨日主人今日客。誰分賓主強惺惺，問取磯頭新婦石。

擬襲例

理論之部

文心雕龍 劉勰

通變卷六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元作財，許無念改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緜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篇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說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疎古，風味一作末氣衰也。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蓓，雖踰本色，不

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詭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鑿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宜薰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元作因，按頌文改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揚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

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鬐，光元作毛，曹改若長離之振翼，迺穎脫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疑作可久，通則不乏。趨時必果，乘機無法。一作貽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史通劉知幾

模擬卷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荀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

何以言之？

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爲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爲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爲帝王，目宰輔爲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一脫此三字，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虜客主之殊，臣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當作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一作被典午之善政，同歸命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

月。如曹馬受命，躬爲帝王，非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曆；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無他議，言從己出，輒自問而自答者，豈是敘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且史漢每於列傳首書人名，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而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重複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

昔家語有云：「蒼梧人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爲讓，非讓道也。」又揚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子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子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述者，銳志好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

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真，銘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

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亦猶孔父賤爲匹夫，桀皇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

蓋左氏爲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襲，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恥，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薨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殺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劭使力士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溝僂仆，於是始與劭有隙；其後三年，有江溝爲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亦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叔牂；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云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等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

心同也。

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瞻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蝕而哭，昭子曰：「子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劭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爲幽州乎？」秋七月，拜爲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體也。

至如敘晉敗於郟，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觀其事矣。至王劭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恍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爲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爲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還，似皆未覩斯義；後齊兩達，其鑒之哉！

文史通義章學誠

言公中內篇二

嗚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爭於文，則言可得而私矣；實不充，鬪爭於名，則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則爭心起而道術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後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於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後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後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與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操術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處其易，後人立言處其難。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於中而不得不笑，疾被體而不能不呻，豈有計於工拙敏鈍而勉強爲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學以趨之；學之所在，類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傳之其人，能得我說而變通者，卽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窮畢生之學，問思辨於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爲之輔。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師之智，務爲無實之文，則不喜而強爲笑貌，無病而故爲呻吟，已不勝其勞困矣。而況挾恐見破之私意，構據自擅之虛名，前無所藉，後無所援，處勢孤危而不可安也，豈不難哉？夫外飾之言與中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可知也；不欲爭名之言與必欲爭名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後而相與公之之言與私據獨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難易之數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將有志於道而從其公而易者歟？抑徒競於文而從其私而難者歟？公私難易之間必有辨矣。嗚呼！安得知言之士而與之勉進於道哉？」

○孟子「操」作「故」。

古未有竊人之言以爲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對，既受無後之誚，而且得蔽賢之罪矣。古未有竊人之文以爲己有者；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既思欺君而且以讒友矣。竊人之美等於竊財之盜，老氏言之斷斷如也。其弊由於自私其才智，而不知歸公於道也。向令伯宗薦輦者之賢，而用縞素哭祠之成說，是即伯宗與邦之言也。功不止於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贊助所爲，憲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於憲令之善也。韓琦爲相而歐陽脩爲翰林學士，或謂韓公無文章。韓謂琦相而用脩爲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琦？嗚呼！若韓氏者，可謂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案梁傳成公五年「無後」作「無纒」。

竊人之所言以爲己有者，好名爲甚，而爭功次之；功欺一時而名欺千古也。以己之所作僞託古人者，好利爲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則罪盡於一身，好利則效尤而蔽風俗矣。譚峭竊化書於齊邱，郭象竊莊注於向秀，君子以謂儂薄無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說顯白於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於竊之者，蓋穿窬胥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劉炫之連山，梅賾之古文，尙書應詔入獻，將以求祿利也。侮聖人之言而竊比河間河內之蒐討，君子以爲罪不勝誅矣。夫墳典既亡，而作僞者之搜輯補苴，（如古文之採輯逸書，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亦未必無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惡於作僞者，遺篇逸句附於闕文，而其義猶存，附會成書，而其義遂亡也。

向令易作僞之心力而以採輯補綴爲己功，則功豈下於河間之禮、河內之書哉？（王伯厚之三家詩考，吳草廬之逸禮，生於宋元之間，去古浸遠，而尙有功於經學。六朝古書不甚散亡，其爲功較之後人，必更易爲力。惜乎計不出此，反藉以作僞。）郭象秋水達生之解義，非無精言名理，可以爲向之亞也。向令推闡其旨，與秀之所注相輔而行，觀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豈至遽等穿窬之術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爲功，大道隱而心術不可復問矣。

學者莫不有志於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於世，則書有時而亡，其學不至遽絕也。蓋學成其家而流衍者長，觀者考求而能識別也。孔氏古文雖亡，而史遷問故於安國，今遷書具存，而孔氏之書未盡亡也。韓氏之詩雖亡，而許慎治詩兼韓氏，今說文具存，而韓嬰之詩未盡亡也。劉向洪範五行傳與七略別錄雖亡，而班固史學出劉歆，（歆之漢記，漢書所本）今五行藝文二志具存，而劉氏之學未亡也。亦有後學託之前修者，褚少孫之藉靈於馬遷，裴松之之依光於陳壽，非緣附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術近，其書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殘闕，半述於莊生；楊朱書亡，多存於韓子。蓋莊列同出於道家，而楊朱爲我，其術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騁，未足名家，有道獲親，幸存斧琢之質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獲傳；惠施白馬三足之談，因莊生而遂顯。雖爲射者之鵠，亦見不羈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瑣細之言，初無高論，而幸入會心，竟垂經訓：孺子濯足之歌，通於家國；時俗苗碩之諺，證於身心。其喻理者，卽淺可深，而獲存者，無俗非雅也。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後人難也，古人巧而後人拙也，古人是而後人非也；名實之勢殊，公私之情異，而有意於言與無意於言者，不可同日語也。故曰：無意於文而文存，有意於文而文亡。

今有細民之訟，兩造具辭，有司受之，必濺其辭而賞罰其直枉焉。所具之辭，豈必鄉曲細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賞罰，不加爲之辭者，而加之訟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計其所出也。墓田隴畝，祠廟宗支，履勘碑碣，不擇鄙野，以謂較論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豈無三代鐘鼎，秦漢石刻，款識奇古，文字雅奧，爲後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雖庸而不可廢，無當於事，雖奇而不足爭也。然則後之學者，求工於文字之末，而欲據爲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與議於道矣。

或曰：「指遠辭文，大傳之訓也；辭遠鄙倍，賢達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辭之不可以已也。今日求工於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爲立言之則歟？」曰：非此之謂也。易曰：「修辭立其誠。」誠不必於聖人至誠之極致，始足當於修辭之立也。學者有事於文辭，毋論辭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爲文具者皆誠也；有其故而修辭以副焉，是其求工於是者，所以求達其誠也。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爲奇與葩者，則固以謂不如是則不能以顯陰陽之理與性情之發也。故曰：非求工也，無其實而有其文，卽六藝之辭猶無所取，而況其他哉！

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爲寇，非鬪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鬪文之工與不工也。陳琳爲袁紹草檄，聲曹操之罪狀，辭采未嘗不壯烈也；他日見操，自比矢之不得不應弦焉。使爲曹操檄袁紹，其工亦必猶是爾。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向便於乘者矣，適燕

與粵未可知也。

聖人之言，賢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賢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託於公，不必盡出於己者，何也？蓋謂道同而德合，其究終不至於背馳也。且賦詩斷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與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並存不廢也。前人有言，後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於己也；前人有言，後人從而擴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言之從同而異，從異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徧舉也，是以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爲並存於天壤，而非失得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爲公也。君子惡夫盜人之言而遽鏟去其跡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傳，不得已而取裁後人之論述，是乃無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屬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爾。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答章秀才論詩書

宋濂

宋學士全集卷二十八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旁引曲證，齟齬數百言，自以爲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

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越建安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太羹充餽，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者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爲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駿駁有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音韻，王元長局於編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爲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隋陳之弊，多尊徐庾，遂至頽靡不振。張子壽蘇廷頌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爲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羣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爲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眞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做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壹寄禮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遂

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爲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樹酌陶謝之中，而措辭竊眇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向奇，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尙有所不逮，況厠之開元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之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疏，或煅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

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耳。雖然，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尙烏得謂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詠性情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

近來學者，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卽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沖粹之意。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略誦所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涵芬樓文談 吳曾祺

仿古二篇

文章之體，往往古有是作，而後人則仿而爲之，雖通人不以爲病。其濫觴所自，始於揚子雲作大玄擬易，作法言擬論語。他如枚乘變賦體爲七發，後則有曹子建之七啓，張孟陽之七命，自是爲之者益衆，好事者合爲七林一書。東

方朔始作答客難，揚子雲因之作解嘲，班孟堅因之作答賓戲，唐韓昌黎又因之作進學解。司馬相如作封禪書，揚子雲因之作劇秦美新，班孟堅因之作典引，唐柳子厚因之作晉問，此皆章章可見者也。又如陸士衡作辨亡論，全學賈生過秦論，杜牧之作阿房宮賦，全學揚敬之華山賦。乃若王子安作滕王閣序，其「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日稱爲名句，相與膾炙人口；然實脫胎於庾子山華林園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青旗一色」。劉夢得著儆舟篇云：「越子滕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屬劍子西嘯，李園養士春申易，俱效班書語。然此不過小小摹其句法而已，最不可解者，枚乘上吳王書「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至「難以復出」，凡七十餘字，乃全用孔叢子語。乘一代作者，決不如此；或者孔叢子係僞書，人取乘語以入之，亦未可定。此則莫能明矣！洪容齋謂唐之王摩詰宋之黃魯直，二人皆工詩，而其集中多竊前人所作，試考之亦足知其說之不謬矣。此劉彥和所謂「寶玉大弓終非其有」者也。

文人好事，往往有擬古之作，見於詩集者較多，見於文集者特少。今約略言之：如李少卿答蘇武書，諸葛孔明後出師表，皆後人贋作，人以其文之工而不忍廢。然徑謂之擬作可也。此皆本無其文而擬之者，亦有本有其文而擬之者，如東坡擬歸去來辭，世稱爲工，其餘不可勝數也。大凡擬體之工，比各體爲更難。各體之作，凡命意措詞，皆以我作主，至於筆力所趨，亦可各出其所長。至擬體則一切出之古人，古人所謂非者，吾不得以爲是也；古人所謂是者，吾不得以爲非也。卽其氣體所近，亦必以所擬之人爲斷。一有不似，雖有佳語，無所用之。其狀比之優伶之演劇，一無以異。

行文本樂事，何爲自尋拘苦如此！雖一生不作可也。近來人人爭非議制舉文字，然制舉文字所以可厭，通體描摹昔人口氣，亦其一端也。欲出一言忽然而爲尼山大聖，忽然而爲顏曾思孟諸賢，又忽然而爲告子陳相，下至王驍陽虎之屬，直謂以文爲戲，則可於此求工，果何爲哉！擬體之作，得無類是！

文史通義言公篇書後 劉師培——左倉集卷八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篇謂「古人之言所以爲公，未嘗矜於文詞，私爲己有。」立說至精。夫論語立言，恆本古語；大戴集禮，半出賈荀；前人論之已詳。又古器銘文，語多相似。起止之詞，述而不作，則又同體之文，沿襲承用，略事置點，便成新裁。卽詩歌之體，亦復旨別語同。觀柏舟互見於邶鄘，揚水疊廢於周鄭，蓋發端之詞，遞沿成語，故不期其符而自符。厥後孟德作歌，或采鄭風之語，或斷小雅之章，蓋言以明志，義各有當，不必詞盡己出也。又卽漢人之作觀之：「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樂府兩見其詞。「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豔詞疊沿其句。此由矢口而成，取習見之詞入己作。若夫漢碑之文，立詞多同，又以文有定製，相沿已久，與鐘鼎銘文同例。後世之文，亦恆類此。如真子飛霜鏡，釋者定爲晉物，其銘詞曰：「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照千春，鳳凰鷲鏡南風清。」又廣事類賦鏡賦注，引類苑謂何都巡出一古鏡，其帶銘。今以飛霜鏡銘相校，前缺「陰陽各

爲配」二語，末缺「鳳凰」句七字。又江少虞皇朝事實類苑謂熙寧末年南陵耕者破塚得古圓鑑，背郭有銘，亦與眞子飛霜鏡略同。惟鳳凰句移於銘首，易爲鳳凰雙頭南金裝；又易「各爲配」爲「合配」，易「恆」爲「兩」，餘均相符。又宋姚寬西谿叢語謂何都巡出古鏡，其帶銘，今與飛霜眞子鏡相較，惟銘末無「鳳凰」七字，銘首另增「對鳳凰舞，鑄黃金帶」二語。與類苑所載者疑同是一物，惟類苑未引前四句。此數鏡者，其銘詞均略同。蓋創始作銘之人，學者奉爲研手，句法音韻，俱出自然，傳播既多，摹擬斯衆。或略事損益，或傳寫致訛，此非古人不以雷同爲恥也。古代文有定製，詞有定施，雖沿襲前作，苟詞得其宜，固不啻若自己出也。又考事實類苑記某鏡銘云：「當江寫翠，對酒傳紅」，而山左金石志所記古鏡銘有「當眉寫翠，對臉敷紅」二語，足證古代鏡銘，多點竄前人之作。又予所得唐石，有江陽洪大人墓誌，其銘文曰：「隴樹風悲，愁雲月苦；一閉泉門，宛然今古。」而揚州所出唐墓石之文，多與彼四語同；或於四語以前另增他句，是古代碑誌之文，亦多沿襲。明于此例，則古代之一文兩見，詞句多同者，不必盡疑其贋。此亦章氏言公篇之旨也。

畏廬論文 林紆

忌剽襲

凡學古而能變化者，非剽襲也。剽之爲言，劫也；襲之爲言，重也。知古人之美處而不能學，則生入其句法，足之；以己意，駭讀者之目，以爲古；苟爲人覓得其主人翁，則幾疑全體之皆贗，此爲行文一大病痛。

王鏊震澤長語論爲文妙訣曰：「爲文必師古讀之，使人不知所師，善師古者也。韓師孟，今讀韓文不見其爲孟也；歐學韓，亦不覺其爲韓。」愚按歐之學韓，神骨皆類，而風貌不類；但觀惟儼祕演詩文集二序，推遠浮屠之意，與韓同，能不爲險語而風神自遠，則學韓真不類韓矣。韓之長亦不止出於孟子，專以孟子繩韓，則碑版及有韻之文亦出之孟子乎？韓者集古人之大成，實不能定以一格。後人極力追古人，而力求其肖，則萬萬不能不出於剽襲；剽襲卽死法也。一落死法，則不能生於吾言之外。何者？心醉古人之句法段法篇法，處處爲之拘攣耳。

陳同甫論作文之法，曰：「經句不全兩，史句不全三；不用古人句，只用古人意；但用古人語，不用古人句，能造古人所不到處。」愚謂當於平時用功沈潛體認，古人用心所在，凡義法意境魄力神味蓄積盤亘於胸中，一到行文當有自家把握，臨時去取。昌黎之迎而拒之，平心察之，此便是不存成心去就古人，正恐不能肖而且割愛爲難，不於句中釘釘，卻於意思中釘釘矣。顧亭林曰：「傲楚辭者必不如楚辭，傲七發者必不如七發，蓋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筆力復不能自遂。」此正道得剽襲之病痛，覺陳同甫所謂用意用語之類，識見均不如崑山之高。

魏叔子評古文七弊第六節，曰：「語可以不驚人，不可襲古聖賢之常言。」愚於此語亦殊不明白。聖賢語當曰引，不當曰襲。左傳中引詩如戰戰兢兢之類，語至習見，何以不謂之襲？且有道理語，亦不必驚人，自能令人胸中點

頭綜之叔子言不過謂不必引據通套之語，乃不知引易引詩一兩語作點綴，亦古文中常有之事，不能即謂之襲。
朱子斥劉放之彭城集，謂工於摹倣公羊儀禮。公羊儀禮何嘗不可學，必謂一字一句盡肖公羊儀禮，又復成何趣味？
或且才大學博，不期然而流露。然明汪道昆之刻意摹古，往往援古事以證今事，陳與郊之隅園蘅川二集力摹漢魏，雖不敢厚非，而必奉爲圭臬，直令人走入膠體，似可不必。愚生平不喜論文，蓋過於高遠，必至詆毀古人，過於主張，又足生人攻擊。雖然，爲文當肖自己，不當求肖古人。有古人之志願問學，加以磨治，吐屬間不期古而自古，必分門別派，謂吾爲某家香火門人，步步剽襲，卽到汪道昆陳與郊地位，又何益者！

六朝麗指

選錄 孫德謙

文字之有摹仿，此在古人且然。賈誼過秦論，其後陸士衡之辨亡，干令升之晉紀總論，皆用其句調，固無足怪；然偶或爲之則可，若屢見不一見，不免令人生厭。如劉孝標廣絕交論中有「是日某交其流一也」，吾見近人作文不能不鋪敘者，往往摹仿其句調，雖工文者亦時有之，誠所不取。故余於六朝駢文，專揣摩其氣息，而此等處則引爲深戒。今觀王仲寶滄淵碑文有云：「所以子產云亡，宜尼泣其遺愛；隨武旣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公見之矣。」又徐孝穆司空徐州刺史侯安都德政碑：「其能繼茲歌詠者，司空侯使君乎？」兩起段結句，後世文人集中，常有學其格

調者，亦當力求刪削，不得時相沿襲。夫文章摹古，豈足爲病；所病者落套耳。昌黎謂辭必己出，斯豈辭爲然哉？於格律亦不可因人而作，使之數見不鮮，乃足謀傳世之業。若張皋聞七十家賦鈔序，摹仿莊子天下篇漢書藝文志，則仍不媿爲名家也。師法六朝者，吾願其涵泳於神韻，則善之善矣。

六朝文士引前人成語，必易一二字，不欲有同鈔襲。沈休文梁武帝與謝朓敕：「不降其身，不屈其志。」此用論語「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志」「身」既互易，而「辱」又易以「屈」字矣。梁簡文與劉孝儀令「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此用魏文帝與吳質書「酒酣耳熱，仰而賦詩。」「酣」易爲「闌」，「仰而」則易「言志」矣。梁武帝請徵補謝朓何胤表：「窮則獨善，達以兼濟。」此用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身」「天下」直爲刪去，而「以」「濟」二字，乃以易「則」「善」矣。又休文修竹彈甘蕉文：「每叨天功，以爲己力。」此用國語「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貪」「之」兩字又易以「每叨」矣。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言不寫意。」此用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今「盡」則易爲「寫」字矣。王孝籍上牛宏書：「乏強兄之親。」此用李密陳情表「內無期功強近之親。」其省字不必言；「強近」之「近」，則易以「兄」字矣。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蓋引成語而加以剪裁，以見文之不苟作，斯亦六朝所長耳。彼宋人則異是。

次韻孔毅甫集古人句見增五首蘇軾——東坡集卷十三

羨君戲集他人詩，指呼市人如使兒。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鷄。退之驚笑子美泣，問君久假何時歸？世間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滿千家墀。

紫駝之峯人莫識，雜以鷄豚真可惜。今君坐致五侯鯖，盡是猩脣與熊白。路傍拾得半斷槍，何必開爐鑄矛戟。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當令君喪魄。

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劃如太華當我前，跛牂欲上驚嶮嶂。名章俊語紛交衡，無人巧會當時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

詩人雕刻閔草木，搜抉肝腎神應哭。不如默誦千萬首，左抽右取談笑足。夜吟石鼎聾悲秋，可憐好事劉與侯。何當一醉百不問，我欲眠矣君歸休。

膏明蘭臭俱自焚，象牙翠羽戕其身。多言自古爲數窮，微中有時堪解紛。癡人但數羊羔兒，不知何者是左慈。千章萬句卒非我，急走投君應已遲。

實例之部

模擬類 上——法式之擬

五 噫 梁鴻——全漢文卷二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六 噫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十四

我知噫！
飄風起兮海水飛，噫！文武盡兮火德微，噫！鷹鷂相擊兮靡所施，噫！鴻鵠欲舉兮將安歸，噫！權歌中流兮任所之，噫！獨抱春秋兮莫

形影神 陶潛——陶靖節集卷二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一作憔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

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而。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愆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一作物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一作結託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一作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擬陶體三首 梅聖俞——宛陵先生集卷二十四

手問足

共生一體中，出處常相并；所動輒有跡，何不擇地行。履舄雖可蔽，步武豈無聲？嘗思汝爲玉，請別見直誠。

足答手

上下各有分，同質實異支。要用固爾先，當念扶我危。我別爾獨安，何以幸華夷？且願宿袖間，操執自有時。

目釋

涼。我居元首間，分並日月光。左右各照曜，盲一豈相妨！尙恐有所警，獨見不能強。嗟爾手與足，何爲欲競傷？捉馳自有職，勿使心悲涼。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七首 杜甫——九家集注杜詩卷六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祖公，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一作同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一作各一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
東飛鴛鴦後鵝，一作雁安得送我借汝旁？
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歿諸孤癡。
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一作雁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溼。
一云樹枝溼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
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古木龍嵒枝相樛。
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遊。
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
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云怨遲遲溪壑爲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一作十年飢走荒山道。
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
山中儒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
嗚呼七歌兮情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六歌 文天祥——文文山全集卷十四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
亂離中道逢虎狼，鳳飛翩跹失其凰。
將雛一二去何方，豈料國破家亦亡！
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
牛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
悲風北來起滂滂！

有妹有妹家流離，良人去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草淒，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涓，三男一女同獻歡；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鶴鴿在原我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鐘王，小者讀字聲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鬢委道旁。雁兒啄啄秋無梁，隨母北首誰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電飄泥塗。「汝兄十二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嗚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我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血汗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鴈落飄瑤瑤。風花飛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汚渠。天摧地裂龍鳳殂，美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遡風立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重愁人，北風隨我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而今骨肉相憐我。汝在北兮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浮丘道人招魂歌 汪元量——水雲集

有客有客浮丘翁，一生能事今日終。鬢髮雪奪身不容，寸心耿耿摩蒼穹。睢陽臨難氣塞充，大呼南八男兒忠。我公就義何從容，名垂竹帛生英雄。嗚呼一歌兮歌無窮，魂招不來何所從！

有母有母死南國，天氣黯澹殺氣黑。忍埋玉骨崖山側，我劬勞淚沾臆。孤兒以忠報罔極，拔舌剖心命何惜！地結蓑宏血成碧，九泉見母無言責。嗚呼二歌兮歌復憶，魂招不來長歎息！

有弟有弟隔風雪，音信不通雁飛絕。獨處空廬坐綵綫，短衣凍指成化杭州府志作指凍不能結。天生男兒硬如鐵，白刃飛空肢體裂。此時與汝成永訣，汝於何處收兄骨？嗚呼三歌兮歌聲咽，魂招不來淚流血！

有妹有妹天一方，良人去後逢此殃。黃塵暗天道路長，男呻女吟不得將。汝母已死埋炎荒，汝兄跣足行雪霜。萬里相逢淚滂滂，驚定拭淚還悲傷。嗚呼四歌兮歌欲狂，魂招不來歸故鄉！

有妻有妻不得願，飢走荒山汗如雨。一朝中道逢狼虎，不肯偷生作人婦。左掖虞姬右陵母，一劍捐軀剛自許。天下地下吾與汝，夫爲忠臣妻烈女。嗚呼五歌兮歌聲苦，魂招不來在何所！

有子有子衣裳單，皮肉凍死傷其寒。蓬空糧燼不得安，叫怒索飯飢無餐。亂離走竄千里山，荆棘躡坐膚不完。失身被繫淚不乾，父聞此語摧心肝。嗚呼六歌兮歌欲殘，招魂不來心鼻酸！

有女有女清且淑，學母曉妝顏似玉。成化杭州府志云學母梳妝面如玉憶昔狼狽走空谷，不得還家收骨肉。關河喪亂多殺戮，白日驅人夜燒屋。一雙白璧委溝瀆，日暮潛行向夫哭。嗚呼七歌兮歌不足，魂招不來淚盈掬！

有詩有詩吟嘯集，紙上飛蛇歎香汁。杜陵寶唾手親拾，滄海月明老珠泣。天地長留國風什，鬼神護呵六丁立。我公筆勢人莫及，每一呻吟淚痕溼。嗚呼八歌兮歌轉急，魂招不來風習習！

有官有官位卿相，一代儒宗一敬讓。家亡國破身漂蕩，鐵漢生擒今北向。忠肝義膽不可狀，要與人間留好樣。惜哉斯文天已喪，我作哀章淚悽愴。嗚呼九歌兮歌始放，魂招不來默惆悵！

七歌 鄭 燮——板橋詩鈔

鄉生三十無一營，學書學劍皆不成。市樓飲酒拉年少，終日擊鼓吹笙簧。今年父歿遺書賣，剩卷殘編看不快。鑿下荒涼告絕薪，門前剝啄來催債。嗚呼！一歌兮歌偏側，皇遽讀書讀不得！

我生三歲我母無，叮嚀難割襪中孤。登牀索乳抱母臥，不知母歿還相呼。兒昔夜啼啼不已，阿母扶病隨啼起。婉轉喚撫兒熟眠，燈昏母咳寒窗裏。嗚呼！二歌兮夜欲半，鴛鴦不穩庭槐斷！

無端涕泗橫闌干，思我後母心悲酸。十載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復憂飢寒。時缺一升半升米，兒怒飯少相觸抵。伏地啼呼面垢汚，母取衣衫爲滌洗。嗚呼！三歌兮歌徬徨，北風獵獵吹我裳！

有叔有叔偏愛姪，謾短論長潛覆篋。倦書逃藥無事無，藏懷負背趨而逸。布衾單薄如空囊，敗絮零星兼臥惡。縱橫溲溺漫不省，就溼移乾叔夜醒。嗚呼！四歌兮風蕭蕭，一天寒雨閉雞號！

幾年落拓向江海，謀事十事九事殆。長嘯一聲沽酒樓，背人獨自問真宰。枯蓬吹斷久無根，鄉心未盡思田園。千里還家到反怯，入門忸怩妻無言。嗚呼！五歌兮頭髮豎，丈夫意氣闔房沮！

我生二女復一兒，寒無絮絡饑無糜。兒號觸怒事鞭扑，心憐手軟翻成悲。蕭蕭夜雨盈階坻，空牀破帳寒秋水。清晨那得餅餌持，誘以貪眠罷早起。嗚呼！眼前兒女兮呼爺，六歌未闕思離家。

種園先生（陸震）是吾師，竹樓（王國棟）桐峯（顧于觀）文字奇。十載鄉園共遊憩，壯心磊落無不爲。二子辭家弄筆墨，片語千人氣先塞。先生貧病老無兒，閉門僵臥桐陰北。嗚呼！七歌兮浩縱橫，青天萬古終無情！

恨賦江淹——江文通文集卷一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

假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華山爲城，紫淵爲池。雄圖旣溢，武力未畢。方架鼉鼉以爲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①文選「假」作「至」。

若乃趙王旣虜，遷於房陵。薄暮心動，昧旦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爲怨難勝。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慚魂。情往上郡，心留鴈門。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蕪絕兮異域。

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孺人，顧弄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膺志沒地，長懷無已。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颼起，血下霑襟。亦復含酸茹歎，銷落湮沈。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匝地，歌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哀。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丘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擬恨賦 李白——分類補注李太白詩卷一

晨登太山，一望萬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賢，飲恨而歿。

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渤海，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國步，握瑤圖而條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素。

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雖兮不逝，暗噫何歸！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颯起，遠離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若夫陳后失籠，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衣，春草龍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

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心死奮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之啾啾，永埋骨於潦水，怨懷王之不收。

及夫李斯受戮，神氣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緣。

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目斷心飛，莫不攢眉痛骨，拔血露衣，若乃錯繡，填金門，煙塵曠杳，歌鐘畫館，亦復星沈電滅，閉影潛魂。

已矣哉！桂華滿兮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蟻聚，碧臺空兮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五柳先生傳 陶潛——陶靖節集卷六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

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其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葉子先生傳 繆良——文章游戲二編卷二

先生不知何如人也，亦不詳其行事；平居愛葉子戲，因以為號焉。嗚雉呼盧，不耐煩擾；惟鬪牌，不覺甚喜。每有會聚，便欣然忘食。性嗜利，家貧不能常得；朋舊知其如此，或設局而招之，造輒共賭，期在必勝；既勝而退，猶自恣情去留。明日復然，不避風雨；籌馬算結，贏錢屢空，怒如也。常欲挑頭自肥，聊救己急，繫懷得失，以此自終。

贊曰：聖人有言，苟飽食以終日，寧用心於博奕。其言茲若人之儔乎？勞神廢時，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歟？有窮氏之民歟？

自序 劉峻——劉戶曹集卷一

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葦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

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

余嘗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輒軻，此三同也。

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強，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自序 汪中——述學補遺

昔劉孝標自敘平生，以爲此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踪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

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玄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

孝標嬰年失怙，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栖尋劉寶。余幼罹窮嗣，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

余受詐與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蹠踐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惟餘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

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備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陷，荆棘已生。此五異也。

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苦，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

前赤壁賦 蘇軾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可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漿，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釀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遊懸泉賦 趙秉文——閑閑老人滄水文集卷二

庚午之歲，九月既望，趙子與客遊於承天之廢闕，僅酒乎妒女祠之側。千山暮蒼，素月如拭，形與影嬉，谷響互答，一談一咲，超然自得。

既而嘆曰：「泉不飛則無聲，石不擊則無骨，山以秋而殺瘦，境以夜而增寂，四者備矣而無勝具以文之，境雖奇而不即。」於是剝蛇腹之枝以爲琴，竅鳳膺之管以爲笛，誦王摩詰、韋蘇州之詩所以侑此觴而永今夕。少焉，動乎動，息乎息，鳴乎鳴，嘿乎嘿，入吾耳者瀏以清，歷乎目者森以屹。金鼓半空，聲在峽中，道娘孀子之關，潘美所以下河東者耶？旗幟盡拔，春染木末，突井陘之口，韓信所以破趙壁者耶？迨而察之，風落山而泉鳴石也。

二客曰：「未也！向者泉出祠下，大如車輪，下赴絕壑，懸流千尺，殷晴空之雷霆，飛炎天之冰雪，六年於茲，而闕其澤。子能將而出之，亦一段之奇突。」

趙子曰：「泉有時而通，亦有時而塞。豈我見聞，有通有塞。而此見聞，復有何物？」

鳩林道人曰：「物我同源，動靜致一。反聞聞處，聞所不及。無聞之聞，聞性不絕。雖見見處，見亦不立。無見之見，見亦不滅。今子以耳聽聲，未能眼處聞聲；以眼觀色，未能耳處觀色。故一泉之見，爲之惑也。」

歸語同僚曰：「此殆維摩詰也。」

覺而賦之，但山高水深，風清月白。

古文十弊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

余論古文辭義例，自與知好諸君書凡數十通。筆爲論著，又有文德文理質性點陋俗嫌俗忌諸篇，亦詳哉其言。

之矣。然多論古人，鮮及近世。茲見近日作者，所有言論，與其撰著，頗有不安於心，因取最淺近者，條爲十通，思與同志諸君，相爲講明。若他篇所已及者，不復述，覽者可互見焉。此不足以盡文之隱，然一隅三反，亦庶幾其近之矣。

一曰：凡爲古文辭者，必先識古人大體，而文辭工拙，又其次焉。不知大體，則胸中是非，不可以憑；其所論次，未必俱當事理，而事理本無病者，彼反見爲不然而補救之，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矣。

有名士投其母氏行述，請大興朱先生作誌，敘其母之節孝，則謂乃祖衰年病廢臥牀，溲便無時，家無次丁，乃母不避穢黷，躬親薰濯，其事旣已美矣。又述乃祖於時蹙然不安，乃母肅然對曰：「婦年五十，今事八十老翁，何嫌何疑？」嗚呼！母行可嘉，而子文不肖甚矣。本無介帶，何有嫌疑。節母旣明大義，定知無是言也。此公無故自生嫌疑，特添注以幹旋其事，方自以謂得體，而不知適如冰雪肌膚，剜成瘡痛，不免愈濯愈痕癢矣。

人苟不解文辭，如遇此等，但須據事直書，不可無故妄加雕飾。妄加雕飾，謂之「剜肉爲瘡」。此文人之通弊也。二曰：春秋書內不諱小惡。歲寒知松柏之後彫，然則欲表松柏之貞，必明霜雪之厲，理勢之必然也。自世多嫌忌，將表松柏而又恐霜雪懷慚，則觸手皆荆棘矣。但大惡諱，小惡不諱。春秋之書內事，自有其權衡也。

江南舊家，輯有宗譜，有羣從先世，爲子聘某氏女，後以道遠家貧，力不能婚，恐失婚時，僞報子殤，俾女別聘，其女遂不食死，不知其子故在。是則守貞殉烈，兩無所處，而女之行事，實不愧於貞烈，不忍泯也。據事直書，於翁誠不能無歉然矣。第周官媒氏禁嫁殤，是女本無死法也。曾子問，娶女有日，而其父母死，使人致命女氏。注謂恐失人嘉會之時。

是古有辭昏之禮也。今制，婿遠遊三年無聞，聽婦告官別嫁。是律有遠絕離昏之條也。是則某翁詭託子殤，比例原情，尙不足爲大惡而必須諱也。而其族人動色相戒，必不容於直書，則匿其辭曰：「書報幼子之殤，而女家誤聞以爲婿也。」夫千萬里外，無故報幼子殤，而又不道及男女昏期，明者知其無是理也。則文章病矣。

人非聖人，安能無失。古人敍一人之行事，尙不嫌於得失互見也。今敍一人之事，而欲顧其上下左右前後之人，皆無小疵，難矣。是之謂「八面求圓」。又文人之通弊也。

三曰，文欲如其事，未聞事欲如其人者也。

嘗見名士爲人撰誌，其人蓋有朋友氣誼，誌文乃倣韓昌黎之誌柳州也。一步一趨，惟恐其或失也。中間感歎世情反復，已覺無病費呻吟矣。末敍喪費出於貴人，及內親謁勞其事，詢之其家，則貴人贈賻稍厚，非能任喪費也；而內親則僅一臨穴而已，亦並未任其事也；且其子俱長成，非若柳州之幼子孤露，必待爲經理者也。詰其何爲失實至此，則曰：「倣韓誌柳墓終篇有云，『歸葬費出觀察使裴君行立，又舅弟盧遵，既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附紀二人，文情深厚。今誌欲似之耳。」余嘗舉以語人，人多笑之。不知臨文摹古，遷就重輕，又往往似之矣。是之謂「削趾適履」。又文人之通弊也。

四曰，仁智爲聖，夫子不敢自居。瑚璉名器，子貢安能自定。稱人之善，尙恐不得其實。自作品題，豈宜誇耀成風邪！嘗見名士爲人作傳，自云吾鄉學者，鮮知根本，惟余與某甲，爲功於經術耳。所謂某甲，固有時名，亦未見必長經

術也。作者乃欲援附爲名，高自標榜，惡矣！

（有江湖游士，以詩著名，實亦未足副也。然有名實遠出其人下者，爲人作詩集序，述人請序之言曰：「君與某甲齊名，某甲既已弁言，君烏得無題品。」夫齊名本無其說，則請者必無是言。而自詡齊名，藉人炫己，顏頰不復知忸怩矣。

且經援服鄭，詩攀李杜，猶曰高山景仰。若某甲之經，某甲之詩，本非可恃，而猶藉爲名，是之謂「私署頭銜」。又文人之通弊也。

五曰，物以少爲貴，人亦宜然也。天下皆聖賢，孔孟亦弗尊尙矣。

清談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則滔滔皆是也。前人譏晉書列傳，同於小說，正以採掇清言，多而少擇也。

立朝風節，強項敢言，前史修爲美談。明中葉後，門戶朋黨，聲氣相激，誰非敢言之士。觀人於此，君子必有辨矣。不得因其強項申威，便標風烈，理固然也。

我憲皇帝澄清吏治，裁革陋規，整飭官方，懲治貪墨，實爲千載一時。彼時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風俗。貪冒之徒，莫不望風革面，時勢然也。今觀傳誌碑狀之文，敘雍正年府州縣官，盛稱杜絕餽遺，搜除積弊，清苦自守，革除例外供支。其文洵不愧於循吏傳矣！不知彼時逼於功令，不得不然。千萬人之所同，不足以爲盛節。豈可見奄寺而頌其不好色哉！

山居而貴薪木，涉水而寶魚蝦，人知無是理也。而稱人者乃獨不然，是之謂「不達時勢」。又文人之通弊也。六曰，史既成家，文存互見，有如管晏列傳，而動詳於齊世家。張耳分題，而事總於陳餘傳。豈惟命意有殊，抑亦詳略之體所宜然也。

若夫文集之中，單行傳記，凡遇牽聯所及，更無互著之篇，勢必加詳，亦其理也。但必權其事理足以副乎其人，乃不病其繁重爾。

如唐平淮西，韓碑歸功裴度，可謂當矣。後中譏毀，改命於段文昌，千古爲之歎惜。但文昌徇於李愬，愬功本不可沒，其失猶未甚也。假令當日無名偏裨，不關得失之人，身後表阡，修陳淮西功績，則無是理矣。朱先生嘗爲故編修蔣君撰誌，中敘國家前後平定準回要略，則以蔣君總修方略，獨力勤勞，書成身死，而不得敘功故也。然誌文雅健，學者慕之。後見某中書舍人死，有爲作家傳者，全襲蔣誌原文。蓋其人嘗任分纂數月，於例得列銜名者耳。其實於書未寓目也。是與無名偏裨，居淮西功，又何以異？而文人喜於撫事，幾等軍吏攘功，何可訓也。是之謂同里銘旌。

昔有夸夫，終身未膺一命，好襲頭銜。將死，遍召所知，籌計銘旌題字。或徇其意，假藉例封，待贈，修職，登仕，諸階。彼皆掉頭不悅。最後有善諧者，取其鄉之貴顯，大書勳階，師保，殿閣，部院，某國某封某公，同里某人之柩。人傳爲笑。故凡無端而影附者，謂之「同里銘旌」，不謂文人亦效之也。是又文人之通弊也。

七曰，陳平佐漢，志見社肉，李斯亡秦，兆端廁鼠，推微知著，固智士之相機。搜間傳神，亦文家之妙用也。但必得其

神志所在，則如圖畫名家，類上妙於增毫。苟徒慕前人文辭之佳，強尋猥瑣，以求其似，則如見桃花而有悟，遂取桃花作飯。其中豈復有神妙哉。

又近來學者，喜求徵實。每見殘碑斷石，餘文剩字，不關於正義者，往往藉以考古制度，補史缺遺，斯固善矣。因其行文，貪多務得，明知贅餘非要，卻爲有益後世推求，不憚辭費。是不特文無體要，抑思居今日而欲備後世考徵，正如董澤矢材，可勝暨乎！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其或有關考徵，要必本質所具。卽或閒情逸出，正爲阿堵傳神。不此之務，但知市菜求增，是之謂「畫蛇添足」。又文人之通弊也。

八曰，文人固能文矣；文人所書之人，不必盡能文也。敘事之文，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記言之文，則非作者之言也；爲文爲質，期於適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

貞烈婦女，明詩習禮，固有之矣。其有未嘗學問，或出鄉曲委巷，甚至傭嫗婢，貞節孝義，皆出天性之優。是其質雖不愧古人，文則難期於儒雅也。每見此等傳記，述其言辭，原本論語孝經，出入毛詩內則，劉向之傳，曹昭之誠，不啻自其口出，可謂文矣！抑思善相夫者，何必盡識鹿車鴻案；善教子者，豈皆熟記畫荻丸熊。自文人胸有成竹，遂致閨修皆如板印，與其文而失實，何如質以傳真也！

由是推之，名將起於卒伍，義俠或奮閭閻。言辭不必經生，記述貴於宛肖。而世有作者，於斯多不致思。是之謂「優伶演劇」。蓋優伶歌曲，雖耕氓役隸，矢口皆叶宮商，是以謂之戲也。而記傳之筆，從而效之。又文人之通弊也。

九曰，古人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知其意者，且暮遇之，不知其意，襲其形貌，神弗肖也。

往余撰和州故給事成性志傳。性以建言著稱，故采錄其奏議。然性少遭亂離，全家被害，追悼先世，每見文辭，而猛省之篇，尤沈痛可以教孝。故於終篇，全錄其文。其鄉有知名士賞余文曰：「前載如許奏議，若無猛省之篇，譬如行船，鷁首重而舵樓輕矣。今此婪尾，可謂善謀篇也。」余戲詰云：「設成君本無此篇，此船終不行耶？」蓋塾師講授四書文義，謂之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隨時取譬。然爲初學示法，亦自不得不然，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動操塾師啓蒙議論，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是之謂「井底天文」。又文人之通弊也。

十曰，時文可以評選，古文經世之業，不可以評選也。前人業評選之，則亦就文論文可耳。但評選之人，多非深知古文之人。夫古人之書，今不盡傳，其文見於史傳。評選之家，多從史傳采錄，而史傳之例，往往刪節原文，以就隱括，故於文體所具，不盡全也。評選之家，不察其故，誤謂原文如是，又從而爲之辭；於引端不具，而截中徑起者，詎謂發軔之離奇。於刊削餘文，而遽入正傳者，詫爲篇終之嶄峭。於是好奇而寡識者，轉相歎賞，刻意追摹。殆如左氏所云「非子之求，而蒲之覓」矣。

有明中葉以來，一種不情不理，自命爲古文者，起不知所自來，收不知所自往，專以此等出人思議，誇爲奇特，於是坦蕩之塗生荆棘矣。夫文章變化，倖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象，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盛，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文人好奇，易於受惑，是之謂「誤學邯鄲」。又文人之通弊也。

今文十弊 張鴻來——師大月刊第十三期

章實齋作古文十弊，一曰剗肉爲瘡，二曰八面求圓，三曰削趾適履，四曰私署頭銜，五曰不達時勢，六曰同里銘旌，七曰畫蛇添足，八曰優伶演劇，九曰井底天文，十曰誤學邯鄲。今日學生爲文，亦有類於章氏所謂弊者，約略追憶，足成十數；不揣僭竊，作今文十弊。

一曰：文合事實，方可信今而傳後。昔率學生遊頤和園，越數日，值作文課，命爲之記。有某生云：「載酒而往，憩於排雲殿前。邀同學席地坐，引杯共酌，醉而返。」又有云：「歸家飯畢，濡筆記之。」夫師生偕遊，往來與共，未見載酒而飲也；作文過遊園已數日，兩事非同時也；今爲是言，是祇知學古，而忘其失實矣。是之謂「當面撒謊」，此學生之通弊也。

二曰：出言宜知謹慎，記事須有選擇。數年前試驗新生，國文題爲「我之家庭」。有一生敘其父買妾別居，其母常與爭吵；祖母袒父，與母勃谿。生爲袒母之人，對於祖母及父，多懷不滿，怨詈之詞，形諸試卷。夫家庭骨肉，可記者多，何必專擇此種，發抒憤懣，且亦失命題考查狀況之旨。是之謂「不爲親隱」，又學生之通弊也。

三曰：賢哲名言，爲天下法，文家引用，助成己說，此常例也。近來學生，多通西籍，西儒言論，每資引證，不曰某某爲蘇格拉底之詞，

卽曰某某爲斯賓塞爾之說。叩厥來由，忘出何典；「想當然耳」，時或有之。是之謂「胡造謠言」，又學生之通弊也。

四曰：事物比人，借抒情趣，文家原有擬人一格；毛穎物也，爲傳以傳之；貧窮事也，爲文以送之。索諸詩家，亦有感時潸淚之花恨別驚心之鳥。要在託物以寄興，無須求劍而刻舟。今人爲文，慣摹此例，明月先生，中天跳舞，黃鶯小姐，枝上唱歌，推而極之，凡梅盡是良妻，有鶴皆爲愛子。憑空見怪，遇物生魔。編成故事，頗可以娛小兒，作爲文章，不足以登大雅。是之謂「童話文藝」，又學生之通弊也。

五曰：文章寫實，貴善形容，狀物妙得其情，古之所以有繪色繪聲之譽。嘗見人以汪沔流水之音，以颯颯寫落雨之態。夫汪沔有類狗吠，颯颯本爲風吹。描摹不肖，物態失真。是之謂「拙劣畫師」，又學生之通弊也。

六曰：國家憂患，志士不忘。自東四省被侵，販豎資爲談料，矧在學生，能無流露；是以每逢爲文，不關何題，輒寫入幾行，慨然江山之淪陷。心實愛國，語卻離宗。是之謂「時局濫調」，又學生之通弊也。

七曰：人有定名，名有定字，蓋相假借，易啓人疑。伏羲爲宓戲，尙係古音轉變，洛林書作娜戀，實緣譯語紛歧；然此非故爲造作，以便己也。近日通行注音符號，凡不能寫出之字，輒以代之；以故寫蘇軾爲蘇尸，寫李斯爲李厶，令人乍見，疑蘇尸另爲一人，李三角更不知生於何代。夫以符號代漢字，是今日改造文字家所引爲同志者也；不代全文，僅代一字，是今日普通文章所應禁絕者也；兩事劃然，詎容屬亂。又本有名號之人，而於其姓氏上冠以T.P.，宜稱女士之友，而於其名字上改用「迷斯」。是之謂「合璧文章」，又學生之通弊也。

八曰：相題爲文，宜審題意，字字全能顧到，扣合方見精心。近日學生作文，每祇寫到題中二三字，卽爲已盡文章能事。舊稱「盪題之腦」，嘗然未有聞知。去年國文試題，爲「夏天常聽到的幾種聲音」，乃答卷中或單寫蛙鳴，或獨標蟬噪，而竟未顧到幾種二

字。本年國文試題，爲「幾種最勤苦的市民」，而答卷或祇寫車夫，或單言小販，亦未顧及幾種二字。如斯疏略，焉有佳篇，是之謂「目無全題」，又學生之通弊也。

九曰：文章義法，貴緊嚴而惡錯雜。前人規律，謂古文不宜用詩騷之詞，並禁仿語錄之體；此雖懸格過高，非學校國文所應講；然時而乎哉，時而嗎了，時而吾黨，時而她們，文語塗施，唱白無界。若恨文言爲死文字，盡盡捨之，喜語體爲活文字，盡盡用之；捨不盡捨，用不盡用，是之謂「半死半活」，又學生之通弊也。

十曰：文不雅馴，摺紳難言，嬉笑怒罵，貴得其所。左傳之呼「役夫」，國策之叱「母婢」，雖屬罵詈之詞，蓋無此不足宜其憤怒之蘊。若惡聲原可不加，文情已經畢露，有之增贅，無則反精。今人爲文，一則曰「可恨這羣混帳無恥的貪官」，再則曰「竟是一篇狗屁不通的文字」。夫既有無恥，則混帳可消，雖加狗屁，而不通仍舊；何必效村媪之蠻強，玷佳章以糞土。亦有曰：「是我這一時心不在焉」，「看見幾個人打得不亦樂乎」。若此之文，幾同科諱調侃。是之謂「小丑文豪」，又學生之通弊也。

今文八弊 林語堂——人間世二十七至二十九期

濟顛詩：「六十年來狼藉，東壁打到西壁，如今收拾歸來，依舊水連天碧。」雖是濟公晚年自道圓寂勝景，卻也未嘗不可拿來做現代中國影子上。二句是應現在六十年來狼藉之勢，下二句能否應了將來，卻要看中國人靈魂收拾得來與否；收拾不來，恐是長此狼藉下去，不必說西天樂土無分，就是眼前水連天碧也沒福消受了。我想文化之極峯沒有什麼，就是使人生達到水連天碧一切調和境地而已。我生不逢辰，處此擾攘之秋，目所親是狼藉之象，耳所聞是嘆慕之音，想國事至於此極，我同胞的心靈已經泥

亂了，柔腸已經粉碎了。神志已失其平衡，遂時時有顛倒夢囈之言，躁暴狂悖之行。所以「東壁打到西壁」可以形容政治，也可以形容文學，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何一非混混沌沌打爾詐我虞之舉動！好像一人走了魔一樣，魂靈已離軀殼，軀殼只做些無謂的抽抖而已。指天畫地，忽哭忽笑，喜怒反常，好惡無定。忽而裝腔作勢，自欺欺人，忽而悵悵終日，垂頭喪志。因此國中的思想忽而復古，忽而維新，所復的是最迂腐的古，所維的也是最皮毛的新，好比一人發寒瘧，冷一陣，熱一陣，冷得像入冰山，熱得像上油鍋，這樣子元氣怎能不消耗，身子怎能不虛弱下去呢？我國人的神志既然這樣紛亂，自然早已失了中國文化所重「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精神，及希臘文化所重的 *sweet reasonableness*。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能有偉大的創作。一人的神靈四分五裂，只有衝突，沒有調和，怎能能有偉大的創作出現？我看這個時期應當是批評的時期，做些斬艾蕪穢推陳出新工作，最為重要。然僅此批評的工作，亦非恢復「事理通達心地和平」的境地不可。至於今人心理，所以這樣不寧，本也難怪。一則受政治的影響，國強則禮盛，國弱則禮衰。今日不論政治社會文學輿論，那裏有一種是非公理是非既混，公理既滅，於是人心也亂了。人心既亂，於是失了大國風度，自暴自棄，相輕相蔑，容易遷怒於人，而發生東壁打到西壁，亂嚷亂滾，不得安靜情狀。二則潮流太複雜，處此東西交匯青黃不接之時，融會古今，貫通中外，談何容易？此種批評，豈是人人做得來？做不來又偏偏不能不做。譬如女子燙髮與梳髻孰美，男人衛生衣與短衫孰便，一舉一動之微，都無意中中了中外的比較。據此種日常瑣碎一言一行之微，概括起來，於是不是復古便是維新，不是國粹便是新學，各有成見派別了，對此中西文化問題也就交代過去了。殊不知文化批評，那裏如此簡單，表揚文化，豈在梳髻改服，風箏豈能救國，打拳何關國防？只因服之短長，髻之形樣，武人尙看得到，信手拈來，禁止提倡，博個關心風化的美名罷了。如此批評文化，更難搔着癢處。三則感情過于衝動，主見難于捐除。大家都是黃帝子孫，誰無種族觀念？眼見國家事事不如人，胸中起了角鬥。一面想見賢思齊，力圖改革；一面又未能忘情固有文物，又求保守。此種保守心理，出於至情，一半爲國，一半爲己，爭點體面。保守自信與

見賢思齊兩種心理，都未可厚非。不過保守自信易流於抱殘守缺，頑固迂腐，兩者相去，間不容髮，一不小心，便入迷途；見賢思齊又易流於盲目崇拜，趨新驚奇，彼此之間，豈易鑒別？難矣哉！批評乎！中智以上的人既然失了主裁，心志未定的青年，遂亦岐途觀望。再加上所謂國亂心危，人人着急，遂發生此兩相成之普遍的「自大狂」與「憂鬱狂」，是非顛倒，好惡反常，蟬翼爲重，千鈞爲輕，其情急以哀，其詞激以怨。所見於文，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或爲西崽口吻，或爲袍笏文章，既非真正現代批評，又全非古來明理達情面目了。收拾歸來，談何容易？剪紙招魂，良非得已。林子有鑒於是，欲抒愚見，以箴其失，作今文八弊。（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二）隨得隨失，狗逐尾巴。（三）賣洋鐵罐，西崽口吻。（四）文化膏藥，袍笏文章。（五）寬己責人，言過其行。（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七）桃李鬥牆，丫頭醋勁。（八）破落富戶，數僞家珍。

（一）方巾作祟，豬肉薰人——有虛偽的社會，必有虛偽的文學；有虛偽的文學，也必有虛偽的社會。中國文章最常見「救國」字樣，而中國國事比任何國糊塗；中國政客最關心民瘼，而中國國民創傷比任何國劇痛。因而發生爾詐我虞，上下欺罔之通電式文章，其勢力所及足以影響於普通論文。實則中國政治之腐敗，一半是文學標準之錯誤。大家養成一種說老實話的習慣，行爲也可誠實一點。大概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酷，文章也愈矯，所以道學假面具不拆下，魘魅罔兩必橫行於世。譬如要人辭職，或因主張不行，或因意見相左，在頭腦簡單的洋人老實說出，也可過去，但在中國要人，必託以病。夫託以病，便有不可告人之隱，邪正得以混淆而非莫辨矣。貪官污吏固然可以藏垢納污，避免舉發，而忠直者也隱其苦衷，不得大白於世。在面子至上主義的中國人，當然以爲宣布隱衷，必傷人情面，然在健全誠實的社會，意見相左，有何不可說得？其病還在中國社會不容人說老實話罷了。即此一端，已可概見中國社會之尙虛僞了。這不過是文字應用之一端而已。我想此種虛僞的文風不改變，人人可以開口仁義，閉口曉辯，政治的混亂黑暗，也無法澄清。所以文學革命之目標，也不僅在文字詞章，是要使人的思想與人生較接近，而達到較誠實。

較近情的現代人生觀而已。政治之虛偽實發源於文學之虛偽，這就是所謂「載道派」之遺賜。原來文學之使命無他，只叫人眞切的認識人生而已，你說這「人生」就是「道」也無不可，但持此「載道」招牌，必至連文學也懵懂起來。漢儒解三百篇是最好的例。三百篇大好情歌，經過腐儒一解，關關雎鳩，也變成美后妃之德，周南之化了。袁才子問得好，文王何以不思太王、王季而思后妃？孔子何以不思魯君而思狂簡小子？識得此理，便知子才文學觀念比現代革命文人近情多了。此種載道觀念，在往時足使文人抹殺小說之文學價值，視爲稗官小道，難登大雅之堂。其在現代，足使人抹殺幽默小品之價值，或貶幽默在諷刺之下。幽默而強其諷刺，必流於寒酸，而失溫柔敦厚之旨，這也是幽默文學在中國發展之一種障礙。必有人敢挨罵，做些幽深淡遠無所謂的幽默作品，替幽默爭個獨立地位，然後可消滅道學派之聲勢。今人言宣傳即文學，文學即宣傳，名爲摩登，實亦等喫冷豬肉者之變相而已。載道文人，必欲一顰一笑，盡合聖道，喫牛叭而思耒耜，聞蛙聲而思插秧，世間豈有是理？揣其爲人，必終日正襟危坐，一聞花香，便懼喪志，一聽鳥語，便打寒噤，偶談兩句笑話，則慮其亡國，一讀抒懷小品，便痛其消閒。舒夢蘭寫清朝俗儒形像，正是今日文人的影子。他們譏濂溪之愛蓮爲「留心小草」，鄙淵明之遊山爲「不孝不慈」，怪李白之縱酒賦詩爲「昧於明哲」，詈香山之挾伎侑酒爲「傷教敗俗」，必欲毀琵琶記之書版，拆廬山草堂之遺址，才可以正人心而息邪說。「彼其中庸之貌，木訥之形，雖孔子割雞之戲言，孟子齊人之諷諭，皆猶似有傷盛德，不形諸口。若第以粗迹觀之，即古聖先賢，猶恐不逮，我何人而敢不敬，敢不畏，敢不色沮氣喪，言動皆失其常度乎？」此種流風，其弊在矯，救之道，在於近情。

(二) 隨得隨失，狗逐尾巴——文人最要在通情達理，豎起脊梁，立定腳跟；又須稍顧廉恥，勿專投機。凡事只論是非，勿論時宜。若是心頭不定，東張西望，今年雞年，明年狗年，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忙够不了，過後自思，當亦咥然其笑。美國國民浮薄，英國國民穩重，就在這一點可以看出。現代中國人，還是近於美國派吧。我想文人肯好學深思，多用頭腦，凡事求個澈底，看得眞透，也可以稍

稗料正此種毛病。以前大眾語之爭，海派文人喊得震天響，北平文人早已看穿葫蘆中是實何樂，置若罔聞。所以沈從文批評一句話，叫做大抵北平作者「年紀大一點，書讀多一點」所致，可謂切中要害。大抵人書讀得多，便不易為新說所搖動。古來文學潮流遞變，道理卻是一樣。即如文學是宣傳宣傳是文學一說，雖然是斬新蘇俄的革命理論，其文學立場卻和十九世紀中葉之法國文學一般無二，知彼知此，較量一下，也就不易為危言所聳動了。今人所要是不落伍，在站在時代前鋒，而所謂站在時代前鋒之解釋，就是趕時行熱鬧，一九三四以一九三三為落伍，一九三五又以一九三四為落伍，而歐洲思想之潮流蕩漾波瀾起伏，渺焉不察其故，自己捲入漩渦，便自號為前進。其在政治，如法西斯蒂在歐洲文明進化史上為前進為退後，都未加以思致。其在文學，今日介紹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嘆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此種流風，其弊在浮，救之道，在於學。

(三) 賣洋鐵罐，西崽口吻——今人既趕時髦，生怕落伍，於是標新立異，鏡角摩登。幽默譯西洋本音則爭相做效，小品文志記譯為「凡米利亞愛賽」則起而詆毀。小品文以閒適筆調抒情說理，中外何別，乃繙譯西洋小品則曰介紹西洋文化，勾稽中國小品，則曰搬賣臭銅爛鐵，推其心理又係恥為華人。此種態度，何足言批評中西文化，又何足建樹現代人生觀？如此服侍洋大人，必恭必敬，費取洋大人之厭鄙，終身為西崽可耳，豈能一日自作主人翁？吾國文化，自應改良，然一言故舊，則嘗為封建，一談古書，則恥為消閒，只好來生投胎白種父母耳。談古書固然消閒，然在中國讀西班牙詩歌及巴爾幹小說，豈便忙人所應為？又譬如醫道，以西洋愛克斯光與中國陰陽五行之說相較，自然西醫歸入科學，中醫歸入迷信，與「卜星相」合為一門，理甚相宜。然一味不察，只習其迷信，亦非所宜。倘加以深究，其中自有是非可言，若水火相剋之說，肝火上生則歷以水，胃土積滯則疏其氣，說法雖乖，功效實同。又如金雞納霜是樹皮，高麗人參也是樹根，不得因其物有中外而分其新舊，如此將來中外醫理才有打通互相發明之希望。故無

論何門，讀書必通，通則化，讀書何爲，所以供我驅使；一入門戶之見，便失了自主，苦痛難言，保得自身爲主，則圓通自在，大暢無比。今人一味做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爲形容詞，「歷史地的」爲狀詞，以模倣英文之 historical-ly 拖一西洋辮子，然則「快來」何不因「快」字是狀詞而改爲「快地的來」，此類把戲，只是洋場擊少的怪相，談文學雖不足，當西憲頗有才。此種流風，其弊在奴；救之道，在於思。

(四) 文化膏藥，袍笏文章——所謂西洋文化，有一端吾人頗可倣效，就是製牙膏說牙膏話，做皮匠說皮匠話。吾人製牙膏必曰「提倡國貨」，煉牛皮必曰「實業救國」。於是放風箏亦救國，揮老拳亦救國，穿草鞋亦救國，讀經書亦救國，庸醫自若，各藥亂投，如此救國，其國必亡，不亡於病，而亡於藥。吾國如要得救，各人將手頭小事辦好，便可救得。今舍小救大，貪高騫遠，動輒以救國責人。比方論語提倡幽默，也不過提倡幽默而已，於衆文學要素之中，注重此一要素，不造謠，不脫期，爲願已足，最多希望於一大國中各種說官話之報之外，有一說實話之報而已，與救國何關？人間世提倡小品文，也不過提倡小品文，於衆筆調之中，看重一種筆調而已，何關救國？吾甚願人人將手頭小事辦好，少喊救國，學江湖郎中賣文化膏藥，國始有救。此種流風，其弊在空；救之道，在於行。

(五) 寬己責人，言過其行——人之常情，道心愈微，道貌愈醜，上邊已經說到。在比較通情達理的古代社會，儒家也是以嚴於律己寬於責人爲君子之德。故君子不責人以死，因爲知惡死爲人之常情，設身處地，也未敢自信必能慨然就義。「我亦人也，彼亦人也，我何勝於彼哉？」這樣一想，心地就謙和一點，「何難以一死了之」的話頭，也就不容易見於筆端了。其實將來大義所在，真能以死了之的，還是這些不願責人以死的人。世人有這樣的奇事：言論愈狂放者，其持躬愈謹，治身愈嚴，而言論迂闊，好以小過責人，必欲人人如夷齊孔孟者，反是一般誇躁的輕狂子弟。遂其願不惜諛死佞生，不遂其願，不惜醜辭詆毀者，也是這班道學小人。

在文學史上，我們看見最放誕不羈的莫如金聖嘆；名爲「聖嘆」，固聖人之所當嘆矣，然能反對苛捐雜稅，爲民請命，至因哭廟就義大快而死的，還是金聖嘆，並不是以「震驚先帝在天之靈」，陷金於死的衛道忠臣朱撫院。故世人或言過其行，或行過其言。若鄭板橋欲爲厲鬼擊人之腦，此則一般吏官所不敢出諸口見諸文者，但若謂一般吏官之高風亮節在板橋之上，則吾決不敢信。餘如眉公之焚儒冠儒服，子才之收女弟子，中郎之想要短命妾，東坡之以詩得謗，居易之挾妓飲酒，類皆有傷風敗俗之行，放誕不經之談，正士切齒，仁人寒心。其爲文「言有鞭而必吐，意無往而不伸」，因此或放逐嶺外（東坡）或割喉獄中（卓吾）或遁遙山林（眉公）或致仕而卒（居易）然察其大節細行，都不是常人所能及。一旦任政臨民，都能爲民父母，臨去攀輿載道（中郎子才）又絕非啾啾孔孟翼道先生所易得到的政聲。所以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於風骨，不可求之於言辭，可求之於細行，不可求之於詩文。今日文人求一不關心民瘼者幾不可得，求一不願救國者亦不可得，然紙上談兵，關心愈切而瘡痍愈深，文調愈高而國愈不可救，總因文人言過其行，視文章如畫符而已。且寬己責人，以漫罵爲革命，以醜詆爲豪傑，已成一種叫囂之風，還都是欠反求諸己的一點修養工夫罷了。難道你罵我，我罵你，中國就真會興起來麼？下焉者，且不惜化名投稿，散佈謠言，一以揚己，一以攻人。我真不相信此風一成，中國文學遂會變成「革命的」「革命底」以至「革命地的」了。故罵人也有君子小人之道。本來卓吾也罵人，輕狂子弟亦罵人，或者欲學卓吾，而實爲輕狂。卓吾譏先哲，輕狂子弟亦譏先哲，然卓吾「藏書」攻君子之短，而不沒小人之長。攻君子之短，輕狂子弟學得來，不沒小人之長，輕狂子弟卻萬萬學不來也。罵之道精微矣！徐芳懸楊編記「李卓吾讓罵者」一節說：「或曰：『卓老生平罵人，乃不許人罵，可謂恕乎？』愚山子曰：『有卓老眼者，罵卓老可也；世人之罵卓老者，皆卓老之所謂子何人斯者也。』」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輕薄，救之道在恕。

（六）爛調連篇，辭浮於理——文人通病，在於空，在於懶，空懶而又不肯捨筆從商，遂不能不據拾陳言，完成篇章。且文章如

時裝，文人求入時。文之不能不變，猶時裝之不能不改。五四時代有五四時代之文，普羅時代有普羅時代之文，美醜雖不同，風行卻是一樣。新潮之文勇往邁進，創造之文激越感傷，語絲之文清新委婉，普羅之文詰屈歐化。青年在中學時期讀其刊物，而文筆不期然而然受其同化，按響傳聲，觀場逐隊，所不能免。然各種體調，雖有本源，一旦風行，遂成濫調。今日文壇正承普羅文學絕盛時代之餘波末流。今日寫作之人，許多五六年前在中學念書時代，故此種爛調，一時不易洗盡。通篇文句，做效西洋，無一句像中國話，名為前進摩登，實則食洋不化。如「玻璃打破」曰「玻璃被打破」，做英文之受動語氣；「競爭市場」曰「競爭着市場」，做英文之分詞體例；「革命的」曰「革命底的」，做英文之狀詞語尾；「人」曰「人們」，做英文之單複分別。甚而狗屁不通，「聽爸爸的」話曰「接收父親的意見」，「作者」曰「書商」曰「從事書工作的人」。嗚呼，其可以已矣乎？至于行文，同為紀遊，敘事寫景之餘，加兩句「時代不景氣的輪齒已經邁進到農村了」即為前進意識。同為談古書，鑒別版本之餘，加兩句「他們的思想為他們的生活的所決定，這種士大夫階級的藝術必然無疑底的要沒落而不能保全它的存在了」，便是革命情調。想文學革命，本為推翻陳言，陳言濫調，新舊無別，陳言不去，何能見清新平淡的白話文？故必如小修所云「黜虛文，求實用，舍皮毛，見神骨，去浮理，揣人情」，然後文字可以復歸於雅馴。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濫救之道在清新。

(七) 桃李門牆，丫頭醋勁——文人之分門別戶與政客之植黨營私相同。惟黨派在政治為必然之組織；門戶之見，在文學必昧一時之是非。門戶一成，惟有汝我，沒有是非，黨同伐異，互相攻訐，揪作一團，打給武人看開心。甚至為私人榮養，拿枝筆桿，換碗米湯，雖然筆下儀態萬千，中夜問心，能無自愧？即使非為拿津貼，亦常走入利害之見。利害之心重，則是非之心昧。求其剛正不阿，狷介自持，就事論事，見理明心者，就真不容易了。我們何貴乎文學，也不過借文字之發表，可以斬除枝蔓的思想，使理日益明而見日益真罷了。一開門戶之見，公論遂成為私人之武器，批評成為意氣之發洩。理論愈高闊，是非愈混淆，真是無補於事，僅可以「覆瓿」。

而已。人生本多孽障，文人何苦多增一層煩惱，多添一重公案？況且門戶必有領袖，領袖必有幕僚，幕僚必有嘍囉，嘍囉又必有小嘍囉，淪至於此，真不若不識之無爲乾淨了。此種流風所至，其弊在婢，救之道在自我。

(八) 破落富戶，數僞家珍——不肖子弟，內不能興舊業，外不能振家聲，日數僞家珍以炫人，爲識者所笑。世事物極必反，有食洋不化之洋場孽少，也必有自欺欺人之迂腐故老，以變法爲亡國，以改進爲滅種。對近代既無認識，對古代尤無真知，只要以復古尊孔博闢心風化維持道德之美名。其實彼輩所關心的都是他人的風化，所維持的也是他人的道德。別暨十萬元，而大誇中國民族儉樸之風，嬌妾三十餘，而獨悲摩登女子蕩檢之行；洋裝少年以銷鑼水射女子華服，自認爲提倡孔教；國家大吏遂再嫁寡婦出境，自認爲糾正末俗。甚而不分青紅皂白，禁止男女同座，提倡小學讀經，推類至盡，非把女子重復裹足不可。禮教果必如此始得維持，則禮教之滅亡可必。如此尊孔復古，則古愈復愈不得青年信仰，也不想，中國人因孔教而知禮義忠信，而西人本無禮教，何以也知禮義忠信，且其禮義忠信，常遠在華人之上，也不問問，何以禮義之邦貪官污吏多於夷狄之國？又何以二千年談禮談義談忠談信之結果，人命猶如草芥，百姓猶在水深火熱之中，有明以至現在貪官污吏，擢髮難數，至今各地司法保安行政，猶有萬萬不可令外人知道之野蠻狀態？若曰歐風東漸，人心大變，豈是工部局西人傳染與我市政府此貪污之惡習？還是郵局海關西洋職員祕傳賄賂之新方？還是故宮寶物的大員，習了西洋博物院學，始得盜寶的祕訣？豈非原因在吾國向無法治，能知禮義忠信之廉吏，固然知道歌頌，而不禮不義不忠不信之官僚，則無法槍斃，猶得逍遙法外，事成可以扶搖直上，事敗可以退居華屋，翻印佛經，或周遊列國，考察教育。故舍法治而言禮義忠信，冀以激貪官之氣義，而發盜寶者之天良，而謂從此政府可以廉潔，國家可以富強，我真不信。言論人權不與保障，則人各自危，明哲保身，積此明哲保身人自爲戰的國民爲一國，則暮氣沈沈如一盤散沙，而謂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兩句老話，便能叫人化消極爲積極，變中國人民如一盤散沙之現象，吾尤不信。一種社會，能斬決反對私刑反對

苛捐之金聖嘆而稱汲其妻子，則此種社會斷不能多產金聖嘆，而其分子必皆賴嚇自適，莫談國事，此理何待細辯？然則不談法治，只談仁義禮智，謂足使中國人民由散漫變為團結，足以興國，豈非如癡人說夢？實則取此態度者，都是自欺欺人，諱疾忌醫而已。此種狂論，其弊在愚，救之之道在多識。

模擬類下——體格之擬

君牙尙書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春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父！

漢武帝元狩六年封廣陵王策 漢書武五子傳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蕃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壘，三代要服，不

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爾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蔡邕——蔡中郎集卷三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唯司徒之孫，太尉公之胤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聿。勤式建丕休，勳啓洪範。公祇服弘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罔有擇言失行在于其躬。泊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攸該。乃自宰臣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于侍中，在帝左右，爰董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通術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叡。帝以機密齋栗，常伯劇任，鮮克知臧，以益其采。命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不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又帝家。巖巖大理，惟制民命。命公作廷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明折獄蔽罪，于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衆莫外。命公作司空，公唯戢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鷺下民，彝倫所由順序。命公司徒，而敬敷五教，以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昭孝于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遵有虞于上庠。茫茫大運，垂光烈曜，命公作太尉，璇璣運周，七精循軌。時惟休哉！帝欲宜力于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回，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勳，用投符賜封侯于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帝乃震勳，執書以泣，命于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諡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卽世，肆其孤彫，敢儀古式，昭銘景烈。

○海源閣仿宋刊本高均儒校注「聿，鈔本作肆，喬本及他本皆作肆，案聿字可疑，或是逸字，書盛庚胥及逸勳。」

○高校「同鈔本作肆。」

銘曰：天鑿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助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胤其祖武。化洽羣心，澤漫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功。爲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祚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山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比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大誥 蘇綽——周書卷二十三

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秦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適大稽百憲，敷於庶邦，用綏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尤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於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於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既定武功，暨乎文祖，誕敷文德；鸞惟武考，不貫其舊。自時厥後，陵夷之弊，用興，大難於彼東丘，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祗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於帝典，揆於王廷，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彝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淑聖植元，后以乂之。時惟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子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弼，上下一體，各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禎，既陟元后，股肱百辟，又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數！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

皇帝若曰，柱國惟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大祖列祖之命，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魯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龜暴除亂，下綏我蒼生，傍施於九土；若伊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

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於道，永膺無疆之休。

帝曰：欽哉！

補逸書 白居易——白氏長慶集卷二十九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違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禮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廢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昇厥牛羊，乃既于盜食。』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予聞曰：爲邦者，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尙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顯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勳力，不勳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節錄 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爾時世尊食時，著衣持鉢，入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還至本處，飯食訖，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時長老須菩提，在大衆中，卽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世尊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如汝所說，如來善護念諸菩薩，善付囑諸菩薩，汝今諦聽，當爲汝說。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應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唯然世尊，願樂欲聞。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卽非菩薩。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所謂不住色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須菩提，於意云何？東方虛空，可思量不？不也。世尊，須菩提，菩薩無住相布施福德，亦復如是不可思量。須菩提，菩薩但應如所教住。

書若達所書經後蘇軾——東坡後集卷十九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爲幾品，品爲幾偈，偈爲幾句，句爲幾字，字爲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毫細。如空中雨，是誰揮洒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吞爾楚遼，若能一念，了是法門于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慈門上人書華嚴經偈錢謙益——初學集卷八十二

慈門上人寫華嚴經八十一卷，一畫一佛。自一畫起，乃至多畫，如海中沙，如空中雨。而所念佛，作妙音聲。億千萬畫，無錯亂者。字畫無量，佛亦無量。一畫一聲，不可算數。而此一畫，含攝多畫；億千萬佛，具一畫中。

寫經用手，念佛用口，口手二相，開遮歷然。而彼上人，不知有我。我身亦無，誰用手口！我無有手，誰寫經者？我無有口，誰念佛者？手亦能念，口亦能寫。手口互用，無有分別。

我聞是經，佛口親說。佛於衆生，如一父母。佛身是骨，經典爲肉。而彼上人，誓報佛恩，我骨卽佛，我肉卽經。拆骨剝肉，供佛與經，亦無難者。而況手口，拆骨還佛，剝肉還經。我身手口，尙復何在此！佛與經，如我手口，了不可得。而況種種福田利益，人天福報，如空中華，如夢中事。此何以故？無寫經故，無念佛故，無獲報故。是真寫經，是真念佛，是故上人，應如是觀。

有一居士，錢姓謙益，作是語已，而還其經。

黍離 毛詩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山有樞 毛詩唐風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蒹葭 毛詩秦風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洄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伐木 毛詩小雅鹿鳴之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舊作六章，今從朱子集傳作三章。

蓼莪 毛詩小雅谷風之什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餅之馨矣，維繫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停雲 陶潛——陶靖節集卷一

停雲思親友也。鍾湛新釋，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縫。

羈羈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霏霏，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聞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聞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江有楓 蕭穎士——蕭茂挺集

江有楓，思陝鄉二友吳會舊遊，且疾諱也。君宦於尹府，以直方不偶，見通議侯，惟古之賢者有避色避言之義，矯然去之。二室之間有槭樹焉，與江南楓形骨類，憩於其下而作是詩，以貽夫二三子焉。

江有楓，其葉蒙蒙；我友自東，于以遊從。

山有槭，其葉漠漠；我友徂北，于以休息。

想彼槭矣，亦類其楓；矧伊懷人，而忘于東。

東可遊矣，愉之丘矣！于山于水，于廟于寺，于亭于里。君子遊焉，于以宴喜；其樂麇麇。粵東可居，彼吳之墟。有田有庭，有朋有書，有尊有魚。君子居焉，惟以宴酌；其樂徐徐。

我朋在矣，彼陸之子，施也如松如杞，淑問不已！

我友于征，彼鄭之子，博也如琇如英，德音孔明。

我思震澤，菱交幕幕，寤寐如覿。我思剡谿，杉篠萋萋，寤寐無迷。

有鳥有鳥，粵鷗與鶯，浮湍戲渚，皓然潔素，忘其猜妒。彼何人斯，曾足傷懼！

此懼惟何？懼實于羅。彼驕者子，讎言孔多。我聞先師，體命委和。公伯之愬，則如予何！悵然山河，惟以嘯歌。其憂也哉！

山有杞 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八

山有杞爲董生修符作也。生待其父正齋公官吳中，見吳中山水之勝，念父之不能以游息也，爲作圖以娛之。

山有杞，于吳之里；君子至止，可以宴喜。

水有魚，于吳之墟；君子止居，可以宴胥。

于山于水，有軒騰臚；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于水于山，有亭閑閑；何斯違斯，莫或遑安。

安其可懷，遷將至矣！今也不樂，歲月逝矣！

爰作斯圖，式歌且謠；願言公退，惟以逍遙。其樂也哉！

維澤有蒲 劉基——誠意伯文集卷十二

維澤有蒲，爲陳生思禮作也。陳生年七歲而父沒，母石氏教育之，甫成人而母又沒，生哀痛不能勝，輒發狂欲自盡者四五，家人守救之，獲免。翰林學士金華宋先生爲彼其事。予聞而深悼焉，因賦詩代言其情，雖不足以附慕我之後，亦聊以見天理之在人心，昭昭乎不泯也。嗚呼悲夫！

維澤有蒲，其葉濡濡。誰無父母？恫我獨孤！昊天不矜，鮮民卒痲。我罪實訖，父母何辜！
人有父母，如日如月，煦之照之，弗隕弗越。人有父母，如玄如黃，覆之載之，不遺有傷。
陟彼崇丘，言采其葛。望父不見，憂心如割。陟彼重阜，于以望母。不見母兮，憂心如炙。
相彼虎雌，亦各有從。矧伊人矣，罹此鞠凶。啼彼中林，爰有哺鳥。恫我人斯，云何其瘠！
父兮見兒，孩唉啾啾；晨興未炊，早念其飢。母兮見兒，孩唉歡歡；草蟲宵鳴，早念其寒。
既暫既癸，綵衣有莢，父攜母將，如婉如瓊。出則睹之，入則撫之，行有隍阼，式趨負之。
中園有橋，離離其實；人無父母，曷其有卒！中園有梨，其實離離，人無父母，生也何爲！
川水東流，蒼天悠悠；恫我鮮民，不知其尤。空山冥冥，離禽夜鳴；恫我鮮民，曷爲其生！

古詩十九首 無名氏——文選卷二十九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倚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織織出素手。昔爲娼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

不歸，空牀難獨守。

青青陵上柏，磊磊碣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真。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轆軻長苦辛。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上有弦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黃鵠，奮翅起高飛。

涉江採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霑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何來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擘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

水間，脈脈不得語。

迴車驚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萋以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今聊躑躅。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執與素。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夢想見容輝。良人惟

古權，枉駕惠前綏。願得長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眇矚以適意，引領遙相睇。徒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尙爾。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裳衣。

古詩後十九首 李攀龍——滄溟集卷三

前有十九首，故後言之，猶稱古者，其文則十九首也。其文則十九首，而以口辭，辟之制，轉筵于垣中，恣意於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勢，斯王良造父所爲難爾。

行行萬餘里，依依夢故鄉。見君累長夜，攜手立彷徨。寤言心尙爾，忽在天一方。越鳥東南飛，胡馬鳴相望。矚矚人自好，棄捐人自老。徘徊亦何益，努力苦不早。思君度餐飯，歲月漫浩浩。慷慨卽別離，故鄉勿復道。

搖搖車馬客，依依燕趙女。沾沾倚筍立，交交夾窗語。盤盤高結出，纏纏中帶舉。浮雲忽自歸，蕩子漫無所。天寒錦衾薄，空牀難獨處。

白石何歷歷，松柏何離離。人生天地間，一日不可知。斗酒無常置，良會無常期。沈吟厚與薄，爲樂無乃遲。宛洛美游戲，冠帶自相隨。官闕起雲中，第宅羅四垂。王侯負貴氣，佳客以盛衰。君但視車馬，攬策振其綬。

良會屬今日，彈箏倚新聲。唱苦令神傷，三變不可盈。中曲忽自置，躑躅一再行。欲因更促柱，難爲聽者情。人生局一世，悠悠終何成。要路多坎坷，先秋慘其榮。來者率如此，焉知千歲名。

三五樓上女，徙倚當雙扉。紅妝妙一世，誰不攬容輝。絃歌入青雲，新聲亮所稀。千載爲一彈，含意有餘哀。知音難再得，且復立徘徊。終日不成曲，零涕沾裳衣。三歎令人老，游子何時歸。

燭燭芙蓉花，摺摺採蘭婦。懷袖忽已盈，馨香誰爲有。秋草一以萎，此物難獨久。馳情一水間，無因攜素手。

搖光加孟冬，北風何慘慄。寒至疎衆星，蟾兔亦早缺。四時既潛移，遺迹難獨列。不知空牀下，蟋蟀安從出。宛洛多故人，厚者如膠漆。及其據要路，負我道非一。織女無成章，牽牛策不發。且復守貧賤，振翻各有日。

浮雲何冉冉，亦在南山阿。千里遠徘徊，游子苦無家。昔我同門友，策馬驅高車。兩宮屬眇隳，冠帶日逶迤。致身及盛時，結附一何多。極宴累長夜，重關發絃歌。白露忽以零，迫此蕙蘭花。芳草隨飄颻，誰能願女蘿。

獨鶴西北逝，逸轡一何哀。念當生別離，欲去復徘徊。不惜寒氣厲，但傷羽翼摧。我有鴛鴦綺，無衣誰爲裁。

既既織女星，當機理紈素。牽牛能幾許，常爲投杼誤。紈素欲遺誰，終日西北顧。負輓復何時，軒車歲云暮。攬衣卽河漢，躑躅不得度。

高樓出西北，下有故鄉道。浮雲蔽天起，回飈響秋草。四時更相至，人生自着老。傷彼遊子顏，戚戚難獨好。攜手不須臾，棄捐一何早！努力以爲樂，泣涕復盈抱。

東城屬浮雲，阿閣百餘尺。歲暮多悲風，游子衣裳薄。四野何蕭條，所遇但遺跡。來者自爲今，去者自爲昔。盛年奄已衰，含意將安適。燕趙出名倡，紅顏照宛洛。結束隨時變，絃歌日相索。未彈理懷袖，若在遠行客。弄指一何妙，列柱一何迫。馳情視雙燕，飛入王侯宅。磊磊丘與墳，鬱鬱郭北地。白日松柏陰，悲風四面至。誰能黃泉下，未舍未伸意。悠悠卽長夜，千載一以棄。漫漫待明發，迢迢正遙寐。身世非膠漆，豈得常相寄。此物無賢愚，萬歲更相致。神仙不可知，服食苦中置。美酒與佳人，攜手行遊戲。

郭北一極望，徘徊安所如。新墳歷歷出，古墓附里閭。新者躑躅歌，棄妾迎其車。白楊日夜疎，蕭蕭悲有餘。三歲去故鄉，一字無素書。

處世苦無見，孤生非所憂。高言唱同心，千載一相求。窮賤解膠漆，棄置衰交游。昔我同門友，上書哀王侯。明月皎夜光，躑躅不得投。

迢迢月既望，白露被庭中。越女前理香，燕服羅清宮。交游自遠方，文彩復無雙。駕言出廣陵，將以適曲江。聊慄此何氣，攬觀不可窮。帷車蔽日下，萬馬悲回風。水力率已至，神物難爲容。秉意屬南山，浩蕩惟所從。上客變其度，陳唱誰與同。極命以成章，娛樂良未終。孟冬風已厲，攬衣有餘歡。獨宿知夜長，遠客知天寒。河漢直雙闕，皎若素與執。黃鶴從西南，孤飛正漫漫。一鳴緩中帶，再鳴啞玉顏。遊子不可聽，令君中道還。所以生別離，慷慨亮爲難。

客從洛浦至，遺我合歡衾。中有長相思，緣以結同心。芙蓉發文彩，鸞鴛厲哀吟。遊子正無衣，天氣復已陰。故人此屬意，徘徊獨至今。

皎皎羅帷月，攪之有餘輝。寤言守長夜，依依未能歸。故鄉無不可，道路亦何爲！客行各所懷，誰知我心悲？出門一以望，浩蕩暫裝衣。

歸田園居五首 陶潛——陶靖節集卷二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反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澗水清且淺，可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雞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荆薪代明燭。歡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陶徵君田居江淹——江文通集卷四雜體三十首之一

種苗在東臬，苗生滿阡陌。雖有倚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簪隙。問君亦何爲，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逕望三益。

陶淵明田園張英——存誠堂詩集卷一擬古詩五首之一

跡生固有道，空清在耕鑿。但勤四體力，勿嫌歲收薄。策杖看良苗，吹香如杜若。好風動平囷，鸞聞自舒約。豈惟兒女餐，濁醪還可酌。同生大化中，遺粒畀田雀。俛仰弄琴書，信無逾茲樂。

擬陶徵君田居曾燠——賞雨茅屋詩集卷四

結廬南野外，彌望皆田疇。舍此無所營，吾力況易周。方春土膏動，時至不須求。手足一以勤，風雨如相酬。家人餉新酒，醅訂且復休。欣然發詠詠，響答桑間鳩。自謂黃農人，安知三季憂。

月蝕詩盧仝

——原文見前評改例修正類——

春愁詩效玉川子薛季宣——浪語集卷十一

春陰苦亡賴，巧解窮彫鏤；入我方寸間，釀成一百萬斛傷春愁。我欲挹此愁，寸田無地安愁芻。沃以一石五斗杜康酒，醉心還與愁爲謀。愁腸九轉疾車轂，擾擾萬緒何綢繆。愁思儘可織，爭奈百結不可紬。我與愁作惡，走上千尺高高樓。千尺遡雲漢，只見四極愁雲浮；都不見銅盤之日，缺月之劍。此心莫與明，愁來壓人頭。逃形入冥室，關閉一已牢；周遮四壁間，羅幕密以綯。愁來無際畔，還能爲我添幽憂。

我有龍文三尺之長劍，真剛不作繞指柔；匣以明月通天虹，玉燭銀之寶室，可以陸剗犀象水斷潛伏之蛟蚪。云昔黃帝軒轅氏，用斬銅頭鐵額橫行天下之蚩尤，擬將此劍斬愁斷，昏迷不見愁之喉。

若士爲我言：子識愁意不，愁至不亡以，愁生有來由。閉愁不足計，空言學莊周。日中之景君莫避，處陰息景景不留。疾行嫌足音，不如莫行休。因知萬慮爲養愁之繹，忘懷爲遣累之舟。

歸來衲被蓋頭坐，從他鼻息鳴陶陶。取友造物先，汗漫相與遊。朝躋叫闐闐，夕駕棲丹丘。天公向我笑，金母爲我謳。酌我以瓊漿，玉液朝陽沆瀣之濃齊，俾我眉壽長千秋。卻欲強挽愁作伴，愁忽去我無處蹤。跡尋行軌，惟有春華鬪春媚，一一舊綯開明眸。又有平蕪綠野十百千萬頭，鈍悶耕田牛，踏破南山特石頭。

觀物吟 邵雍——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以

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效康節體 鄭 鄭——峯陽草堂詩集卷三

久晴喜乍陰陰亦有生意；久陰喜乍晴，晴則有生氣。物理自乘除，一往忌偏至；吾身如草木，此中有天地。調燮在玄工，水火稱既濟。

菩薩蠻 溫庭筠——花間集卷一選四首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頰雪。懶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帖繡羅襦，雙雙金

鷓鴣。

玉樓明月長相憶，柳絲裊娜春無力。門外草萋萋，送君聞馬嘶。畫羅金翡翠，香燭消成淚。花落子規啼，綠窗殘

夢迷。

南園滿地堆輕絮，愁聞一霎清明雨。雨後卻斜陽，杏花零落香。無言勻睡臉，枕上屏山掩。時節欲黃昏，無聊獨

倚門。

竹風輕動庭除冷，珠簾月上玲瓏影。山枕隱濃妝，綉檀金鳳皇。兩蛾愁黛淺，故國吳宮遠。春恨正關情，畫樓殘

點聲。

菩薩蠻 擬溫庭筠 項廷紀——憶雲詞選四首

粉雲低襯流蘇薄，鳳窠長釵落。花影過秋千，畫堂人畫眠。錦帆消息斷，日日停刀翦。半袖繡鴛鴦，幾時成一雙？柳絲遮斷行雲路，珊瑚一陳橫塘雨。雨後燕歸梁，溼紅嬌晚妝。茜衾愁不擁，疊損金泥鳳。纔得夢來時，月中啼子規。綠陰鋪地無人影，烏龍自在眠莎徑。多事卷羅幃，滿街蝴蝶飛。回文挑錦字，斜界行行淚。難話此時心，恨深愁更深。轆轤金井鴉啼曉，映簾紅日梳頭早。聞道尺書來，錦箋和淚開。如何歸計誤，南下瀟湘去。望斷草芊綿，雁飛秋滿天。

臨江仙 辛棄疾——稼軒詞卷八

醉帽吟鞭花不住，卻招花共商量。人生何必醉爲鄉？從教斟酒淺，休更和詩忙。一斗百篇風月地，饒他老子當行。從今三萬六千場，青青頭上髮，還作柳絲長。

臨江仙 擬稼軒 王鵬運——半塘定稿

暮北朝南忙底許，多時窗冷樵風；先生疏放是天慵。醉鄉閒日月，安穩住無功。注籍黃齋三百甕，腐儒食料原充。思量無地著窮通，忘機秋水觀，得意大槐宮。

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阮瑀——文選卷四十二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

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

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秦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往年在譙，新造舟舡，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耳。

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効。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嗣，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同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勸之而已。

擬孫權答曹操書 蘇軾——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八

懷固陋，敢略布。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備以自效。書詞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利害所在矣。然僕

昔田橫齊之遺虜，漢高祖釋鄒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能以刀自剄，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手於漢，而不能死於闕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傑之士，世亂則藉之勦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

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夷，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衰術，以舉義師，所指城邑嚮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厭，不幸此志未遂，而無祿下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意衰術亦僭位號，汗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提偏師，進無所歸，退無所守，故資江東爲之業耳。不幸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遒邁，而歎功名之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豈不墜其家聲耶？

漢自咸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多門，宦官之亂纒息，董卓之禍復興，催汜未誅，袁劉割據，天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表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款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曆數，陰構符命，昔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

九錫，納椒房，天下甚藉藉也。

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爲人，雄材大略，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爲今海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有孔明，左提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殺，殺昭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僕與劉備，實有唇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公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

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托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士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遜九錫，意便憾，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憾，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爲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卽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阜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卽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邪？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與陳伯之書 丘遲 —— 文選卷四十三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

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

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動重於當世！夫迷途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視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鷺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聖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倔強沙漠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摠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

詳之丘遲頓首。

代陳伯之答丘遲書 吳汝綸——吳摯甫文集卷二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望邱隴，神魂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然猶有未達鄙心者，請略陳固陋：

伯之昔任故齊，遭逢末祚，刀敕用事，梅珩驕橫。每懼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略應運，仗義前雍；遠勤使問，託以心膺。私念逢時，遇主，自古爲難。棄昏就明，達人所向。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擊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藩千里，棄之若遺；愛子奔都，不敢有戀。士爲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擲膽，且將不惜，尙何辜樹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

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畀軍任。壁籬門，薄西明，提偏軍，對勅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褒事。卒使危城薦壁，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爲功。若以自結於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思招附豪儔，爲國捍城。孰寤蛾眉遇嫉，明珠遭噴，樊沔舊人以新降進讒，台省文吏以功伐見妒，謂懷反側，頗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縉，績效卓著。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資忠益；迭被台勅，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俯庇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何以爲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汙行，以事左右助戚之臣，回面腆門，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

屢披情素，未蒙矜許。會鄭伯胤程元沖等，默探上旨，曲求親媚，倖功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勢矣。當夫灑漢始起，鄧魯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尙多見力，益咽喉之形，成犄角之勢，韓白復起，不能爲謀。逮乎襄城被攻，精甲尙有七萬，列朱雀之陣，摩白虎之旛，兩敵重輕，視吾

左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舉一州之衆，抗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爲銜冤於兒女，縛侯所以被屈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願出此哉？

夫人不能早自託於君寤，及乎罪至，卽束身聽刑，仰藥明志，亦復何難！顧念主恩莫酬，壯志未就，雖經溝瀆之中，膏血銜鑽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反覆小人，背叛嬰誅。」則辱在百世，死不瞑目。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人人自危之意，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

夫射鉤斬祛，明主尙不以爲疑；豈以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顧謂得計慈母受譖，投杼自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竄，暫道天威，冀他日或垂矜宥，更賜收錄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本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寧爲改節之行。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屈節虜廷，絕義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尙疑之，夫復何言！

方今北敵尙強，西寇不靖，豈宜久棄壯士，以資敵國？若使聖朝追敘前勞，更俾逋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之智，察其被謗之由，雪其逆節之誣，鑑其逃誅之隱，行當持纒朝之策，爲冶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總戎北征，弔民洛函，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矣，尙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屍裹馬革，元歸狄人，揆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蔣士銓傳 阮元——研經室二集卷三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茗生，號清容。王昶蔣君墓志其先爲錢氏，自浙江長興遷江西鉛山，始姓蔣。翁方綱蔣君墓志

堅有奇節。袁枚蔣君墓志士銓生四歲，母鍾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王昶蔣君墓志斷竹篴爲波磔點畫，攢簇成字教之。

一，父縛之馬背，遊太行。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讀鳳臺王氏藏書。王昶蔣君墓志冠而歸。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補縣學生，學政以

孤鳳皇稱之。王昶蔣君墓志

士銓天稟英絕，有覽輒記，握筆如天馬怒馳，超塵絕迹。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

一，授編修。居官八年，乞假養母，歷主講叢山崇文安定三書院，灑然有終焉之志。

士銓初入京師，才名藉甚，裘文達薦士銓與彭文勤江右兩名士，以故上屢問士銓，賜文勤詩，并及士銓名。士銓

感上恩。袁枚蔣君墓志母沒服終，入京引見，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

士銓長身玉立，眉目朗然，嶽寄磊落，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淒鏘激楚，使人雪涕。王昶詩話生平無遺行，志節

凜凜，以古丈夫自礪。金德瑛忠雅堂文集序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能容。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趨人之急，若鷺鳥之

發，恩繆寡著艾無所斬。袁枚蔣君墓志藏園詩序

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王豫羣雅集小序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挾土，如熊咆虎嘯，鯨吐鰲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實足開拓心胸，推倒豪傑。王昶蔣君墓志高麗使臣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袁枚蔣君墓志卒年六十一。王昶蔣君墓志所著古文詩若干卷，銅絃詞二卷，填詞九卷。袁枚蔣君墓志

士銓長子知廉，字修隅，由拔貢生就四庫館膳錄，議敘州同知署山東臨濟州州同。遇秋雨水災，奉旨振濟，知廉親履勘，乘小艇繙行草宿者三旬，得水腫疾，吟五言絕句四章而卒，年四十。有弗如室詩集。梁同書蔣修隅墓志詩得家法。吳照樂府

船山詩草序 道燦——張船山詩草卷首

爾來作者，彫文織采，終朝點綴，文章殆同書抄，體裁綺密，便稱才子。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

張公名家子，有殊才，仗氣愛奇，自致遠大，人實貧羸，而文采高麗。推其文體，不避危仄，皆由直尋；善自發詩端，感蕩心靈，動無虛散，因物喻志，懷寄不淺，甚有悲涼之句；又巧構形似之言，無雕蟲之功，而韻入歌唱；是衆作之有滋味

者也。至乎吟詠性情，光無故實，言在耳目之內，寓目輒書，使人忘其鄙近，然奇章秀句，良有鑿裁，得景陽之諛說，含茂先之靡漫，雖復千篇，猶一體耳。

嘗謂余曰：「我詩有生氣，嘗應變將略，詎出經史，縱有乖文體，亦能自迴出。」

余謂：「文製，理過乎辭，精而難曉，此意銳而才弱也。動輒用事，拘攣補衲，傷其真美，有蕪漫之累矣。所以詩不得奇，殆均博奕。夫屬詞比事，但令清濁通流，而鮮明緊健，斯爲足矣。」陳思贈弟、阮籍咏懷、謝客山泉、王微風月、季鷹黃華之唱，陶公咏貧之製，亦何以加焉！

麟今所錄，如流風迴雪，似落花依草，一句一字，賞心流亮，每觀其文，幽居靡悶，欣欣不倦，請寄知者爾。
乾隆壬子，花朝，集鍾麟詩品序，遂寧靈泉寺僧，道麟。

眞州看山記 劉師培——新古文辭類纂稿本卷五十三

眞爲州，當東南之水會。歐陽永叔、眞州東園記、俯視大江、仰瞻陵阜。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永叔、辨翁亭記、出沒隱見、若近若遠。蘇東坡、趙然臺記、自下而望、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衆山逶迤、永叔、叢翠亭記、築青綠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出沒于空曠、有亡之間。永叔、岷山亭記、余无以窮其狀、子厚、袁家渴記、乃記之而去。子厚、至小丘

四石潭記

噫！以茲地之勝，子厚銛錫潭西小丘記遭時清明，永叔仁宗御飛白記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韓退之滕王閣記亦一時之盛哉！永叔鑿溪石記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永叔有美堂記無餘處者，李格非洛陽名園記相與逆數異時，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于今五十餘年矣。東坡鑿壁張氏園記由此觀之，東坡韓魏公醉白堂記邑之有觀游，子厚零陵三亭記夫豈不以時乎哉！王介甫芝蘭記

甫芝蘭記

州之東，曾子固越州鑑湖圖記水行十里，子厚袁家渴記曰新城。子固王右軍蠡池記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吳无咎新城游北山記有二道，子厚小石城山記至揚州。李習之來南錄

何子清哀辭

集楚辭 馮煦 蒿齋類稿卷二十八

紛總總其離合兮，離騷經世溷濁而不清。卜居汝何博譽而好脩兮，離騷經蹇淹留而無成。九辯依前聖之節中兮，又重之以脩能。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非余心之可懲。離騷經卒沈身而絕名兮，九章惜往日孰云察余之中情。指九天以爲正兮，離騷經願一見而有明。九辯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九章橋頰願慕先聖之遺教。九辯重仁襲義兮，九章懷沙羌不可保。九章惜誦養衆施以益室兮，離

吾誰與玩此芳草。九章思美人羌內恕己以量人兮，離騷經有招禍之道。惜誦乘德無私可師長兮，橘頌抑心而自強。懷沙行比伯夷終不過失兮，橘頌逢此世之僥。九章

惟黨人之偷樂兮，日康娛以淫游。離騷經獨耿介而不隨兮，九辯恐重患而離尤。惜誦事綿綿而多私兮，九辯吾今而知其信然。惜誦衆皆競進以貪婪兮，離騷經獨立不遷。故衆口之鑠金兮，橘頌惜誦牽於俗而蕪穢。招魂言與行其可迹兮，惜誦何毀譽之昧昧。九辯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離騷經又衆兆之所眙也。惜誦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九章涉江猶有曩之態也。惜誦

惟此黨人之不亮兮，各興心而嫉妒。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反信讒而彌怒。芳與澤其雜糅兮，何不改乎此度也。離騷經寧溘死而流亡兮，惜誦日夫唯靈脩之故也。

理弱而媒拙兮，離騷經獨鬱結而誰語。遠游皇天之不純命兮，九章哀郢願陳志而無路。惜誦欲少留此靈瑱兮，離騷經排闥闔而望予。遠游溘吾游此春宮兮，離騷經終不反其故都。遠游刊方以爲園兮，懷沙吾故知其鉏鋤而難入。閔奇思之不通兮，憑鬱鬱其安極。九章順風波以從流兮，哀郢離人羣而道逸。遠游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願依彭咸之遺則。離騷經楫齊揚而容與兮，哀郢罔芒芒之無紀。九章悲同風凌陽侯之汜濫兮，哀郢氣於邑而不可止。憑崑崙以瞰霧露兮，悲同風魂一夕而九逝。九章抽思令五帝以折中兮，惜誦願一見兮道余意。九辯

亂曰覽相觀於四極兮，離騷經涕潺湲兮下霑軾。去白日之昭昭兮，九辯哀見君而不再得。哀郢絕氛埃而淑尤

兮，遠游冀壹反之何時！哀鄙借光景以往來兮，悲同風懷椒糈以要之。離經

七經詩傳咸——全晉詩卷二

孝經詩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一作：不敢惡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以孝事君，不離令名。進思盡忠，義則不爭。匡救其惡，災害不生。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論語詩二章

守死善道，磨而不磷。直哉史魚，可謂大臣。見危授命，能致其身。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

毛詩詩二章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顯允君子，大猷是經。

聿脩厥德，令終有俶。勉爾遐思，我言維服。盜言孔甘，其何能淑。讒人罔極，有覲面目。

周易詩

卑以自牧，謙尊而光。進德修業，既有典常。暉光日新，照于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律陶王思任

歸園田居

仲蔚愛窮居，^①身名同翳如。^②山川一何曠，^③歲月共相疎。^④濁酒聊自適，^⑤新疇復應畬。^⑥清風脫然至，^⑦爲我少躊躇。^⑧

① 詠貧士 ② 和劉柴桑 ③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 ④ 和劉柴桑 ⑤ 案此江淹擬作 ⑥ 和劉柴桑 ⑦ 飲酒 ⑧ 潛羊長史

了無一可悅，^①正賴古人書。^②弱冠逢世阻，^③屢空常宴如。^④紫芝誰復採，^⑤夏木獨森疎。^⑥命室攜童弱，^⑦相將還舊居。^⑧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贈羊長史

○詩送周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贈羊長史

○庚子歲五月

從都還阻風于規林

○酬劉崇案

○擬古

素月出東嶺，○悠然見南山。○一觴雖獨進，○千載乃相關。○
○瘞跡衡門下，○吾生夢幻間。○安貧守賤者，○常

有好容顏。○

○雜詩

○飲酒

○飲酒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飲酒

○歸貧士

○擬古

不學狂馳子，○聊爲隴畝民。○仲春遘時雨，○一日難再晨。○
○灌木荒余宅，○壘漿勞近鄰。○悠悠待秋稼，○憂

道不憂貧。○

○擬古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擬古

○雜詩

○飲酒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和胡西曹

○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

荆扉晝常閑，○懷此頗有年。○鳥弄懂新節，○鷄鳴桑樹顛。○
○傾身營一飽，○朝起暮歸眠。○茲契誰能別，○矧

伊愁苦纏。○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淨居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歸園田居

○飲酒

○戊申歲六月中秋遇火

○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歲暮和張常侍

冬日座師胡觀察招同祝刺史過弈

方宅十餘畝，^①而無車馬喧。^②雙雞招近局，^③擁褐曝前軒。^④落葉掩長陌，^⑤枯條盈北園。^⑥素心正如此，^⑦心在復何言。^⑧

①歸園田居 ②飲酒 ③歸園田居 ④詠貧士 ⑤雜詩 ⑥詠貧士 ⑦案此江淹擬作 ⑧連雨獨飲

營居城畝

蕩蕩空中景，^①飄飄吹我衣。^②詩書敦宿好，^③邑屋或時非。^④萬族各有託，^⑤一觴聊可揮。^⑥開荒南野際，^⑦帶月荷鋤歸。^⑧

①雜詩 ②和胡西曹 ③羊五羖七月赴假還江陵 ④遷舊居 ⑤詠貧士 ⑥遷舊居 ⑦歸園田居 ⑧歸園田居

雜詩

淅澗輟微響，^①愜然念黃虞。^②逍遙自閒止，^③貧賤有交娛。^④縉纒茅簷下，^⑤流觀山海圖。^⑥赤泉給我飲，^⑦深谷久應蕪。^⑧

勁氣侵襟袖，○飲酒 ○贈羊長史 ○止酒 ○贈羊長史 ○飲酒 ○讀山海經 ○讀山海經 ○贈羊長史
 無妨時已和。○發言各不領 ○慷慨獨悲歌 ○乘耒歎時務 ○提壺掛寒（叶仄）柯 ○前途當幾
 許，○持此感人多 ○

戶庭無塵雜，○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暗日 ○飲酒 ○怨詩楚調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 ○飲酒 ○雜詩 ○擬古
 風氣亦先寒。○飲酒不得足 ○取琴爲我彈 ○桑麻日已長 ○衣食固其端 ○嘯傲東軒下 ○躬
 耕非所歎。○

歸園田居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挽歌詩 ○擬古 ○歸園田居 ○於西田穫早稻 ○飲酒 ○於西田穫早稻
 我屋南牕下，○遙遙沮溺心 ○涼風起將夕 ○微雨洗高林 ○雲鶴有奇翼 ○神鸞調玉音 ○愚生三季後 ○懷
 古一何深。○

案此間來使詩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 ○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連雨獨飲 ○讀山海經 ○贈羊長史 ○和郭主簿
 清涼素秋節，○白日掩荆扉 ○兀傲差若穎 ○固窮夙所歸 ○先巢故尙在 ○衆鳥相與飛 ○遠眺同天色 ○遙
 遙萬里輝。○

○和郭主簿 ○歸園田居 ○飲酒 ○有會而作 ○擬古 ○詠質士 ○聯句 ○雜詩

香屑集黃之雋

重遊李氏園亭有懷卷二

蓬山此去無多路，剩寄衣香與粉綿。滿砌荆花鋪紫毯，點溪荷葉疊青錢。亭皋寂寞傷孤客，風景依稀似去年。還向竹窗名姓下，夕陽吟罷涕潸然。

李商隱無題

王初梅花

白居易晚春重到集賢院

杜甫絕句漫興

耶士元咸陽西樓別竇審

趙嘏江樓感

李紳重到惠

山

韋莊過漢陂懷舊

傲風十六首錄一卷三

天天風前花，翳翳陌上桑。枝枝相糾結，葉葉還相當。郎居南浦邊，妾住在橫塘。尋思待成匹，徘徊雙明璫。此意難自持，忽使在我傍。含情兩相向，共此燈燭光。蘭肴陳綺席，珠箔閉高堂。何以表堅貞？寶梳金鈿筐。何以報珍重？羅袖鬱金香。何以肆愉悅？珠被玳瑁牀。月微花漠漠，帳煖香揚揚。臉橫一寸波，洗卻鉛粉妝。願作形與影，丹綺雙鴛鴦。

李咸用搗手曲

常建春詞

李白古意

王維古意

陸龜蒙南塘曲

崔顥長干曲

曹鄴風人體

劉春虛江南曲

李益蓮塘

驛

王遠聞故人自征戍回

孟郊古怨別

杜甫贈衛八處士

太宗帝京篇

司馬札獵客

韋應物善輻閣對雨寄李儋幼暹

溫庭筠鴻臚寺有開元中錫宴堂遺址 白居易酬張太祝晚秋臥病見寄 沈佺期李員外秦援宅觀妓 王昌齡過華陰 李暉碧

玉歌 元稹宿層峯館夜對桐花 李賀感諷 杜光庭詠西施 韋元甫木蘭歌 張籍懷別 王勃秋夜長

豔歌行二十六首錄一卷四

謝家池館花籠月，羅襪繡鞋隨步沒。時時偷眼看春光，東風動地吹花發。一枝兩枝梅探春，千枝萬枝紅豔新。戲蝶流鶯聚窗外，金屏笑坐如花人。庭前芳樹朝夕改，江邊野花不須採。尙自堆金爲買花，歌舞留春春似海。

王漢卿恨詩 白居易紅絲毬 劉禹錫答樂天戲贈 獨孤及韋員外花樹歌 鄭谷巴江 韋莊長安春 上官儀八詠應制 李

白樺妓登梁王樓霞山 李峤東飛伯勞歌 曹鄴徒相逢 秦韜玉豪家 唐彥謙春日偶成

情詩六言十八首錄四卷十六

半寒半暖正好，明日後日花開。宿翠殘紅窈窕，聽歌弄影徘徊。

韓偓六言 韋應物三臺 溫庭筠女冠子 張說舞馬詞

金燼暗挑殘燭，移尊更就芳筵。迴面共人閑語，去年春似今年。

韋莊謁金門 韓德與和常州李員外春日 溫庭筠思帝鄉 白居易臨都驛寄夢得

門掩殘花寂寂，心隨挂鹿搖搖。紅袖不乾誰會，空餘淚滴迴潮。

李中所思 陸龜蒙和齊口卽事 韓偓六言 劉長卿蛇浦橋下東送嚴維

江南江北愁望，千里萬里月明。黃葉一離一別，津頭日日人行。

魚玄機羅漢江寄子安 戴叔倫轉應詞 劉長卿蛇浦橋下東送嚴維 皇甫冉小江獨望一上人

松花庵律古吳鎮

同心曲

花葉正低昂，春風滿路香。同心且同折，相憶莫相忘。綺幕芙蓉帳，珠屏玳瑁牀。連針學並蒂，八幅兩鴛鴦。

宋子侯 庚信 梁元帝 楊業 簡文帝 王固 徐悱 簡文帝

山齋晚眺

日暮碧雲合，紛紛飛鳥還。疎松含白水，餘雪映青山。阮籍長思酒，劉伶善閉關。老夫有所愛，乘月弄潺湲。

江淹 陶潛 庾憲 謝朓 庾信 顏延之 陶潛 謝靈運

寄題石顯若五泉別墅

齊頌宮

此處即瀛洲，清泉吐翠流。落花還繞樹，作賦且登樓。水照柳初碧，鳥鳴山更幽。故人何不返，書卷滿牀頭。顧若

孔德紹 庾闡 紀少瑜 梁元帝 簡文帝 王籍 柳惲 庾信

桃花源

水逐桃花去，鷄鳴知有人。惟當文共酒，寧辨漢將秦。遵渚攀蒙密，尋山洽隱淪。別離安可再，聊贈一枝春。

費昶 帛道猷 柳顯首 徐陵 范蔚宗 顏延之 劉綸 陸凱

舊繡集 梁同書

送丁大健之江西

腸斷春江欲盡頭，浴鳥飛鷺晚悠悠。乘舟取醉非難事，送客逢花可自由。念我常能數字至，悲君已是十年流。且將款曲終今夕，高視乾坤又可愁。

絕句漫興九首之五。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撥悶。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案「花」一作「春」。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寄杜位。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夜飲散因爲醉歌。 相從歌，案「可」當作「何」。

歲暮憶弟黔陽

昨日今日皆天風，⊖昨日晚晴今日黑。⊖歲云暮矣增離憂，⊖時獨看雲淚沾臆。⊖有弟有弟在遠方，⊖簿領辛苦江山長。⊖人生會合不可常，⊖棣萼一別永相望。⊖仰視皇天白日隳，⊖令我夜坐費燈燭。⊖要取椒花媚遠天，⊖喧呼且覆杯中潒。⊖不見堂前東逝波，⊖少壯幾時奈老何！⊖

⊖閩鄉姜七少府設餼饋贈長歌。⊖復陸。⊖錦樹行。⊖苦戰行，案「沾」當作「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大麥行。

案「德」原作「部」。⊖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穎宅宿宴飲散因爲醉歌。⊖至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暮秋枉

斐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早蘇洵侍御。⊖十二月一日。⊖醉爲馬所墜諸公攜酒相看。⊖少年行。⊖漢陂行。

蕃錦集 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三十

江南好 過柯翰周書屋

披礪戶，盧照鄰疎快頗宜人。杜甫家醞滿餅書滿架，白居易山花如繡草如茵；許渾獨坐一園春。盧照鄰

憶王孫 題沈武功雙谿草堂

浴鳧飛鷺晚悠悠，杜甫堤下連橋堤上樓。劉禹錫紅蓼花疎水國秋，杜荀鶴采蓮舟，閻朝隱直到門前溪水流。儲光

浣溪沙 同柯寓匏春望

煙柳絲絲拂岸斜，雍陶遠山終日送餘霞。陸龜蒙碧池新漲浴嬌鴉。杜牧閨苑有書多附鶴，李商隱春城無處

不飛花。韓翃馬蹄今去入誰家。張籍

又春閨

十二層樓做畫檐，杜牧偶然樓上卷珠簾。司空圖金爐檀炷冷慵添。劉儼小院迴廊春寂寂，杜甫朱欄芳草綠

纖纖，劉儼年年三月病懨懨。韓偓

采桑子 秋日度穆陵關

穆陵關上秋雲起，鄒士元習習涼風，蕭穎士於彼疎桐，宋華槭槭淒淒葉葉同。侯融平沙渺渺行人度，劉長卿垂

雨濛濛，元結此去何從！宋之問一路寒山萬木中。韓偓

鷓鴣天 鏡湖舟中

南國佳人字莫愁，韋莊步搖金翠玉搔頭。武元衡平鋪風簟尋琴譜，皮日休醉折花枝作酒籌。白居易 三三暮，
鄒大家 水平流，白居易 亭亭新月照行舟。張祐桃花臉薄難藏淚，韓偓桐樹心孤易感秋。曹鄴

臨江仙 汾陽客感

無限塞鴻飛不度，李益太行山礙并州。白居易白雲一片去悠悠。張若虛飢烏啼舊壘，沈佺期古木帶高秋。劉長卿
永夜角聲悲自語，杜甫思鄉望月登樓。魏扶離腸百結解無由，魚玄機詩題青玉案，高適淚滿黑貂裘。李白

子擊磬於衛 論語憲問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詩衛風抱布苦索。

擬聲例 實例之部 借聲類上

仲尼弟子列傳 司馬遷——史記卷六十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稱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魯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冉耕，字伯牛，孔子以爲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冉雍，字仲弓。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爲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冉求，字子有。少孔子二十九歲。爲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緞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故。孔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爲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子路爲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黃瞶，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輒在。」於是衛立輒爲君，是爲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黃瞶居外，不得入。子路爲衛大夫，孔悝之邑宰。黃瞶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黃瞶入立，是爲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黃瞶。黃瞶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黃瞶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黃瞶懼，乃下。石乞、盍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是時子貢爲魯使於齊。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爲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爲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子非其人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奈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

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爲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志，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敵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徵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敵，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

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頤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與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於齊。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爲武城宰，孔子過，聞絃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子以爲子游習於文學。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爲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于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爲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

「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原憲，字子思。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卒，原憲遂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憚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累絙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南宮括，字子容。問孔子曰：「羿善射，稷邊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之子妻之。

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爾歎曰：「吾與蒧也。」

顏無繇，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

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爲愚。子路使子羔爲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漆雕開，字子開。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

公伯僚，字子周。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樊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少孔子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嘗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

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坐。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爲夫人，命之爲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爲諱者，禮也。

梁鱣，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冉孺，字子魯。少孔子五十歲。曹卣，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產。公祖句茲，字子之。秦祖，字子南。漆雕哆，字子斂。顏高，字子驕。漆雕徒父。壤駟赤，字子徒。商澤，石作蜀，

字子明。任不齊，字選。公良孺，字子正。后處，字子里。秦冉，字開。公夏首，字乘。奚容蒧，字子哲。公堅定，字子中。顏祖，字襄。單，字子家。句井疆，罕父黑，字子索。秦商，字子丕。申黨，字周。顏之僕，字叔。榮旂，字子祺。縣成，字子祺。左人郢，字行。燕伋，字思。鄭國，字子徒。秦非，字子之。施之常，字子恆。顏喲，字子聲。步叔乘，字子車。原亢籍，樂欬，字子聲。廉絮，字庸。叔仲會，字子期。顏何，字冉。狄黑，字哲。邾巽，字子斂。孔忠，公西輿如，字子上。公西蒧，字子上。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爲篇，疑者闕焉。」

魏吏部尚書孫邕傳 孫星衍——孫淵如詩文集平津館文稿卷下

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論語集解疏云：「孫邕字宗儒，樂安青州人也。」

典論云：「光和中，北海王和平亦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死，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邕數覽，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至今恨不取其寶書仙藥。」按論語集解疏邕爲樂安人，孫夫人碑及典論謂爲濟南人者，青州在濟水南。

其先與齊同姓，出自田完四世孫無宇，生二子：常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書子馮，生吳將武；武生明，明生贖，史記有傳。自贖至邕，無世數可紀。

任城太守孫夫人碑云：「其一與齊同姓，別闔族，遂以爲氏。古今姓氏書云：一孫出自媯姓，齊田完字敬仲，四世孫無字，二子嘗書，書字子占，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于樂安。生濞，字起宗，齊卿。馮生武，字長卿，以田鮑四族驍作亂，奔吳爲將軍。三子：龍明敵，明食采於高，曰是世爲富壽人。明生勝，字國輔，秦將。勝生蓋，字光道，漢中守。生知，字萬方，封武信君。知生愈，字湛然，二子：豐益，益字元器，生卿，字伯高，漢侍中。生懇，字景純，車騎將軍。二子：風詢，詢字會宗，安定太守。二子：驚駟，驚生爰居，爰居生福，爲太原太守，遇赤眉之難，遂居太原。」

邕少儒雅。漢光和中，從北海王和平至許昌。魏國初建，爲侍郎，事文帝明帝齊王芳，歷陳留渤海太守，遷吏部尚書，爲侍中光祿大夫建德亭侯。

孫夫人碑云：「父列卿光祿大夫建德亭侯，以儒雅稱，世濟其休。」又云：「父爲侍郎。」又云：「爲渤海太守。」又云：「舉君爲侍中。」

邕未有繼室。長沙桓階死，寡妻伏氏，有國色，文帝欲以妻之，因辭以與階同寮，不奉詔。文帝報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

魏志桓階傳云：「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魏國初建，爲虎賁中郎將侍中。」

孫夫人碑云：「父時未繼室，長沙人桓伯序有寡妻伏氏，魏文帝以用妻之。伏氏柔少有國色，非所好，而願爲尊命，莫之能定。夫人謂父曰：『何不以嘗同寮辭之？』父意乃寤。文帝詔報之曰：『生敬其人，死辭其室，追遠敬終，違而得道者也。』父悅，入謂之曰：『昔臧武仲先犯齊莊，不令與己邑，今我不犯尊而蒙優詔，同歸殊塗爾。』」又云：「伯序爲侍中，父爲侍郎，此爲同寮。」

與鮑助最善。爲陳留太守時，帝從壽春還，邕謁帝，出過助，邪行營壘間，令史劉曜欲推之，助以塹壘未成，解止其事。

魏志鮑助傳云：「助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太守孫邕見出過助，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助

以壑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囉密表助私解亂事。」

青龍元年，盧毓為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奏以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真偽渾雜，虛實相蒙，因作考課法。明帝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阮武及邕。帝卒用邕。

孫夫人碑云：「□□為吏部尚書，多用老成先帝舊臣。」

魏志盧毓傳云：「毓為吏部尚書，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

管寧在青州，不應詔辟。正始二年，邕為侍中，與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文見寧傳。於是安車蒲輪，備禮聘寧。會寧卒，拜其子邈郎中。

魏志管寧傳云：「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云云。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

何晏上論語集解，邕與鄭沖、曹義、荀顛等共成之。

論語集解序云：「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義，侍中臣荀顛，尚書騎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

及司馬景王承皇太后令，奏帝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邕為光祿大夫關內侯，共奏永寧宮。邕後遂無所見。國朝嘉慶十一年得其金印方寸，文曰：「建德亭侯。」

魏志齊王芳紀注：「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與羣臣共為奏永寧宮，有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

贊曰：孫懿不負死友，殉以遺囊，奉詔納室，義形于色，所爲志節之士也。及司馬景王之行大事，雖名列奏牘，而封拜無聞，殆恥居其功者。君子猶有取焉。傳不見于魏志，千年之後，金印出土，予忝同族，因輯錄事迹補傳，以存家乘云。

短歌行 魏武帝——文選卷二十七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詩鄒風子衿。○詩小雅鹿鳴。

南鄉子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卷三十七

自古帝王州，鬱鬱葱葱佳氣浮。四百年來成一夢，堪愁：「晉代表冠成古丘。」○繞水恣行遊，上盡層城更上樓。往事悠悠君莫問，回頭，「檻外長江空自流。」○

○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王勃滕王閣。

西江月 黃庭堅——山谷詞

老夫既戒酒不飲，遇宴集獨醒。其旁坐客欲得小詞，援筆爲賦。

「斷送一生唯有，」○「破除萬事無過，」○遠山微影蘸橫波，不飲旁人笑我。花病等閒瘦惡，春來沒箇遮
闌杯行到手莫留殘，不道月明人散。

○韓愈道與：「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

○韓愈贈鄭兵曹：「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借襲類下——衍約

飲酒二十首錄一 陶潛——陶靖節集卷三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足淵明句 馮如京——馮如京秋水集卷一

坡公謂淵明詩外枯中腴，鍾伯敬以二字俱說不着，蓋陶詩之妙全在不枯。信哉！王右丞以淵明乞食詩「叩門拙言詞」謂有悔心，則解綬歸來，幾爲先生短矣。然則雜伶人而奏技主家，爲右丞長乎？噫！千秋藻鑑，片語悟之。余讀陶集，初苦于難入，終苦于難出。噫！陶詩之厚，遂至此哉！則枯字真說不着；乞食一章，非悲憤亦非解嘲，其厚尤不可言，悔心從何處見得！至飲酒二十章，尤爲全篇之最。余偶讀至五章，摘其一句，亦具通體精神。索居在澗，寡所歡接，因分擬之，各足十句，得十首，百句。余非不知陶詩不可擬也；擬陶詩者，自爲陶詩耳！匪曰效顰。

結廬在人境，人事擾而煩。勞勞征塵苦，悠悠吾道閒。荒徑歸來掃，北窗今許眠。嬾尋瓜五色，且卜醉三年。鄉鄰

有鬪者，披髮豈其賢！

而無車馬喧，柴門晝自關。仰視浮雲起，坐看流水還。浮雲何渺渺，流水自潺潺。或攜穉子步，每亦到林園。休嫌頭上白，杯中有大年。

問君何能爾，性癖耽常閒。既不甘遺世，何由淨俗緣。居之非絕谷，履之況鬱然。南鄰鐘鼎熱，北舍冕衣鮮。世豈餽饋客，吾亦愛醪顏。

心遠地自偏，匪爲物所牽。清秋孤月白，寒食晚花嫣。受廬依城市，閉戶入深山。漫賦無詮次，愛飲有留連。泥迹非關玩，因無入世緣。

采菊東籬下，怡然林石間。綠蟻盃常舉，黃花色更妍。高樹吟晴鳥，草深鳴小蟬。水氣升蘿薜，流雲過眼前。羣華未盈掬，挹之有餘鮮。

悠然見南山，南山積翠間。晴時真色好，雨後競妝嫵。對面開明鏡，流光入素闌。涼氣侵衣袂，風聲到樹邊。相看渾不懈，坐久月生寒。

山氣日夕佳，此境良可懷。遙嵐溼曉霧，暮藹落前街。俗情久已棄，淡泊與之偕。有酒自斟酌，有花自參差。落落未忍去，蟋蟀在空階。

飛鳥相與還，鳥亦戀舊山。刷羽乘秋氣，呼朋逐浪煙。病翻新思愁，恣飛如偶然。前途昏漠漠，雨雪尙沍沍。恥爲

獨醒客，相將入故園。

此中有真意，當思至理全。癖非盡是酒，嬾不爲逃禪。縱觀山寂歷，更見鳥翩翾。應無避世志，第與古爲緣。臨淵非有羨，得失不徒筌。

欲辯已忘言，非關黜字詮。動定軍爾爾，來往最相安。雲木焉能肩，山水自相援。賦九非爲辯，閑談亦已諼。及時須快飲，當戒酒中喧。

漁歌子

錄一 張志和——花間集補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浣溪沙

蘇軾——東坡樂府卷下

西塞山邊白鷺飛，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鱖魚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隨到處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

鷓鴣天 黃庭堅——山谷詞

玄真子詠漁父云：「西塞山邊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東坡嘗以浣溪沙歌之矣，表弟李如篋云：「以鷓鴣天歌之，更叶音律，但少數句耳。」因以玄真子遺事足之。憲宗時畫玄真子像，訪之江湖不可得，因令集其歌詩上之。玄真之兄松齡懼玄真放浪而不返也，和答其漁父云：「樂在風波釣是閒，草堂松桂已勝攀。太湖水，洞庭山，狂風浪起且須還。」此余續成之意也。

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尙覓玄真子，何處如今更有詩。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人間底事風波險，一日風波十二時？

○山谷琴趣外篇「鳥」作「鷺」。○山谷琴趣外篇「風波險」作「無波處」。

浣溪沙 同上

新婦磯頭眉黛愁，女兒浦口眼波秋。鷺魚錯認月沈鉤。○青箬笠前無限事，綠蓑衣底一時休。斜風細雨轉船頭。

○案顧況漁父詞云：「新婦磯邊月明，女兒浦口潮平，沙頭鷺宿魚驚。」山谷此首，兼襲顧詞。

浣溪沙 徐俯——樂府雅詞卷中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波纔動萬波隨。黃帽豈如青箬笠，羊裘何似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

歸。

輕。

新婦磯邊秋月明，女兒浦口晚潮平，沙頭鷺宿戲魚驚。青箬笠前明此事，綠蓑衣底度平生。斜風細雨小舟

鷓鴣天 同上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朝廷若覓玄真子，晴在長江理釣絲。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浮雲萬里煙波客，惟有滄浪孺子知。

七澤三湘碧草連，洞庭江漢水如天。朝廷若覓玄真子，不在雲邊則酒邊。明月棹，夕陽艖，鱸魚恰似鏡中懸。絲綸釣餌都收卻，八字山前聽雨眠。

浣溪沙 無名氏——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七

雲鎖柴門半掩關，垂綸猶自在前灣。獨乘孤棹夜方還。任使有榮居紫禁，爭如無事隱青山。浮名浮利總輸閒。

一副綸竿一隻船，蓑衣竹笠是生緣。五湖來往不知年。青嶂更無榮辱到，白頭終沒利名牽。蘆花深處伴鷗

眠。

催。

他。

釣罷高歌酒一盃，醉醒曾笑楚臣來。夕陽維纜碧江隈。蓑笠毋因山雨戴，船牕多爲水花開。安居流景任相

雨氣兼香泛菱荷，迴舟冒雨懶披蓑。夜闌風靜水無波。白酒追歡常恨少，青山入望豈嫌多。人間榮辱盡從

陌上花三首 蘇軾——集註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四

游九仙山，聞里中兒歌陌上花，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凄然，而其詞鄙野，爲易之云。

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
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迴。
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且作遲遲君去魯，獨歌緩緩妾回家。

陌上花八首 晁補之——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二十

事見蘇先生詩。

郊外金鞍步帳隨，道邊游女看王妃。內官走馬傳書報，陌上花開緩緩歸。
朝雲暮雨山頭宅，暖日晴風陌上花。絳幕何妨行緩緩，送春歸盡妾還家。
娘子歌傳樂府悲，當年陌上看芳菲。曼聲更緩何妨緩，莫似東風火急歸。
荆王夢罷已春歸，陌上花隨暮雨飛。卻喚江鮀人不識，杜秋紅淚滿羅衣。
吳歌白紵怨芳菲，腸斷懷王去不歸。陌上如今小花伴，山前山後白鷗飛。
臨安城郭半池臺，曾是香塵撲面來。不見當時翠駟女，今年陌上又花開。
雲母蠻牋作信來，佳人陌上看花回。妾行不似東風急，爲報花須緩緩開。
陌上偷來爲看花，饒聲鸚鵡莫天斜。犢車緩緩隨芳草，不去桃源阿母家。

陌上花樂府三首東坡記吳越王妃事也臨安道中感而和之和其詞而反

其意以有寄焉 錢謙益——初學集卷十八

陌上花開正掩扉，茸城草綠雉媒肥。狂夫不合堂堂去，小婦翻歌緩緩歸。
陌上花開燕子飛，柳條初撲麴塵衣。請看石鏡明明在，忍撇粧臺緩緩歸。
陌上花開音信稀，暗將紅淚裹春衣。花開容易紛紛落，春煖休教緩緩歸。

奉和陌上花 柳是——附初學集卷十八

陌上花開炤版扉，
鴛湖水漲綠波肥。
班雕雪後遲遲去，
油壁風前緩緩歸。
陌上花開一片飛，
還留片片點郎衣。
雲山好處亭亭去，
風月佳時緩緩歸。
陌上花開花信稀，
疎花風煖麝羅衣。
殘花和夢垂垂謝，
弱柳如人緩緩歸。

高陽臺 龍啓瑞——漢南春柳詞

吳越王妃每歲春必歸臨安，王以書遺妃曰：「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東坡先生易爲絕句，余作倚聲一闋以擬之云。

雲擁朱輪，風迎繡幟，陌頭初轉韶華。約計歸期，東風已徧天涯。玉魂猶記相思路，放嫣紅、遠道偏賒。看郵亭、幾處鶯聲，幾樹桃花。江南本是無愁地，況錦袍夫婿，綵勝宮娃。無賴離愁，生來不識兒家。歸心莫被風塵誤，跨青驄、轡緩鞭斜。到歸來、花滿春城，香滿行車。

和秦太虛梅花蘇軾

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東坡先生心已灰，爲愛君詩被花惱。多情立馬待黃昏，殘雪消遲月出蚤。頭千樹春欲開，竹外一枝斜更好。孤山山下醉眠處，點綴裙腰紛不掃。萬里春隨逐客來，十年花送佳人老。去年花開我已病，今年對花還草草。不知風雨卷春歸，收拾餘香還異昊。

題梅花 豐坊——萬卷樓遺集卷六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翠袖舞瓊筵。湖州刺史空追憶，回首仙家路八千。
竹外一枝斜更好，當年只在小橋東。春來誰鎖柴門住，默默魂消轉眄中。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粉面倚鸞臺。應知坐索千金債，不向東風容易開。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白練舞仙人。丁寧寶樹常如此，已占風流百萬春。
竹外一枝斜更好，渾如彩鳳舞丹丘。晚來寶樹三千丈，無復仙人倚玉樓。
竹外一枝斜更好，□分春色記當年。詩逋已出遊人後，隔水相看重惘然。

三月三日蘭亭詩序 王羲之——全晉文卷二十六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晤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賀新涼 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蘭亭當日事，有崇山茂林修竹，羣賢畢至。湍激清流相映帶，旁引流觴曲水，但暢敘幽情而已。一詠一觴，眞足樂，厭管絃絲竹紛塵耳。春正暮，共修禊。惠風和暢，新天氣，騁高懷，仰觀宇宙，俯察品類。俯仰之間，因所寄，放浪形骸之外，曾不知老之將至。感慨奮遊成陳迹，念人生行樂都能幾！後視今，猶昔爾。

沁園春 方岳——秋崖詞

盤桓蘭亭序 汪彊仲大卿讀飲水西令妓歌蘭亭皆不能乃爲以平仄度此曲俾歌之

歲在永和，癸丑暮春，修禊蘭亭。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清流湍激，映帶山陰。曲水流觴，羣賢畢至；是日風和天氣清，亦足以供一觴一詠，暢敘幽情。悲夫，一世之人，或放浪形骸，遇所欣，雖快然自足，終期於盡。老之將至，後視猶今。隨事情遷，所之既倦，俛仰之閒迹已陳。興懷也，將後之覽者，有感斯文。

蘭陵王 孔傳鐸——紅萼詞卷下

藥括王羲之蘭亭序

暮春月，修禊山陰是日。蘭亭下惠日和風，少長羣賢正咸集。崇山茂林碧；況有清流湍激。映左右曲水流觴，列坐其間恣酣適。幽情暢無敵。將宇宙曠觀，品類察識，騁懷遊目歡娛極。勝俯仰一世，寤言一室，不知老至衰漸及。萬端盡陳迹。欣戚契若合。每嗟悼臨文難喻胸臆。彭殤生死何須！一念後世視我，猶今視昔。故須列敘，使覽者重感憶。

歸去來兮辭 陶潛——陶靖節集卷五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餅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爲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勵所得。飢凍雖切，遠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慨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斂裝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遺，復鴛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兮？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哨遍蘇軾——東坡樂府卷上

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皆笑其陋，獨鄆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變括，使就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爲之節，不亦樂乎？

爲米折腰，因酒棄家，口體交相累。歸去來！誰不遣君歸？覺從前皆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歸路，門前笑語喧童稚。嗟舊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閉柴扉。策杖看孤雲暮鴻飛。雲出無心，鳥倦知還，本非有意。噫！歸去來兮！我今忘我兼忘世。親戚無浪語，琴書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嶇，泛溪竄窈，涓涓暗谷流春水。觀草木欣榮，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內復幾時！不自覺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誰計？神仙知在何處？富貴非吾願，但知臨水登山嘯詠，自引壺觴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還止。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愈——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蓂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

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形，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

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於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哨遍 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七

昔坡翁以盤谷序配歸去來詞，然陶詞既鑿括入律，韓序則未也。暇日游方氏龍山別墅，試效響爲之，俾主人刻之崖石云。

勝處可宮，平處可田，泉土尤甘美。複深路絕，住人稀。有人兮盤旋于此，送子歸。是他隱居求志，是要明主媒當世。嗟！此意誰論，其言甚壯，孔顏獨有遺旨。大丈夫之被遇於時，入則坐廟朝，出旗麾。列屋名姬，夾道武夫，滿前才子。噫！有命存焉，吾非惡此而逃之。富貴人所欲，如之何幸而致。向茂樹堪休，清泉可濯，谷中別有閑天地。況，膾細于絲，蔗甜似蜜，采於山，釣於水；大丈夫不遇之所爲。唐處士依稀是吾師。覺山林，尊如朝市。立侯門下賓客，擾擾趨形勢。嗟，盤之樂，誰爭子所。占斷千秋萬歲。呼僮秣馬，更膏車，便與君從此逝矣。

水調歌 頭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太行有盤谷，隱者所翱翔。丈夫行世，磊磊落落信行藏。遇則聲名利澤，不遇采山釣水，何似兩俱忘。誰解盤中趣，與酒爲歌章。問何如，盤之樂，樂未央。遠驅虎豹，蛟龍於此亦潛藏。盤土可耕可稼，盤水可沿可濯，飲食壽而康。膏車秣吾馬，從子以徜徉。

醉翁亭記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居士集卷三十九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峯之間者，讓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

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僂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坐起而誼譯者，衆賓權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衆賓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

陽脩也。

賀新涼 林正大——風雅遺音卷上

環滁皆山也。望西南，蔚然深秀者琅琊也。泉水涓涓，潏潏，路轉，上有醉翁亭也。亭，太守自名之也。試問醉翁何所樂？樂在乎山水之間也。得之心，寓酒也。四時之景無窮也。看林霏日出，雲歸自朝暮也。交錯觥籌，酣宴處，肴餼雜然陳也。知太守游而樂也，太守醉歸賓客從，擁蒼顏白髮頽然也。太守誰？醉翁也。

折桂令 庾天錫——元人卜令集雙調

環滁秀列諸峯，山有名泉，瀉出其中。泉上危亭，僧仙好事，締構成功。四時朝暮不同，宴酣之樂無窮。酒飲千鍾，能醉能文，太守歐翁。

滑稽淳于髡傳節錄 司馬遷——史記卷一百二十六

淳于髡者，齊之贅婿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

不治，委政卿大夫。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

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

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褻鞵鞠履，侍酒於前，時飲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薨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

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外戚孝武李夫人傳節錄 班固——漢書卷九十七上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愛之，每爲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嘆息曰：「善，世豈

「有此人乎」平陽注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水龍吟 辛棄疾——稼軒長短句卷五

愛李延年歌淳于髡語，合爲詞。庶幾高唐神女洛神賦之意云。

昔時曾有佳人，翩然絕世而獨立。未論一顧傾城，再顧又傾人國。寧不知其傾城傾國，佳人難再得。看行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下，襄王側。堂上更闌燭滅，記主人留髡送客，合尊促坐。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止乎禮義，不淫其色。但覷其泣矣，覷其泣矣，又何嗟及。